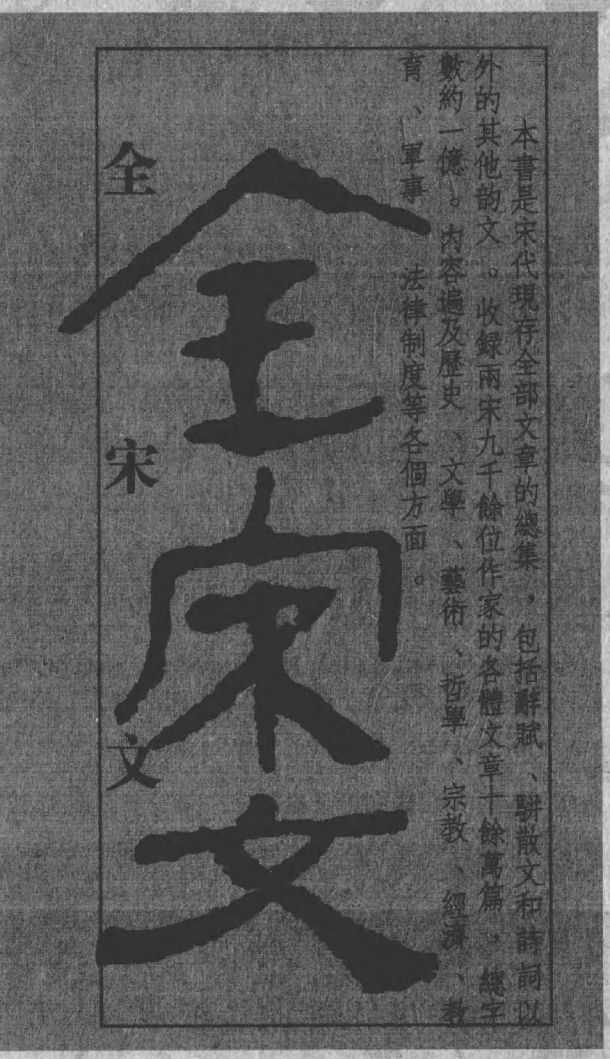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一一四册



第三二二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七一三四

魏了翁　八二

青詞……一

設太一碧玉醮啓壇詞……一

元夕安寧軍府醮詞……二

叔母有疾報恩觀設醮……三

再爲叔母有禱……三

爲叔母追設薦醮……四

爲叔母追設薦醮……四

先叔母卒哭醮詞……五

叔母葬事設醮啓壇詞……五

青詞……六

散壇……六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七

青詞……一一七
散壇……一一八
三台山禱雨醮啓壇詞……一一八
青詞……一一八
散壇……一一九
保和觀禳火祈雨醮詞……一一九
設五雷醮啓壇詞……一一九
青詞……一一九
散壇……一一九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一一九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一一九
南山祈雪青詞……一一九
天慶觀祈雨醮詞……一一九
祈晴醮詞……一一九
紫極觀化蓋三殿疏……一一九
德陽縣鹿堂觀化鐘疏……一一九

四川文昌醮疏文……一六
潼川提刑司瑞慶聖節功德疏……一七
潼川轉運司瑞慶聖節功德疏……一七
潼川提舉司瑞慶聖節功德疏……一七
廣利寺謝晴疏文……一八
陳來叟率葬費疏……一八
廣利寺謝雨疏語……一九
陳圭度其弟爲道士化疏……一九
燕新利路李運使樂語……二〇
口號……二〇
燕孫節推樂語……二一
口號……二一
全宋文卷七一三五……二三
真德秀　一……二三
魚計亭後賦……二四
郊祀大禮御札……二四

郊祀大禮赦文……二五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吴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麻制……二六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撰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二七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二八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二九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制……三〇
史彌遠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三一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制……三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三三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三四
吴璹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三四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三五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制……三六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 三八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加食邑食實封制 …… 三九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 三九
吴琰除檢校少保制 …… 四〇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實封二千一百户特授少師
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册命制 …… 四一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
州縣多方賑卹詔 …… 四二
科舉詔 …… 四三
賜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辭免除户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 四四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 四四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
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 四五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 四五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乞宮觀差遣不允詔……四六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㝢乞畀祠禄不允詔……四六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禄不允詔……四七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四八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晞辭免除吏部尚書恩
命不允詔……四八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
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允詔……四九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五〇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黄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五〇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五一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五二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安撫
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遇乞畀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五三
賜通議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五三

賜太中大夫尚書户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五四
全宋文卷七一三七
真德秀　三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册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五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册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五六
賜正議大夫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唤辭免以皇太子受册了畢本宫官吏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五六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册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五七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皇太子受册畢本宫官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五七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衛涇辭免皇太子册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五八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親祀南郊熙事備
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俱以近臣宣勞藩閫各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五九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五九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乞許歸田里不允詔……六〇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感疾乞許納禄不允詔……六一
賜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六一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六二
賜潭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辭免皇太子受册了
畢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詔……六二
賜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蜀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六三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
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六三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晞乞令謝事歸養沉疴不允詔……六四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詔……六五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

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六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已降指
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六六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年齒衰耄疾病易生乞許納禄不允詔……六七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工部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六七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葉時乞畀宫觀差遣不允詔……六八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統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宫觀差遣不允
詔……六九
賜通議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詵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禄不允詔……六九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川府劉甲乞許納禄退安田里不允詔……七〇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禄不允詔……七〇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禄不允詔……七一

全宋文卷七一三八

真德秀　四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七二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宮觀差遣不允詔……七三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納禄不允詔……七三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詔……七四
賜光禄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巖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七四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七五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七六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七六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七七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黄由乞畀外祠不允詔……七七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壁辭免復元官宮觀恩命不允詔……七八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乞許奉祠歸里不允詔……七八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趙師㒟乞歸田里不允詔……七九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禄歸田里不允詔 …… 七九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 八〇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黄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 八一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何澹再辭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 八一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畀
祠禄或待闕便鄉州郡不允詔 …… 八二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里不允詔 …… 八三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 …… 八三
賜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宫觀不允詔 …… 八四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 八四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 八五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 八五
賜正奉大夫黄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恩命不允詔 …… 八六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 八七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休不允詔 …… 八八
賜焕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 八八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閒散示以保全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八九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九〇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九〇

全宋文卷七一三九

真德秀　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曾從龍辭免
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九二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九三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賓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乞畀祠祿不允詔…九三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九四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不允詔……九四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
不允詔……九五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
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

官不允詔……九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
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九六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趙希懌乞畀祠禄不允詔……九七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辭免經筵進講
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九七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宇
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并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九八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中大夫試尚書吏
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以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九九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黄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不允詔……九九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
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一〇〇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
舊恩命不允詔……一〇一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李大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一〇一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恩命不允詔……一〇二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
皇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一〇三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兼同修國史兼實録修撰不允詔……一〇三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詔……一〇四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一〇五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乞在外宫觀不允詔……一〇五
賜少保師揆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一〇六
賜光禄大夫樓鑰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一〇六
賜光禄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在京宫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詔……一〇七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一〇八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辭免以皇太子册寶推恩特授

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一〇八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禄休致不允詔……一〇九

全宋文卷七一四〇

真德秀　六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免進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今上皇帝玉牒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詔恩命不允詔……一一〇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一一一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令赴四參恩命不允詔……一一一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漳州府劉光祖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詔……一一二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一一二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並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一一三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
龍辭免兼實録院修撰恩命不允詔……一一四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利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四
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一一四
賜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懷安等軍兵巡檢
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
還人限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兼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一一五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衛
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一一六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
恩命不允詔……一一六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涇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一一七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
允詔……一一八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

行一官恩命不允詔……一一八
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戴溪刑部侍郎兼
太子左諭德劉爚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一一九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表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一一九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爲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
武要略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詔……一二〇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路安撫使黄疇若辭免除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
允詔……一二一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黄疇若乞畀祠禄不允詔……一二一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册寶推恩轉行一官恩
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二二
賜嗣秀王師撰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一二二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實封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二三
賜嗣秀王師撰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一二四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加食
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二四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
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二五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
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
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二六

全宋文卷七一四一

真德秀　七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一二七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一二八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批答……一二八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吏部條法總類
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一二九
賜吴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〇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上皇帝會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〇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寶訓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一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二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二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三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四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批答……一三四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三五

賜史丞相生日詔……一三五
賜少傅吴璮生日詔……一三六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一三六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一三六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一三七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一三七
賜少傅吴璮生日詔……一三八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效奬諭詔……一三八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夏藥敕書……一三九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松銀合夏藥敕書……一三九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敕書……一三九
賜江淮制置使黄度冬藥敕書……一四〇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制吕春李好古盧彦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楫銀合夏藥敕書……一四〇
弔安南國王敕書……一四一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昷嘉定七年曆日敕書……一四一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册文 …… 一四一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太廟祖宗帝后册文 …… 一四二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册文 …… 一四二
圓壇祭饗皇地祇册文 …… 一四二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册文 …… 一四三
圓壇祭饗太宗配饗册文 …… 一四三

全宋文卷七一四二

真德秀 八
江東漕謝到任表 …… 一四四
爲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 一四五
禮部侍郎謝表 …… 一四六
賀天基聖節表 一 …… 一四八
賀天基聖節表 二 …… 一四八
賀皇太后慶壽表 …… 一四九
復官謝皇帝表 …… 一四九
謝皇太后表 …… 一五〇

再知泉州謝表……一五一
謝職名表……一五二
知福州謝表……一五二
謝除户部尚書表……一五二
進大學衍義表……一五三
謝宣召入院表……一五四
謝除翰林學士表……一五五
謝賜衣帶鞍馬表……一五六
知泉州謝表……一五七
平海寇謝轉官表……一五七
慰皇太后表……一五八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一五九
全宋文卷七一四三
真德秀　九
賀皇帝登極表……一五九
賀冬至表……一六一
……一六一

賀皇太后同聽政赦書……一六二
謝賜御書張九齡千秋金鑑録故事表……一六二
謝御札戒諭知舉以下……一六三
除吏侍兼給事中謝表……一六四
謝兼侍講表……一六四
進仙源類譜表……一六五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　一……一六六
奏劄　二……一六八
奏劄　三……一七〇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　一……一七一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　二……一七三
全宋文卷七一四四
真德秀　一〇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　一……一七六
奏劄　二……一七八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　一……一七九

奏劄　二……一八一
奏劄　三……一八三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一八四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入直奏事……一八五
奏劄　二……一八七

全宋文卷七一四五

真德秀　一一
輪對劄子……一九〇
直前奏劄　一……一九一
奏劄　二……一九七
使還上殿劄子……一九九
直前奏事劄子……二〇二

全宋文卷七一四六

真德秀　一二
直前奏劄……二一〇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　一……二一二

奏劄　二……二一六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　一……二一七
奏劄　二……二二〇
奏劄　三……二二四
論初政四事……二二六
全宋文卷七一四七
真德秀　一三
奏謝奬廉吏狀……二二九
江東奏論邊事狀……二三〇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二三六
奏乞爲江寧縣城南厢居民代輸和買狀……二三七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二三九
全宋文卷七一四八
真德秀　一四
奏乞撥米賑濟……二四四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二四六

奏乞倚閣第四等五等人户夏税……二四九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户收糴麥種……二五二
奏爲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二五三
第二奏乞待罪……二五四
全宋文卷七一四九
真德秀　一五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二五八
潭州奏復税酒狀……二六四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二六八
奏置惠民倉狀……二七〇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二七二
再辭免新除狀……二七三
辭免修史狀……二七四
乞宫祠狀……二七五
全宋文卷七一五〇
真德秀　一六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王長民鐫降狀……二七六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兢送部與嶽祠狀……二七八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二七九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二八三
薦洪運管等官狀……二八四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二八五
按奏寧國府司户錢象求……二八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二八九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二九一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二九二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二九三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鐫降事……二九三

全宋文卷七一五一

真德秀　一七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二九六
召除户書内引劄子　一……三〇一

劄子　二……三〇五
劄子　三……三〇九
劄子　四……三一〇
全宋文卷七一五二
真德秀　一八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己見劄子　一……三一二
劄子　二……三一四
十二月奏己見劄子……三一七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己見劄子　一……三二〇
劄子　二……三二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三二三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三二四
辭免除户部尚書狀……三二五
再辭免户部尚書狀……三二五
全宋文卷七一五三
真德秀　一九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三二七
再辭免狀……三二八
辭免兼修史狀……三二八
奏申雪葉莫誣枉乞加録用狀……三二九
福州舉自代狀……三三一
應詔薦士狀……三三一
除户書舉自代狀……三三二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三三三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三三三
辟林司户充浦城北尉狀……三三四
奏乞奬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三三四
奏舉潭州官屬狀……三三五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三三七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三三八
草楊次山封王制附奏……三四〇

真德秀　二〇

得聖語申省狀……三四一
得聖語申後省狀……三四三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三四七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没人户錢物下本司給還……三四八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三四九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諸路……三五〇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户秋苗……三五二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三五三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糶米……三五四

全宋文卷七一五五

真德秀　二一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三五七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三五八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三五九
申省第二狀……三六〇

申省第三狀……三六二
申省第四狀……三六三
申御史臺并户部照會罷黄池鎮行鋪狀……三六五
申户部定斷池州人户争沙田事狀……三六七
全宋文卷七一五六
真德秀　二二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三七一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狀……三七四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三七六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三八四
全宋文卷七一五七
真德秀　二三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三八六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三九二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饑民……三九四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戍壽昌狀……三九六

申樞密院爲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三九八
又申樞密院狀……三九九
又申乞黄達等賞……四〇〇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四〇一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四〇二

全宋文卷七一五八

真德秀　二四

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四〇三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四〇四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四〇八
辭學士院權直狀……四一一
辭起居舍人狀……四一二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四一二
辭轉官狀……四一三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四一四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四一五

再辭待制狀……四一六
辭賜金帶狀……四一七
辭免召赴行在狀……四一七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四一八
乞給假狀……四一九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四二〇

全宋文卷七一五九

真德秀　二五
展假狀……四二一
乞先次上殿狀……四二二
辭免直院狀……四二三
再辭免直院狀……四二三
三辭免直院狀……四二四
四辭免直院狀……四二四
爲足疾請朝假作……四二五
再乞宮祠狀……四二六

乞黜責狀……四二七
再乞黜責狀……四二八
三乞黜責狀……四二九
辭免除職宮觀狀……四三〇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户趙時伸罷任狀……四三一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鐫罷……四三二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四三三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追奪等事得聖語申省狀……四三四

全宋文卷七一六〇

真德秀　二六

申左翼軍正將員旺乞推賞……四三八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四四〇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四四一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四四四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四四五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四四九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四五一

全宋文卷七一三四

魏了翁 八二

設太一碧玉醮啓壇詞

浹辰不雨，烈日如惔。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爲使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憎，顧民生其何罪，厥惟粗政，寔召常暘。用穆於靈辰，將控祈於甘澤。發蘂笈琅函之秘，涓祓靜壇；望紫微碧玉之宮，肅延列馭。庶蒙鑑諟，嗣致宗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青詞

閔閔農夫，暵其癘矣；皇皇后帝，欲必從之。敢瀆高明，薦念懇款。中謝。伏願臣所領偏郡〔一〕，雖名江鄉，然灌溉之利不及二三，而磽硝之田蓋幾八九。地磽功倍，土狹民稠。使十日雨而五日風，

截然有序；則一人耕而百人食，僅可無饑。脱不幸而稍愆，將莫知於攸届。矧日在北至，時惟南訛，方驚滌滌之山川，莫惠昀昀之原隰。雖滂沱之數下，猶霑足之未聞。豈時政之爽中，有以召災；抑字民之失職，至於無告。孽由自作，寧止吏躬，民寔何辜，俾罹旱暵！惟天心之陰騭，悼民力之長勤，矧惟救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猶可更生於田里。情之所迫，言莫能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願：似當作「念」。

元夕安寧軍府醮詞〔一〕

斗正孟陽，方萬寶嚮榮之始；月盈三五，爲羣靈祚善之辰。敢捨罣罣之愚，仰瀆高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誤將使指，寔治寧川，屬守吏之空官，撰彝章而攝事。垂榮三組，懼綿薄之弗任；祇謁九關，肆齋明而有禱。伏幾靈娭來假，神監博臨。三光全而寒暑平，長無菑害；五穀熟而民人育，汔用康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夕：原作「設」，據四庫本改。

叔母有疾報恩觀設醮

小人有母，正喜懽之交懷；大夏積陽，俄晦明之干裕。浸迫晏陰之候，未遄勿藥之功。匪天降災，繄人召禍。使不臧之惟子，則自戾于厥躬。何辜于親，乃并是咎。用謹齊明之薦，亟伸請禱之私。仰惟皇上帝之有仁，閔今此下民之無告。迓續乃命，庶圖效報於母慈；寬綽厥心，罔俾興嗟於季役。由衷之悃，得請是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再爲叔母有禱

七十之親，今不幸而有疾；再三之瀆，寧自災于厥躬。乃至累旬，未有起色，日月逾邁而不任瞑眩之藥，血氣既衰而莫敵晦明之淫。豈上帝之云憎，致下民之孔痗。是用申述醮陳之事，洊希鑑諟之仁。使攻之達之，即奏良醫之伎；則老者少者，誓酬鴻覆之私。儻不踐於斯言，將有詞于再罰。《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爲叔母追設薦醮　靈泉兄名

靡依匪母，未疇顧復之恩；何辜于天，倏啓膏肓之夢。未旋皐復，汔棄餘齡。藐然諸孤，尚忍一死，蓋以未説喪車之輔，莫褰殯肂之帷。既跣護以來歸，若充窮而無措。每思其居處而思其笑語，如聞乎歎息而聞乎容聲。儼精爽之猶存，徒攀號而何及。爰謹醮陳之事，仰希鑑諟之仁。棘心夭夭，既莫效劬勞之報；長夜漫漫，冀速超冥漠之魂。《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爲叔母追設薦醮　九隴兄名

無父何恃，無母何怙，悵未報於劬勞；謂地蓋厚，謂天蓋高，曾靡容於跼蹐。敢循道式，恪薦忱辭。伏念姓某等自斬焉衰絰以來，已十閱星霜之變，尚以北諼之奉，少酬南棘之恩。夫何纏陟屺之悲，又弗竟循陔之養！嘆綵服繡衣之如夢，奉蒲裳葦屋以來歸。居處之思，攀號欲絶。而長兄某自聞喪於它邑，亦從母於九原，嘆凶會之若斯，雖幸生而何益！惟秘洞啓超昇之式，而列真惟誠意之孚。是用醮陳，爲慈闈而有請；庶蒙右饗，脱罪籙以紀生。誓畢餘齡，勉酬洪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

先叔母卒哭醮詞

三月皇皇，念母之不見〔一〕；中心養養，過時而未忘。雖云禮制之中，當卒旦晡之哭，然而集遐憂其未愍，感知氣之如新，用陳醮祭之儀，少寓劬勞之報。曼曼長夜，深嗟體魄之何之；明明上天，尚冀超昇之有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念：原作「忘」，據四庫本改。

叔母葬事設醮啓壇詞

日月有時，方纏哀於陟屺；須臾無死，尚綴息以號旻。言念諸孤，自罹大故，亦既痛深而創鉅，然猶禍博而釁仍。冢嗣承宗，僅及黃泉之見；季蘭尸祭，不勝繆姪之喪。蓋在子若孫各喪其親，雖扣地號天無詞于罰。縱圖生而何益，欲即没而未能。既得卜於嘉平，將致嚴於厚夜。粤稽道式，夙開濟度之門；敢即殊庭，恪具齊明之薦。醮陳伊始，昭假是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青詞

棘心夭夭，未罄劬勞之報；喪事縱縱，勉趍窀穸之期。尚於枕凶之餘，敢控籲天之請。中謝。伏念臣某等無父何怙，有母尸饔。夙夜敬共，粗竭循陔之養；晦明襲逆，遽罹嗟嘆之凶。謂酷罰之云深，奚餘殃之未殄。幼婦卒於護喪之日，冢子殂於聞赴之餘。豈但一歲之間而有喪者二焉，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姑延晷息，以奉葬虞。既習卜於靈辰，將啓帷於殯阼。維皇上帝，繄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痗。敬循道範，冒貢忱辭。伏冀悔禍之延，于誠克饗。母前子後，俱承超度之恩；婦婉姑慈，咸遂逍遥之樂。更推餘澤，溥及含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散壇

掩再世之喪，忍見纍纍之冢室；望九關之邃，不勝藺藺之言容。既景馭之博臨，鑑精衷之昭事。敢徼終惠，汔濟逝魂。儻未先朝露之晞〔一〕，姑逃不孝；脱遂及黄泉之見，亦永有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儻：原作「黨」，據四庫本改。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立春前三日

時正孟陬，於四時而首序；日臨上浹，屬三日之先春。亶惟泰長之初，光啓彙征之兆。思皇多士，咸造在庭。仰瞻九則之崇，各厲四方之志。文昌六宮之次，儼司禄之勝輝；太微五帝之庭，炯進賢之在望。醮陳伊始，降假是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青詞

進有道，得有命，雖古訓之莫踰；幼而學，壯而行，乃人情之甚欲。兹因大比，咸激懦衷，敢輸罷罷之愚，仰瀆高高之聽。竊念臣等或青氈之冷裔，或白屋之寒儒，刳心於經術之閎深，游思於詞章之麗則，憮歲時之悼邁，尚衡泌之棲遲。寧敢怨尤，但知循省。謂天之予人，有出於語言之外；士之爲學，豈矜乎口耳之間！故爵從於仁義忠信之修，而禄在於疑殆悔尤之謹。鄉老三年之比，攷德行道藝以興賢；樂正四術之崇，順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匪浮詞之尚，允惟實踐之稽。況禀五行之秀而命曰人，習先聖之術而謂之士，將以紀天彝而扶民極，康時否而濟世屯，重任若兹，匪才罔畀。一念及

此，中夜以興。莫知啓處之遑寧，但冀恢疏之垂宥。儻棄瑕而録善，獲效明時；誓改往以修來，終酬大道。《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散壇

天威咫尺，庶或享誠，童瀆再三，尚茲瀝懇。念世道晦明之靡定，實人才消長之相關。維今戎索尚騷，師干弗戢，賦輿無藝，農扈告窮。茲惟時事之多艱，未省天心之欲治。鬱遐憂其如結，欲終嘿而不能。惟冀有赫監觀，無疆申錫。惠綏黎獻，長開泰内之祥；陰隲下民，永覿乾明之化。斯文未泯，善類有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三台山禱雨醮啓壇詞

浹辰不雨，烈日如熏。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爲使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憎，顧民生而何罪，厥惟粗政，寔召常暘。用穆卜於靈辰，將禱求於甘澤。衣冠戒旦，陳三洞之仙科；樓殿切雲，企九關之列馭。庶蒙鑑諟，嗣致宗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青詞

閔閔農夫，嘆其瘼矣；皇皇后帝，欲必從之。敢瀆高明，薦伸懇欵。中謝。伏念臣所領郡，古稱要藩，然土狹而民貧，地磽而功倍。矧自比歲，疲於餉邊，姦民黠訟以受賕，汙吏並緣而爲市，方當事變遂來之日，已有本根先撥之虞。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誠無災害；則一人耕而千人食，猶慮饑寒。設不幸而稍愆，將未知於攸届。用修精禱，亟冀惠寧。儻荷帝臨，大沛雨雲之施；庶幾民免，少紓旦夕之憂。《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散壇

山密宇迥，仰瞻咫尺之天威；事迫詞危，敢冒再三之童瀆。惟今師干弗戢，戎索尚騷，農扈既窮，賦輿無藝。厥十有一月，東啓融風之異；迨一百五日，北垂大星之妖。惕兹災變之荐臻，邈矣穹蒼之難問。鬱遐憂其未懋，欲終嘿而不能。惟幾垂有赫之監觀，申無疆之容保。自今後日，三光全而寒暑平；俾我周邦，五穀熟而民人育。庶存常産，永殄兵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保和觀禳火祈雨醮詞

舊榆既改，正出火於當辰；新穀將升，尤作雲之在望。雖夙祈之數應，然沴氣之未銷。敢馮醮祭之儀，併露禳祈之悃。伏冀融風戢燎，奠民業於妥安；膏雨澤枯，濟田苗於秀實。人心以固，吏責少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設五雷醮啓壇詞

旱氣蘊隆，芒芒然閔苗之不長；憂心隕穫，倀倀乎終夜之有求。維皇上帝，繄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痗。尚冀感通之萬一，復殫祈請之再三。雖以陰召陰，以陽召陽，實人心之所感；然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惟天意之密移。戴日望霓，以刻爲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青詞

民亦勞止，矧堪一穀之不登；天維顯思，忍使餘黎之俱燼！莫遑寧息，敢用瀆陳。中謝。伏念臣

自服攸司，克恭乃事，當鴻鴈劬勞之粗定，受牛羊芻牧之交求。力所得爲，心焉既竭。然而閱冬時而不雪，迨春日之愆陽，肅共明神，奔走羣望〔一〕，亦粗殫於厥慮，曾莫惠於我師。使刑政之爽中，孽由己作；則穹蒼之降罔，罰止吏躬。斯民何辜，大命近止。寧冒頻煩之譴，以希鑑諟之仁。敢幾蔽以雷霆，散札瘥爲和氣；奮之風雨，轉饑饉而豐年。既少固於民心，抑共扶於國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走：原作「奏」，據四庫本改。

散壇

豈無膏雨，殆十暴而一寒；亦有來年，徒寸進而尺退。炎炎未殄，罔罔可憐。雖饑食渴飲之易爲，僅濡亦濟；然杯水輿薪之相敵，不救奈何。敢紓危迫之情，終冀燾臨之況。念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惟救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始可更生於田里。傾心以俟，得請爲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

出雲爲雨，既畜極則有孚；終風且霾，乃屯膏而不下。吏敢自赦，天惟民矜。尚圖萬一之鑑臨，輒冒再三之塵瀆。中謝。伏念臣冒分地守，介在山椒，傷哉土確而民貧，重以錢荒而物貴。張弓未弛，煽燎方揚，脱一穀之不登，紛百憂而未愬。社稷風雷之祀，山林川澤之宗，既瀝懇以誠求，亦隨時而姑應。或霹靂奮張而遄沮〔一〕，或蚩廉壞散於垂成，或出日而無光，或瞻星而有嘒。豈政教錯繆，以戾陰陽之和；抑獄訟煩冤，以傷天地之德。有一于此，自菑厥躬，忍鴻鴈之哀鳴，睨牛羊之立死！幸有醮禱之式，敢希保右之仁。伏幾貸慢吏之積尤，閔遺黎之供燼，縱饑饉難逃於定數，而轉移實自於洪鈞。風馬雲車，戒列神而受職；雷鞭電幟，沛三日以爲霖。豈惟收東作之功，將以救夏畦之病。使其即没于地，亦永有詞於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遄：原作「湍」，據四庫本改。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　四月十日

其雨其雨，乃有杲然出日之光；蒼天蒼天，豈無矜此勞人之意。雖瀆陳而莫遂，欲終嘿而不能。中謝。伏念臣繆政既足以奸陰陽之和，涼德不能以回天地之造。十同所隸，一視維鈞，云胡巡屬之封，或被滂沱之澤，獨耳目之所接，慨山川其如惔。暝陰四垂，凍雨交集，忽飛廉之馮怒，即屏翳之遄開。雲尚往而無功，雷滿盈而不發。豈政令未平於郊關之內，豈煩冤無告於邦域之中，不然天癘之流行，奚獨地封之孔邇！省循及此，譴異曉然。而違孽於吏躬，以移災於農畝，吏則幸免，農其何辜！用伸太一之儀，靡憚再三之禱。尚冀盪除陽沴，受職，不難於翻覆手之間。得請是期，踴躍以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南山祈雪青詞　十二月初八日

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未霑雨雪之霑，久缺來牟之望。使政令之謬，孽自己作，則災異之來，罰止吏躬。何辜元元，爲此廩廩！恭蔵醮陳之式，仰希保右之仁。幽則有鬼神，鑑臨在上；益之以霢霂，霑足爲期。誓改往以修來，冀善終之如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天慶觀祈雨醮詞

時雨久愆，懍懍常暘之罰；首種不入，皇皇嗣歲之憂。敢瀆高明，洊伸祈懇。中謝。伏念臣所承郡寄，介在山椒，土狹而民稠，地磽而功倍。五日不雨，即抱甕而灌畦；一穀弗登，則操瓢而捐瘞。矧今錢荒物貴，賦重斂煩，獨仰歲以爲生，將救民於垂死。當微陽之未復，乃冷氣之先乘。豈惟疫癘之是虞，殆恐饑荒之不免。皆由政事之謬，以戾陰陽之和，而違孽於吏躬，以挺災於農畝。敢修醮告，仰冀哀矜。伏願上天同雲，式霈雰雰之澤；大田多稼，少寬閔閔之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祈晴醮詞

肅霜戒律，幸三務之成功；積雨彌旬，傷羣陰之蔽日。豈但稼穡之納圃，抑虞麰麥之違時。況江沱汎溢之餘，有井邑蕭條之慮。剥廬未葺，壞堞弗支，既妨土木之功，且病舟車之役。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痗。于方于社，不克不臨，敢度越於彝章，冀哀矜於洪造。伏願雲霾解駁，天日熙明。三光全，寒暑平，田里咸銷於愁恨；五穀熟，民人育，工商亦保於阜康。《鶴山先生大

紫極觀化蓋三殿疏

紫極爲縣之主山，古殿頹垣，師徒鮮少〔一〕。十數年來，道士羅天啓慨然更新之，高其閈閎，蕃其徒，視昔亦云葺矣。又念三殿椽瓦簡陋相承，不足以館御天神，方議繕完，會有欲捐金以相其役者，緝蓋之議乃決。慮材計庸，或愆于素，不免以告諸大姓，相與叶成其事，而屬邑人魏某爲書疏端。某因記八九年間，嘗有鶴六西來，翔舞于殿之前榮，其後間歲復至。歲在庚午，又有見焉。其來輒兆人物之祥，以知江山興旺有時，理之先見章章如此，宅于茲土者，盍有以導迎之。至于勉所當事，以無負江山之靈，則疏弗及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鮮：原作「解」，據四庫本改。

德陽縣鹿堂觀化鐘疏

德陽之鹿堂道士公孫如海將爲鐘於其宮以警晨夕，而謁余求一言以信諸人。余應之曰：奚以余言

爲也，爾之師有南華真人者，爾獨不見其記北宮奢爲鐘之説乎？三月而成，或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既彫琢復歸於樸，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今爾盍持是以歸，余不復贅云也。道士曰唯，因書以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四川文昌醮疏文

成都進士宋一鶚、黄仲振等過前進士魏某，言明年當科舉之前一年，其日秋分，循舊比同四蜀之士以道家者流有事于府北五里梓潼大神之别祠，願得一言以勵衆志。某曰：《易·繫》言天地鬼神陰陽之道，而卒之以「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論鬼神之德之盛，而卒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神之與人，隱顯異致，而聖人乃合言之，終歸諸德行與誠云者，非夫至嘿與微之地，德行而誠之所自，是則神人之所以一者乎！夫孰爲嘿乎？其諸不言而信者乎，德行之不修，非信也。夫孰爲微乎？其諸誠之不可揜者乎，德行而誠，一不睹不聞之不謹，非誠也。嘿與微、德行而誠，一道也，人神之際，於是乎在。既進此矣，雖安行吾常，何有於計功謀利，而人神已契，福禄攸係，有不占者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諸君其勉所當事，以思對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潼川提刑司瑞慶聖節功德疏

惟天生德，與日並明。屬陽月之維良，慶休符之載夙。顧縻乘傳，阻預稱觴，用敷繹於靈文，冀祝延於宸算。皇帝陛下伏願御圖有永，錫羨無疆。布春日之寬條，延洪景命；掃秋荼之密網，綏靖嘉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潼川轉運司瑞慶聖節功德疏

堯舜同符，方域民而躋壽；瞿聃異道，亦度世以延年。肆繙二氏之靈文，仰祝一人之寶祚。皇帝陛下伏願善積而名顯，道久而化成。天地長根，保谷神之玄牝；山河並等，邁佛力之威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潼川提舉司瑞慶聖節功德疏

寶緒當陽，月旅純坤之吉；虹流紀瑞，時聞載震之祥。式嚴淨笈之陳，遠效脩齡之祝。皇帝陛下

伏願誕膺多福，式辟四方。運神武不殺之機，掃清氛祲；保清淨無爲之治，綏靖邦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廣利寺謝晴疏文

暄暄其陰，正爾滌場之候，杲杲出日，頓紓害稼之憂。顧庀職之云初，愧祈年之不夙。敢圖昭假，亟啓時陽。無害無菑，既愜大田之望；有祈有報，用殫小己之誠。仰答洪私，併徵終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陳來叟率葬費疏

古者吊恤之禮，珠玉、衣服、車馬、貨財以爲含襚贈賻之禮，問其所乏而給之。其有弗能助也，則爲之執紼負土，聽事聽役，苟可以將敬者不敢不盡，而亦不家於喪也。世道日薄，往往以報施爲稱，以下里諸僞物爲禮，無從之涕，無實之敬，甚非古人救喪墐死之義。然亦有親死以爲利者，故亦使吊恤之家競相懲創，然則救之奈何，彼喪家固所自盡也，若親鄰朋友亦惟盡吾分焉耳。吾鄉陳來叟父有親未葬〔一〕，來叟學禮者也，寧忍以親爲利？今日月有時，余既賻之矣，敢復爲告諸吾鄰之士，

相與問其所乏而助成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父：原作「釜」，據四庫本改。

廣利寺謝雨疏語

常燠爽中，浹辰不雨，即淨坊而有請，祈甘澍之及時。豈期肹蠁之潛孚，亟致滂沱之來下。錫之多稼，貽我來牟。敢伸報謝之私，仍露忱誠之懇。今一人耕而百人食，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汔用康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陳圭度其弟爲道士化疏

韓退之送文暢師，謂「浮屠之說，何故謁吾徒而請也」；曾子固記仙都觀，曰「老子之教，其宮視予或過焉」。既知異端之惑人，猶若曲筆以從衆。始余閱此，竊謂不然。今天台陳君圭與其弟踵門而告余，將由是逃儒而歸老，願得一語以信諸人。夫聖賢之所必膺，律令之所不許，況我心之所怫，敢世好之强從！然而屢却而請不休，累月而意逾厲，乃知習俗之弊，皆以襲訛而受舛；儒先之文，未

嘗以私而廢公。用述前言，爲書疏首，雖有求於其類，寧無發於斯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燕新利路李運使樂語

玄都觀裏桃千樹，久懷既去之思；房相湖邊鵝一羣，復動重來之喜。占星有爛，披霧爲榮。恭惟都運龍圖雅量鎮浮，高標邁俗。遠考世家之譜，濯葉裳裳；近稽昆友之原，棣華韡韡。粤隮膺仕，藹著休聲，尚遲潛省之游，洊領專城之寄。十夷州之卉服，未泯謳歌；九折阪之棠陰，猶聞蔽芾。東征在即，北去胡爲？爰啓皇華，用儷雅餞〔一〕。惟公正廉明之譽，久柬清朝；宜彫殘困弊之餘，迺煩膚使。先聲攸蒞，輿允維均。知府校書既忝葭莩，又同桑梓，偶此分符之未幾，屬聞濡轡之來臨。不及陪臨邛諸公，爭從門下以獻酒；尚能以廣漢太守，偕縣令而先驅。舜琴等幸睹光華，獲居里末，聊陳韻語，用贊華筵。

口號

怪底梅花破臈前，祇因春色到湖邊。虹飛雲錦看華轡，膾縷蓴絲秩玳筵。今日房園供解后，明朝漢省接馨妍。一觴遮莫霜天曉，梅角聲中更少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七。

〔一〕餞：原作「踐」，據四庫本改。

燕孫節推樂語　望之

考辛未鼎科之目，粤惟文懿之賢；由甲子三周而來，又見聞孫之盛。豈惟士大夫郡，有此鮮儷；蓋凡儒家者流，指於榮觀。工歌鳴鹿之三，燕舉嘉魚之什。恭惟某官書樓名胄，山學故家，人稱諸孫之孫，世謂君子之子。行誼藹然於太學，名聲籍甚於諸公。十年不出都城，未嘗宿許、史廬而入金、張館；一朝遂擅天下，殆將摩屈、賈壘而短曹、劉墻。由河陽處士廬，佐西川節度府，雖負陸侯之寶劍，喜扶潘母之輕軒。將不待於外庸，便入躋於中秘。毛女峰前尋舊約，紫鼇禁裏看重遊。知郡校書向來投分於儒庠，今者託交於仁里。第二舉狀元及第，真不輸胡旦之籌；十三名進士登科，敢謂傳和凝之鉢。詹階符之兩兩，慶前後之三三。仰贊華筵，可無韻語？

口號

身是書樓東眷孫，老僊況復種僊根。高科恰是承先躅，盛事還應表里門。堂上承顏情最樂，窗前草制夢猶存。着鞭且向長安道，春色如今紫詔温。（以上刁忠民校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七。

全宋文卷七一三五

真德秀一

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字景元，後更爲希元，號西山，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中博學宏詞科，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歷遷校書郎、秘書郎、軍器少監，又遷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以權臣擅政，力請外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府、潭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在任屢進鯁言，爲權臣史彌遠所忌，罷職歸。後復用，歷知泉、福州。端平元年召爲户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參知政事。二年卒，年五十八，謚文忠。德秀學宗朱熹，慶元黨禁後，程朱理學復盛，其力爲多。著述繁富，今存《四書集編》、《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輯）、《西山文集》等。見《宋史》卷四三七本傳。

本書所收真德秀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西山文集》（五十五卷）作底本，參校四部叢刊初編影印之明正德年刊五十一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簡稱正德本），及清同治年間印行之康熙初年家祠重刻本（簡稱康熙本）、正誼堂全書所收《真西山先生集》八卷本（簡稱正誼堂本）。遇四庫本因避忌民族問題而改字太多者，則換用正德本爲底本。又四庫全書所收劉爚《雲莊集》二十卷，實皆抄録真德秀之文，

其間有各本缺漏而此書完好者，亦予援用。文集以外，共收得佚文四十篇，合編爲七十六卷。

魚計亭後賦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己，有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圃田。居一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緑淨，見鯈魚之成羣，闖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鈎，倏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悠然，心曠神怡，諷小宇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計之爲？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爲有計邪，子將詆予之欺，謂魚爲無計邪，吾亦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粤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衒奇，苟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媿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況之文犧。爲利而鬬則爭地之蝸，以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小則玩鯈游於濠上。蓋其爲物也，從容夷猶，逍遥閒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潤於噓濡，而相忘於沆瀣。任公何所投其犗，豫且何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之蝨蟻，方且娛暫安於股鬻，饕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之誘人，甚香鈎之餌

魚。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全軀，人固靈於萬類，迺昧笱而蒙罟。曾所得之幾何，甘顛冥於畏塗。此累棋危橦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睠我生之無庸，幸脱世之羈羈，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閒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闚其萬一！」乃相與醼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西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〇，同治《玉山縣志》卷一下。

郊祀大禮御札

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閏。念宗社纘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宫庭蠖濩之微，如對上帝。矧當禋祀，尤極嚴恭。屬更中外之多虞，益顯高明之垂佑。銷旱蝗之孽，浸格豐年；洗戈甲之腥，溢爲和氣。既訖小康之效，盍崇大報之儀！況嘗洊饗於堂筵，兹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筴而迎日至，又且奉珪而見雲陽。爲百姓以祈，敢云專鄉；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戒先期，亶孚羣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兹詔示，想宜知悉。《西山文集》卷一九。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持守之甚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兢業，罔敢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一日必謹，五年于茲。幸昭受于天休，獲鞏安於國步。昔羽檄交馳之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食垂罄之民〔一〕，今有京坻之充積。豈緊涼德，憂底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薦屢修於重屋，而縡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祇率舊典。奉幣而欵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享兩儀，升侑二祖。樂備圜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匏，罷周張於黼繡。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盡內心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官祈福之私。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霙六出，既先事以應期；麗日重光，復彌旬而開霽。雖迄熙成之禮，愈勤祗栗之思。緬懷慶曆之郊禋，恭味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地而懼采切，席已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爲可法。矧如菲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尚德以緩刑。其誕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社。於戲！天生民不能獨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乃困窮之惠。惟內之羣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拯溺之念。推德意以達于下，諏疾苦以告于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享丕平。《西山文集》卷一九。

〔一〕罄：原作「磬」，據文意改。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麻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參師傅之重。厥有明命，告於羣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璟碩，生重侯累將之裔〔一〕，有先正名臣之風。其踐政涂，非羣議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席，翊萬幾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粤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虡，協風揚從律之龢；搢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黄閤弼諧之老，久宣青宫調護之勞，獨興嘆于滯南，諒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奬舊勳。學士象四時，仍延恩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鼇班。珍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夙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猷之益。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往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西山文集》卷一九。

〔一〕生：原作「坐」，據正德本改。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撰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頒制册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官師撰器資宏裕，業履端醇。逮事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光考，誼均同氣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之舊，辨儀參宰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至道朝元之故事。顧瞻羣彦，紛鵷鷺以充庭；有偉宗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仍節制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星之躔。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西山文集》卷一九。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期底萬邦之協。朕鑑觀往訓，册命元良。既典章文物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悦。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邃，雅量冲和。早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慕辟强之節，清静自娱。以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霅水。振振信厚，蹈承平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彰洊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鋪鴻藻而伸景鑠，誕舉邦彝。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絺冕篆車，俾政參於寅亮；珍臺閒館，仍自適於燕頤。增衍真畬，併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朕欲致本支之强；三孤弼予，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西山文集》卷一九。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

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成縉典，迺眷股肱之良弼，夙殫羽翼之深功，其敷渙恩，以詔羣辟。具官史彌遠，寬閎而縝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持橐於甘泉，即橫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浮雲而開泰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基。乃登籌帷，乃穆台宰。進則謀嘉黃閣，以燮諧萬化之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之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中鉉。義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勸？用晉文階之峻，申倍井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重輪，既丕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攄閎韞，庸副殊知。可特授。《西山文集》卷一九。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朕蚤建儲闈，聿修册禮。黄麾設仗，眡元會之盛儀；鱗簉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康。既閎宗祐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二，肆命數之兼崇。揚于大廷，告爾多士。具官楊次山，耆明而肅艾，簡静而裕和。早奮右庠，旁貫九流之蘊奥；晚聯左戚，蔚爲四姓之儀刑。自膺齋旄繡衮之華，久遂閒館珍臺之佚。位參將相，行無改于布韋；名在族姻，身弗留於輦轂。得遠勢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攬於政機，顧后德實多於内助。比宣離明繼照之象，尤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邦家叶慶。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畫滁水之陽，封疆特大。亶爲異渥，夐掩前聞。於戲！若古訓言，位禄匪期於驕侈；維天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竇君退遜之節，勉肩忠藎，思保寵榮。庶無後艱，永有終譽。可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九。又見《宋四六選》卷四。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眡朝，夕惕念治。攬萬幾而兢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疚之中。素冠欒欒，既畢禮經之制；赤舄几几，庸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莊重，宏毅而粹温。勤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當羣枉之横流，仗孤忠而首奮。不爲禍福之慮，獨陳社稷之言。掃祆莽於太微，乾端澄肅；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閔騫至孝，欲畢三年之哀；而玄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嚴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井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諶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爲，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内溝。勉行所知，無媿前哲。《西山文集》卷一九。又見《宋宰輔編年録》卷二〇。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父，捍我皇家，其頒贊書，以竦羣聽。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夏震，性資樸重，風概沈雄，早振迹於顔行，晚策勳於盟府。執戈衛社，闚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心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扈徽道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嚴除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無越六旌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醻，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九。

又見《古文淵鑑》卷六三。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敭；挂神武之冠，勿需章之亟上。若時虓將，厥有駿功，茲祈解於殿巖，肆進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治朝。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顯。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秉中權，自廉車而陞留務。久總凝嚴之護，甫顓節制之雄，而受寵若驚，以疾來諗。念將冀吕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奬爾勞；建漢將之鼓旗，俾仍其舊。昨之侯爵，豐厥圭畚。於戲！垂車而傳子孫，雖已從於閒適；闔門而養威重，猶可備於諮謀。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九。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阜陵之近屬，存者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蔚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閎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豪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渴儀刑，每塵朝夕。龍旂弧韣，尚庶幾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胡云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寖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西山文集》卷一九。又見《古文淵鑑》卷六三，《宋四六選》卷四。

吳璘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周任、姒之德，終古難忘；顧中興陰、馬之家，

舊人無幾。獨餘一老，久列三孤，遽謝事以言歸，爲披章而太息。敷時顯册，告爾庶工。具官吴璟，逮事高皇，馮休憲聖。以位則絶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守謙而全己。維太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惠宅心，端母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内擅於三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耄，猶朕志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渥，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申錫新畬。於戲！老成國之著龜，懿戚予之肺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尚保垂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九。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諸侯，無越上公之重。睠予鼎輔，久翊震宫。若時祖宗訓謨之書，尤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令德，宜優答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亶衆。具官史彌遠，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丕昭永世之烈；而伊陟格于上帝，克篤前人之休。自入侍於甘泉，即從游於資善。收威柄而尊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議。暨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莫若參稽於成憲。繇藝祖而至真廟，源流一道之相承；自治體

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在。肆因誦説，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于中，猶列聖實臨其上。屬周厥帙，爰奬爾勞。迺屢形考父之恭，期必遂范宣之遜。勉貤階品，僅衍賦輿。踵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勳；而吕氏之申，韓氏之儀，我宋以爲盛事。載頒新渥，增煥舊聞。於戲！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敕，當圖千歲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之匪易。尚懋播菑之業，永堅帶礪之盟。《西山文集》卷一九。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制

朕遵列聖之謨，厚同姓之禮。雖雍容朝謁，未嘗責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法從，時乃宗英。其分陝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伯禽之政。遽兹告老，寧不疚懷！明敭贊書，丕聳羣聽。具官趙希懌，出藝祖神明之胄，擢阜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而有任重之器；言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璿源屬籍之親，守圭竇臘儒之行。自綰楚東之印，迨持江右之麾。悃幅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静自定，師蓋公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吴，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嘯之樂，可忘卧理之勞！迺貢誠忱，願從閒燕。進班奎殿，賦禄珍臺。曾詔墨之未乾，已囊封之狎至。覽觀太息，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臧，詎意斯人而斯疾！其膺元戎十乘之拜，併眡上公九命之儀。以賁菟裘之歸，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間出之賢。非獨鎮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

輔王室，倚枝榦之彊。顧中道以退休，拊予衷而增慨。尚其冲嗇，對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西山文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七一三六

真德秀　二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睠懷西土之功臣。雖軍國異容，莫與執籩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脤之恩！渙是明綸〔一〕，孚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栗鋭，風概沈雄。窺玉帳之奇，蚤研窮於機略；扼銅梁之阻，晚震憺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常之載。久總戎於順政，旋易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談整暇，居然折千里之衝。屬予拜況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閫。用荒采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爲尊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爲撫士之方。益懋勳庸，永綏福禄。《西山文集》卷一九。

〔一〕綸：原作「倫」，據正德本改。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文，展圜丘之祀。敢言菲德，足膺皇皇后帝之歆？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相。迺睠龍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詔恩，以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温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自我先皇，俾從游於朱邸；迨予初載，久司謁於彤闈。當眷知未愜之時，抗廉靖無求之節。齋壇煥寵，恍閱周星；祠官清心，澹如一日。視勢權若將浼己，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祇薦於明禋，俾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既多；豈南陽之故人，疏封可後？其因舊履，更啓新畬。以廣欽柴之釐，以旌伐木之助。於戲！賜爵於廟，王者之至公；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誼。往堅素履，式對鴻休。《西山文集》卷一九。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皇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屢獲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潤。迺御齋輅，迺升嘉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十國，疇表倡於周盟！有偉者英，實參薦獻，其肸贊册，以告昕廷。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黄流玉瓚，挹之而有

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吕。屏驕倨貴游之習，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騂旄，久安珍館。雖疏北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祏之祠，歷祼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近親，既老成之無幾。矧予毖祀，嘉乃同寅。其進眡於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以伸冲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毋竢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九。

吴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儀，肆圜丘之祀。鳴鑾夙駕，喜景氣之曦暘；奠璧宵昇，仰月星之明概。靈娭來格，熙事備成。惟泰元尊，既授漢皇之策；賜伯舅胙，宜均周室之恩。其頒贊書，以穆師聽。具官吴琰，馮休四姓，際遇三朝。遠勢避權，蚤踐樊陰之躅；頤神養素，晚師黄老之言。飭躬期媲美於前修，教子蔚爲於時用。比展宗祊之謁，永懷祖后之慈。瞻長信之宫，尚存遺範；訪渭陽之里，今鮮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蕆祠於八陛，賴留衛於九重。載嘉忠勤，宜厚寵秩。參華孤棘之貴，衍食轅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命之頌，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尚鑑古

今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孚于休。諒惟老成，毋竢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廣陵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九。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實封二千一百户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册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參扶國棟。念昔仁祖，獨優荆邸之賢；若時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爲其近親。廼睠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册，以諗臣工。具官師揆，挺信厚之姿，蘊醇明之度。風流紹其世美，標望冠于宗盟。爵爲真王，位列孤傅。年高七衮，德齒皆謂達尊；身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爲稱首。念典刑之足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綏眉壽，式對龍光。《西山文集》卷一九。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敕門下：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怵而爲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淮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惕若興懷，爲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勠力以爭先，震叠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在昔乾道、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即爲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庸副朕心。其楚州、衡、郴、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西山文集》卷一九。

科舉詔

敕門下：朕惟我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彦，厖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權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爲僞，忠亮鯁切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而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説以距詖行，闢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兹大比，爾多士其各抒所蘊試于有司。賢書來上，朕將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以副招徠之意乎？故兹詔示，想宜知悉。自「而前者」至「徠忠規」六十四字，為參政婁機貼去重改，今但存初本。《西山文集》卷一九。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七五。

賜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辭免除户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于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爲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爲真常伯，豈直以是爲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盍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爲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

清，故使典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緊爾世官。其以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顧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其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敕：具悉。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于法從。年雖耋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況莫崇乎八座之

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若優游在列，使名聲重于朝廷？勉安厥官，毋咈予意。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乞宮觀差遣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略，擢從環列，寄以腹心。留務之秩，亞于節旄；巖陛之權，冠于宿衛。待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報朕哉？惟恭勤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足以齊師律，則卿不慚於居寵，朕無媿于知人。若夫慮忤物之招尤，思引年而就佚，此人臣自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勉承眷倚，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㝢乞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誹而不懾，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疆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愜，難於勉從。所請宜不

允。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之事任。云云。强弩之勢既盡，雖穿縞有所不能；駑馬之力已疲，惟聞征則以為喜。」《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己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禄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狥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晞顔辭免除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非他卿比也。若稽古神祖，俶定官制，爲一王法，天官常伯，位叙尤高。迄于元祐，非執政舊臣不在兹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哉！卿方嚴簡重，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爲邇臣之表。間以大司

寇兼筦銓衡，鑑裁之公，達于朕聽，予維寵嘉之。即命爲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蘄去之堅，懼有圖遷之誚。夫引疾以匄閒，卿志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體朕惓惓之心乎？亟其祇欽，毋遏朕命。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之略，誠節昭著，勳庸赫然，久欲遄山甫之歸，重咈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秘殿而加大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賜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耶？勉循已定之規，想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懷葛亮之愛，而夷俗畏德裕之威，豈不韙哉！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卧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闇闇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傅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黄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爲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虚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歙然宗之。肯爲朕起，海内屬目，欲觀所爲。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況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臻于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爲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厪屢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强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存於隻影，靦顏在列，歸夢無形。」《西山文集》卷一九。又見《宋四六選》卷一。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遇乞畀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牧人御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迺者盜發所臨，聲搖旁郡，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之柄以馭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且圖之，何疑上章，欲賦祠廩！況今創殘未復，愁歎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久勞念佚，他人可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通議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

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乎？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賜太中大夫尚書户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顧瞻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爲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虚，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七一三七

真德秀 三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册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承宗廟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于東宮。粤二年秋，躬即大慶，行册命禮。鐘鼓在虡，衣冠在廷，洋然和氣，充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愧祖宗付託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贊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夙簡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底于光明，密決大計，以安天下。遂繇賓傅，升亞維師。教諭德成，既顓且久，第進一官，朕意猶慊。亟祇渙恩，毋遏成命。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册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宏休懿鑠，照映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復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録，謂典章何？《傳》不云乎，「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祗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議大夫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晞辭免以皇太子受册了畢本宫官吏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更化之始，建我元子于青宫，屬卿來歸，寘在詹省，以方嚴和裕之德，翼恭敬温文

之美，今三載矣。册禮告成，恩徧寮寀，豈以端尹之重而可遺乎？卿其祇服徽章，益思所以輔吾子，固萬世磐石之基，是惟朕屬任之意。控詞雖力，義不可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册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横帙左右，蓋於火然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既升儲，徧歷宫寀，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啓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思所以表厲而未遑也。禮成增秩，亦維其常，何必撝謙，留我成命。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皇太子受册畢本宫官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古之諭教太子者，必以選左右爲急。朕既參稽古誼，正少陽之位，又擇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唯卿以淵源純粹之學，服在茲選，實能以正言正行啓迪儲德。國本彌固，卿之力與爲多焉。典册崇成，例俾增秩。雖名節自礪，豈有望賜之心；然功庸不報，亦非待賢之誼。往承朕命，毋煩固辭。所辭宜不允。來奏云：「辱在近臣，當存體國之誼；敢同羣吏，俱懷望賜之心！」《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辭免皇太子册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褒德録賢，不以新舊殊其禮；論功行賞，不以中外二其心。卿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捐身關策，力裨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決建儲之大議。暨陟疑丞之任〔一〕，首參賓交之聯。正事正言，效見聞而無隱；重暉重潤，資啓沃以居多。屬時典册之告成，載念勳勞之當紀，豈其居外，而可遐遺！第晉文階，式昭眷意。毋徇謙撝之素，亟惟渙渥之承。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疑：原作「凝」，據正德本改。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親祀南郊熙事備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俱以近臣宣勞藩閫各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昔周天子有事于先王，於齊則賜之胙，於魯則歸之脤，豈非股肱王室之重，則當同其福禄之休！日朕禋典告成，均慶中外。維西有蜀，維南有楚，皆以近弼，作予元侯。勳名爛然，並著竹帛，予維寵嘉之。壬子制書，命進崇秩，亦周褒齊魯之意也。今卿抗章不拜，顧以天道虧盈爲言。夫五服五章，以待有德，雖云朕命，實本天心。朕固匪出於私，卿尚何辭之有？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自更化以來，分命邇臣，付以藩閫，俾之拊循兵

民，鎮奠疆場，戎干載戢，穡寶用成，庶幾無外顧之憂矣。於是扢嘉壇，秩元祀，典禮具飭，神人允諧。顧惟屏翰之勞，奚止駿奔之比，此優隆之典所以獨施於吾重臣也。今邊候底寧，民物孔庶，卿其益務綏靖，以稱朕心。命數之蕃，方自茲始〔一〕，曾是一秩，而可辭乎？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自：原作「是」，據正德本改。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乞許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留落不偶而終其身者，有投閒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之開塞，率於是焉占之。朕丕承祖宗，崇尚讜直，凡自初元以來，繇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蹇蹇匪躬，名在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既來歸，實在經幄，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間由貳卿，進攝宗伯，鳴珮澤笏，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元諫爭之臣，嘗詘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頹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咈吾意。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感疾乞許納禄不允詔

敕：具悉。昔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彊輔太子。朝有華髮之良，國之福也，豈以晦明風雨之不常而輕聽其去哉！已詔有司予卿朝謁之告，卿其顓精神、近醫藥以自輔，歸榮之請，朕未欲聞。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十日。《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況茅土之封，自元豐命曹佾之後，施諸后族越不過六七人。今朕因青宫册禮之成，既擢卿于亞保之位，又以累朝待元舅者，可謂不世之榮、殊常之遇矣。非卿老成静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爲私寵乎？往祇朕恩，圖所以稱此者，循墻之避，宜略常文。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昔在東都有賢戚曰陰識，以椒房同氣之重而能謙冲自處，爲世祖所嘉尚，每指之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今朕有卿亦猶是也。儲闈受册，推恩外家，顧惟親賢，疇出卿右，三孤之拜，王社之封，所以褒表耆德，爲戚里勸也。朕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潭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辭免皇太子受册了畢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嘗閱東都之史，見明德馬后撫育儲嗣之功，著在簡策，焜耀來世，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也。粤予元子，蚤正春宮，保惠扶持，備殫勞悴，皆至哉坤元之力，其眡漢事，尤有光焉。典册告成，疏恩外屬。惟卿伯仲，夙著賢稱，富貴無自滿之心，忠孝有兼全之節。若時留務，實亞齋旄，肆繇察廉，並命褒陟。《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朕之寵卿，蓋庶幾乎此，卿其何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
蜀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

敕：具悉。昔蕭望之以諫官補郡吏，不忘雅意之在本朝；吕元膺繇給事守同州，復以讜言而留左右。朕惟宣帝憂民之切，不如憲宗納諫之明。若時近臣，可使輕去？卿以有用之學、不窮之材，冠多士於臨軒之初，踐禁涂於更化之日。其侍經幄，以正道沃朕心；其攝瑣闈，以忠規裨朕聽。方有賴批鱗之直，可遽爲叱馭之行？其安厥官，益勵爾操，使朕無愧元和之主，卿亦有光先漢之臣，何必守藩，乃爲報國！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

須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席；閭閭惻惻，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册之成，命晉孤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朕心蓋庶幾焉。毋庸固辭，咈我眷意。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晞乞令謝事歸養沉疴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説有二。或時君信道弗篤，不足與有爲；或同列甚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山全退傅之名。今朕虚己待賢，常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況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爲不重；職居宫尹，寵遇不爲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而傲山壑，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權輿之譏乎？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詔

敕：具悉。在昔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社稷之勳。奪哀情於艱疚之初，蠲起復於祥除之日。未聞有請，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書而可考。卿爲碩輔，繄國世臣〔一〕，以忠純不二之心，奮剛毅必爲之節。力陳至計，正儲闈少海之尊；躬蹈危機，安宗廟泰山之固。粤從人望，登拜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久長之策。豈容頃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既事親而無憾；則義均休戚，在體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庸副教忠之望。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繄：原作「繫」，據正德本改。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荆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興，被兵爲尤甚，生齒流散，田萊多荒，蓋嘗

喟然西顧而歎曰：孰能爲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卿以法從之英，首任閫寄，撫柔遠近，得江漢之心，政聲流聞，朕意以懌。維昭陵圖書之府，邃在西清，俾卿職其間，庸示風勸。往服朕命，益綏吾民，庶無負褒表之意，尚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世秉鈞衡，望隆柱石。以身徇國，昔嘗捐家族而弗辭；移孝而忠，今可執親喪而爲解？矧歲月將臨於祥禫，而哀榮備極於始終，其在卿心，夫復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旰之憂，朕方喟然，思與濟此。尚念倚毗之切，勉恢康人之圖，庶允答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年齒衰耄疾病易生乞許納禄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卿爲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從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宣力之勞，何爲上章，欲致厥事？昔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年雖高，未至於是。其思國計之重甚于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己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半月。來奏云有「不堪奔走」之言。《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工部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敕：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禄者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兹多事之際，當以盡瘁爲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遑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斯。進則啓沃朕前，退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足悦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朝之舊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道揆權法守，故能胥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名，故能深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蚤踐朝行，久勤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平可以酌律令之重輕，惟學博可以訂古今之沿革，茲焉申命，亶謂得人。勉終已試之功，毋以不能爲解。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葉時乞畀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前日守將屢易之弊，至於居官數月輒遷，有新故更代之煩，而失上下相安之美，朕甚厭之。故嘗深念，縱未能復唐虞九載之制，獨不可因任賜書，如神爵、五鳳間乎？卿性資粹明，學問淵博。頃勞法從，出鎮全閩，以忠厚及物之心，施平易近民之政，曾未期年，遠近愛之。《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卿既庶幾乎此矣，顧不少留以綏朕赤子，可乎？勉安厥官，毋咈朕指。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統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帥之臣，克自祗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人哉！蓋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也。卿拔自戎行，久董師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淮，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旅力方剛，精神尚强，當勉未爲之勳業，益思無負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通議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勑令官沈詵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禄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月正元日眡群臣朝，當三陽彙進之時，惕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内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然則老成耆德之彦，其可使之輕去也哉？卿質直敢言，清修有守，方資雅望，以重本朝。矧蹇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始壯，尚其祗服，毋替告猷。所請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川府劉甲乞許納禄退安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元祐忠賢之世，鮮或有聞；西州人物之宗，今其餘幾！卿洪毅有守，篤實不欺。器能適用於閒暇之時，風節自持於變故之日。頃繇南鄭，易殿東川，甫及期年，稔聞報政。鄉閭非遠，初何殊畫繡之榮；精力尚强，毋遽羨安車之樂。勉綏民瘼，庸副朕懷。所請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爲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之彦，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弭未形之患，收無競之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特。迺者總戎外閫，風采隱然，暨登樞庭，備罄忠

藎。今雖潢池之警蕩滌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而卿遽請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中外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爲去就之謀？勉聽朕言，勿厪再請。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今幸皇靈遠暢，盜賊蕩平，甲兵之問，浸已罕少。」云云。《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西州拳勇之英名徹朕聽，擁旄仗節，極將帥之榮，必能忘身，乃可報國。今疆場晏然，非有執干戈援枹鼓之役也。惟公惟廉，以勤撫我士卒，使戎政日肅，武備日修，則優游折衝，可以忘老。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七一三八

真德秀　四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臣體國之誼，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能斷。自登簪橐清華之選，即值干戈俶擾之虞，屏蔽江淮，蕃宣襄漢。牧人御衆，有寇恂之材；治軍理民，兼武侯之略。參稽輿論，擢貳樞庭。鎮撫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娱萬務，方觀智識之長。疊覽來章，遽祈去位，豈有能應變於昔者紛紜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兹閒暇之時？舍朕而歸，其義安在？尚念倚毗之切，勉恢經濟之圖。期斯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宮觀差遣不允詔

敕：具悉。朕慨念坤維，邈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略有餘不足以酌酢事變，故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西顧之憂。遽覽來章，首陳故實，反復申繹，爲之憮然。知卿誠悃之深，有如皦日；顧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奏劄云：「祖宗舊制，不以蜀人為大帥。」云云。《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納禄不允詔

敕：具悉。卿誠於衛上，爲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爲時之良將。既越衆人而登用，豈容一旦以告歸！矧今師律浸修，戎容載肅。輕裘緩帶，何禦侮之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茲？爲國折衝，蓋無踰老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將軍哉！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敕：具悉。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瞻言誠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爲説有二。大臣之道，固匪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寬平若漢之長者，則不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孰謀〔一〕，繄我元老，其不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略定，中外向寧，乃若建長策以起治功，護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斯時。卿當勉留，力輔不逮，遽求自佚，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孰謀：原脱「孰」字，據正德本補。

賜光禄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巖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皇建極，以恕及人，苟或取一節之長，不暇計平生之素，其爲忠厚，殆過古初。卿曩自周行，躐登要路，方進長西樞之日，蓋與聞北伐之謀。雖不能折王恢首事之非，而粗知守魏絳

和戎之利。物論固多於歸咎，公朝寧過於用恩。既予真祠，復還舊職。與人求備，朕不忍爲；居寵思危，爾當知戒。第堅圖報，焉用控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昔朕之就傅也，先皇帝妙簡一時之望，以從我于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漬以經術，蓋無異商宗之學甘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者，尚復幾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足以格君，清修之行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國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閭閻惻惻，動寓忠愛，眡前爲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疇已試，即念爲真。朕於敬故尊賢，庶幾兩得之矣。抗章求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士大夫有以風節自持，道誼自任，標望屹然，爲人物之冠者，其在清明之世，豈容進用之未至哉！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之學，實似先正，爲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群枉，澹然自守，士論宗之。更化來歸，寘在禁近，朕心資其啓沃，儲德賴其緝熙，參稽師言，擢掌事典。《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薦紳方屬目焉。亟行所知，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職總三銓，文昌爲重；地鄰六傅，端尹爲高。以卿頃佐治官，擅精明之譽，久聯中護，多輔導之功，肆加二命之榮，蓋極一時之選。允諧衆望，焉用牢辭！夫綜叙人材，不在身言書判之末；緝熙儲德，豈以章句文義爲先？有崔、毛之行，然後足以銷浮競之風；有園、綺之實，然後

足以廣見聞之益。非卿不能任此，非朕不能用卿。亟其祗欽，益究所蘊。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日卿引疾自言，求釋政務，朕嘗以二不可諭卿矣。今曾幾時，復有是請。夫正人治之表也，耆艾民之望也。卿之在朝，屹若山嶽。鎮靜無作，而羣目自瞻；去就之間，其可以易？昔楚丘生有言，使我拔距投石則固老矣，若深謀遠計則吾始壯也。以卿之聰明彊力，獨不當以是自許乎？勉爲朕留，毋復言去。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人臣之大節。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靡顧其私。卿被遇祖宗，爲時耆舊。其在潛邸，以三善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言而平黨論。雖屢更於藩屏，每欽佇於儀刑。比趣來歸，訢聞入告，闡温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洽民心。方懋簡知，遽祈閒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君臣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虧盡瘁之忠！勉服官

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來奏：「臣妻胡氏，今以疾亡。」云云。《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壁辭免復元官宮觀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弗忍使之終棄。卿傳家之學貫乎古今，憂世之心形於辭色。曩參密假，屬值多虞。處群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況其遄返於虞庭，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讐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茲博參於清議，爰盡洗於丹書，既復文階，仍頒祠廩，以示原情之典，以隆念舊之恩。毋庸控詞，尚克知報。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乞許奉祠歸里不允詔

敕：具悉。卿鎮臨兩路，出入四年。雖用人之道，勞佚宜均；顧制閫之權，重輕所繫。與其勉從

雅志，歸尋故里之安；孰若因任老成，增長長城之衛！矧卿負材獨異，簡睠特深。父子一門，繼處嚴、徐之近侍；弟昆三鎮，雄分魯、衛之大邦。恩隆則報稱宜先，任重則倚毗滋厚。尚體朝廷之意，益綏江漢之民。式佇遄歸，奚煩忱請！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趙師㝢乞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祖武之啓中興，今垂百祀；以宗盟而位常伯，僅止四人。卿韞識通明，負材超卓，屢陟文昌之邇列，有光屬籍之前聞。朕方招籲羣英，作興庶事。耆德之彥，猶多就列以赴功；同姓之卿，其可便私而去國！尚勉靖共之操，以酬眷遇之恩，何必告歸，乃爲知義？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禄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昔漢戴憑以説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戴逵以守道難進，論者以爲宜備東宮之官。朕惟

卿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望。是用擢登文昌〔一〕，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用：原作「月」，據正德本改。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涼菲之質，日親萬幾；賴輔弼之臣，共爲一體。每推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丕平。以卿剛毅質直有古人之風，博厚魁閎有大臣之度，擢在二府，于今五年。其於貌體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爲？聞之憮然〔一〕，甚用自媿。矧今外虞雖弭而元氣未充，多事甫平而長策當建。迨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水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往思底義，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一。

〔一〕憮：原作「撫」，據正德本改。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一〕

卿昔事潛藩，居多忠益；暨登法從，厥有仁言。當重華違豫之時，朕獲以緑車入侍，伊誰抗議，卿實開先。此其有功國家者一。迨夫權臣竊柄，私意日滋，羣邪翼之，和附如響。而卿獨陳正論，以鈎黨之禁爲不可興；深遏衆言，以發策之戇爲不必問。此其有功士類者二。夫上則效忠於君父，下焉弭禍於縉紳，有臣如斯，朕所嘉賴。文昌帥屬，經幄侍言，正須老成宿望之英，日有直亮多聞之助，舍朕而去，於義可乎？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兼直：原作「録直」，據本卷黃由外祠不允詔改。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何澹再辭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陝服，畢公以四朝之弼而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老壯二其心蓋如此。卿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所繫。兹庸畀卿上流之寄，庶

幾寬予一面之憂。謂宜遄驅，乃以疾諗。當時寒而遠役，朕固有惕于中；爲民瘼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詔諭，勿重有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〇。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畀祠禄或待闕便鄉州郡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卿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鑑裁之公；横帙儲闈〔一〕，居多啓沃之助。雖當盛年晉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況進則雍容于禁闥，退焉密勿於親庭，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祗服，勿復言歸。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〇。

〔一〕儲：原作「諸」，據文意改。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有身繫安危而不容以家國異視者，曰世臣，曰社稷臣。若商之伊陟、巫賢，周之吕伋、召虎，世臣也；漢之平、勃、唐之狄仁傑，社稷臣也。有一于斯，去就之間俱不可苟，而况兼之者乎？卿繼世以秉鈞衡，捐身以安宗廟，勳烈茂盛，簡于朕心，可緣似續之私，遽起燕閒之念？惟今百度隳弛，賴卿而浸修；四方搶攘，賴卿而略定。倘半塗而遂畫，俾一簣之終虧，既非朕圖任責成之本心，亦豈卿忘家徇國之初志？勉思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

敕：具悉。夫元首股肱，古人謂之一體，戚休所在，上下同之。卿既惟吾社稷之憂，朕豈忘爾家庭之卹？日聞冢嗣，遽夭天年，當食喟然，幾失匕箸。念非假哀榮之典，不足慰慈愛之心。眡秩星郎，進

班奎閣。寵徒加於身後，恩靡逮於生前，朕猶慊然，卿奚復遜？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宫觀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爲材，而不以空言爲貴；以濟時爲急，而不以輕去爲高。如卿賁析守符，著循良豈弟之績；薦司邦計，知斂散取予之權。恢牛刃而有餘，試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兼崇，職在近臣，當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羨真館之安，是豈急於濟時之誼乎？先正名臣，繇賞延而植勳業者多矣，而卿以此自慊，非所聞也。勉圖而功，答我殊遇。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聞公與私不兩立，恩與義不並行。體國如家，則顧家之念可忘；視民如子，則愛子之情可奪。惟卿大節，朕所深知，方其力陳社稷之謀，固已盡捐宗族之計。豈容今日，或異初心！況聞幹

盡之有人，自可殫誠而共政。遽求閒退，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國家眷奬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者，豈獨以爵齒爲貴哉？蓋其周旋當世之故，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問焉，則安車束帛猶足以徠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輒可其奏者，蓋以是也。卿膚敏之材，通明之略，出藩入從，蔚有壯猷，年齡雖高，精力尚富，雍容祠館，足以自娛，豈必挂冠，然後爲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登進老成以重朝廷之體，尊奬廉靖以厚薦紳之風。卿强識博聞，淹貫千載，英詞麗藻，焜燿一時。退然靡衒于智能，卓爾獨安於義命。當權門之翕赫，甘文館之委蛇。衆翼怒飛，儀鳳

之翔何遠；萬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雖暫陪獻納之班，旋復困排抑而去。粤余更化，命爾殿藩，遏寇虐於江湖之衝，鬯仁聲於嶺嶠之表，厥有嘉績，簡于朕知。與其薦佩虎符以責拊摩之效，孰若延登鼇禁以究潤色之長？擢貳五兵，加榮二命。庶日賴謀猷之助，且漸還典誥之隆。亟其來思，副此虛佇。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正奉大夫黄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篤舊以恩，每務存伐木之義；退人以禮，不忍蹈墜淵之譏。庶全忠厚之風，益廣和平之福。卿蚤緣迪簡，服在禁嚴。資善從游，嘗與横經之列；甘泉入侍，屢躋聽履之班。屬此退休，可無優數？畀真祠於南浦，還邃職於西清。朕於待秦府之僚，厥惟加厚；卿其存魏闕之念，毋替效忠。往體至懷，亟祇茂渥。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騷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一〕，殆亡異《鴻雁》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疾，卿實蘇之。嚴追胥之令而盜賊銷，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寖復，卿之力也。民之說卿，蓋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乎？矧聞政事之間，不廢講論之樂，從容卧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衆望？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一〕繹：原作「驛」，據正德本改。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休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有國之勢，蓋以得人爲彊。却夾谷之俘，則裔夷不敢謀夏；抗澠池之辨，則彊秦亡復加兵。況朝廷輔弼之崇，實中外觀瞻所繫，非平時素有折衝之略，則臨事寧無失匕之驚？卿學問高明，知謀閎達。蔚以儒者，兼備武文之材；自爲從臣，已稱將相之器。延登三祀，勵翼一心。烽沈疆場之間，祲卷江湖之上，政須碩望，以重籌維，庶幾銷事變於未形，抑亦顯世臣之有後。遽茲求退，匪朕欲聞。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日者聽朝于垂拱，二三大臣以姑孰缺守聞，朕睠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清靜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惟卿持身之德簡而

廉，愛人之心惠而篤，遴揀良牧，孰如卿宜！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況卿前在鐘陵，當警備之日，比守吴門，適旱潦之餘，勞來撫摩，功績懋矣。閔勞而處以佚，非朕待遇近臣之至意乎？式遄其驅，慰彼黎庶。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閒散示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爲人臣狥義之倡。齧旃海上，莫回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爲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享忠誼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材，護戎幕則底綏靖之勳，踐政途則多弼亮之益，克有令聞，肖于前人。所當體予眷倚之誠，懋乃經綸之業，使中外寧一，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俾予獲棄賢之譏，而卿亦負克家之責。於義兩失，將奚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韜。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孟春元日御紫宸朝，三事大夫，濟濟在列。緬惟更化之日，厥有輔政之臣，勤勞百爲，功績用懋，久安閒館，未愜予心。是用加秘殿隆名，俾鎮方岳。夫當三陽彙進之初，而褒德録賢以順天，今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式遄其驅。布宣詔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勸課農桑，使湖湘一道熙然於春風和氣中，此朕所圖於舊弼者。再命而僂，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禄或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于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宮傅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

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耶？今卿以白傅之年而數上澗槃之請，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爲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遊，毋使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七一三九

真德秀 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曾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東西分臺，均於裨國論；内外有制，皆以代王言。然而六曹之押，豈如瑣闥之嚴；五字之除，未若禁林之重。卿學窮百氏，名冠諸儒，議論正而弗阿，文章簡而有法。以還詔之直，必能爲予謹命令之源；以演誥之工，必能爲予顓典册之寄。在昔乾道，有臣克家，實繇平奏之司，兼備摛文之對。其抒素蘊，以繼前修。蓋將爲邦國之華，何止盛鄉閭之觀！亟祇茂渥，寧事多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爲，寧如燕閒之樂。此蘄去之章所以屢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爲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賓省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谷乞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卿柔惠且直，蹈申伯之風；退遜不驕，秉竇君之節。藹然譽處，簡在朕心。方資肺腑之良，重吾賓閣之寄，而上書求退，爲之憮然。昔詩人以王事靡盬，興不遑將父之嘆。今卿雍容朝謁，無從事獨賢之勞，而安車數過，有擊鮮娛侍之樂。維忠與孝，何廢兩全？勉服厥官，毋重請也。

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朝廷所尊，實兼爵德，典刑雖重，未若老成。卿造道深醇，養氣剛大。在紹熙末以讜言位諫列，迨慶元初以直道忤柄臣。棲遲十年，連蹇三紲。多士宗其高行，當世謂之正人。自歸踐於禁塗，仍首陪於經席。漢庭皆憚汲黯，凜骨鯁之未衰；商宗舊學甘盤，喜儀刑之復見。親賢方篤，避位何名？尚殫入告之猷，毋徇退休之志。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昔我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於潛藩。二十餘年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睠念疇昔，怒焉興懷。環瞻在廷，獨卿最舊，顧可輕聽其去哉？而引年之章，屢却復上。夫尊耆艾，重朝廷，朕之本志也；礪廉隅，知止足，卿之至情也。朕既不獲留卿于近班，亦豈不能賁卿以異數？延閣

之命，人誰間言？往服新榮，以燕里社。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太子天下之本，非務學無以充德性之尊；《春秋》王道之衡，非親師無以究聖言之秘。卿識超物表，行冠儒先，久陪鶴禁之游，備闡麟經之蘊。使二百年褒貶之要指，悉融會於胸中；而十數家傳注之遺文，不拘牽於紙上。卿之力也，朕甚嘉之。夫弼元良以基萬世之安，厥功爲大；循典常以疏一秩之寵，於賞猶輕。毋庸固辭，往即祗命。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敕：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于《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

《春秋》爲首。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檮杌》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迪高明於德性，其爲益大矣。進官一等，兹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法，備在《春秋》。博求孝悌道術之英，推明是非褒貶之旨。而卿越繇時望，久與賓僚，每敷繹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玉裕淵冲之愈粹，猶膏潤冰釋而不知。載嘉爾勞，命晉之秩。顧循墻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褒崇之恩，益殫輔導之力。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趙希懌乞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用苛嬈以勝姦，不若清静而民自化；求武健以濟事，不若循良而物自安。故擇蕃宣之臣，必先慈惠之長。雖泯然風采，歲月未見其功；而培我本根，國家實蒙其利。卿秉心和裕，爲時德人；布政寬平，如古賢牧。比上全吴之印，亟畀當塗之麾。申伯相攸，莫如南土之樂；汲黯卧治，足底淮陽之清。遽兹求閒，非朕所望。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辭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若稽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殿，緬懷藝祖之風；命李覺於成均，載仰太宗之懿。顧如冲眇，敢廢講論？韋編幾至於絶三，卦畫冀明於重六。卿爲時鴻碩，密侍燕閒，每當從

容訪問之餘，盡發潔靜精微之蘊。俾予上窺天地之奥，遠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剛健之德當修，研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既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秩之褒？亟拜渙恩，毋庸巽避。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并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敕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皇祖之訓著于夏書，文王之謨述于周命，故能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三朝，格言大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于經帷，復命羣儒以授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明修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于前人，其爲益大矣。終篇論賞，徧于宫僚，豈吾大臣，廼獨弗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又見《古文淵鑑》卷六三。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以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隆古盛時之治，動惟先王成憲之師。五子之歌，具陳皇祖之訓；君牙之命，亦述文王之謨。此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於倣法？矧烈祖神宗之相授，有格言大典之具垂。既常率是以御邦，茲復用之而教子。卿等越由時望，久翊儲闈，當橫帙之從容，每殫誠於啓沃。俾元良養德之日茂，知列聖詒謀之易遵。有嘉輔導之功，可緩褒崇之渥？往其祗命，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黃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之，《傳》曰「禮之爲國與天地并」，《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大哉禮乎，不可以一朝廢也！大哉學乎，不可以斯須已也！粤惟眇躬，燭理尚淺，方將洽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以鑑古今。以卿深窮周公致平之書，獨抱孟子敬王之志，久去邇列，渴聞嘉猷，故命居夷夔之官，俾日陳堯舜之道。屬任之意，豈輕也哉！夫老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虛竚，以竢造朝，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古人之論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蓋用刑之權本出于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夫以刑爲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告于朝，是蓋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褻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爲國謹惜民命，兹庸俾爾進長于秋官。卿其祗服廼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以迓無疆之休，顧不偉哉！退託弗能，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
達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彖》，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陽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興替之源，靡不繇此。兹用并登羣賢，穆布邇列，蓋一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以廣衆正之塗，重本朝之體也。卿以儒宗陪禁從，讜言直道，實似其先，肆命正天官之除，首常伯之位。論思啓沃，實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卿，選舉清平直餘事耳。尚體斯意，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勑令李大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
舊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兼覆爲度，不忍毒民於兵，載尋邦盟，以息邊警。然修文德以徠不服，雖本至仁；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抑存遠慮。肆求耆哲，俾長夏官。示整戎經武之未忘，亦折衝銷萌之有賴。

卿夙推峻望，獨負壯猷。名聞朔陲，蠻貊亦可行矣；惠洽南夏，江漢至今賴之。比趣來歸，忻聆入告，雖曰明刑而弼教，未如掌伐以正邦。庶資老謀，以肅軍政。成命弗易，多辭奚爲？所辭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聞之《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聖人筆削之指，其能勝任者幾希。卿爲時儒先，篤志經學，蓋於尊王黜伯之誼、賞善罰惡之權，混融貫通，如指諸掌，發凡起例，固所優爲。今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尚多牴牾，正賴鴻筆，勒成信書。矧卿與逵俱慶元史官之舊，并命修纂，人皆謂宜。往殫副墨之麈，以究汗青之緒。所辭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敕：具悉。昔漢明帝之爲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然昆之《易》學本于京氏，以區區占驗之術，欲以成温文之懿，豈不由却行而求前乎？今朕博選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粹然出正，用能發三聖精微之蘊，裨元良聚辨之功，俾畜德日新，震器增重，以此受賞，豈爲無名？抗章力辭，非朕志也。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修撰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太史，必世其官，下至兩漢，司馬氏、班氏父子猶以雄文麗藻擅制作之盛，後之論史者首稽焉。惟乃先正以名世鉅儒受知我烈祖，實繇銓衡之長顓筆削之權。距今餘四十年，朕

復命卿嗣掌厥事，豈欲以一職爲卿榮哉？顧今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尚多牴牾。往率厥屬，勒成信書，使班馬氏不得專美于前，此卿所當自期者。抗章避寵，豈朕欲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慶曆、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之賢，雖聖人吾不見之，歎九原之莫作；然故家猶有存者，蓋百世而復興。卿蚤傳韋氏之經，克寶鄭公之笏。其踐諫省，以讜論沃朕心；其登綸闈，以英辭華國體。矧邦典攝丞之既久，於禮文參訂以尤多。載嘉爾勤，就正厥秩。朕方慨慕先朝之烈，卿其勉追迺祖之風。用副隆知，奚煩多遜？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韞，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望于卿，抑亦先正所期于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年甫至而求歸，既非眇冲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尚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乞在外宫觀不允詔

敕：具悉。朕不見卿數月矣，以朕懷卿欲見之心，知卿未忘於朕也。屬聞有瘳，則爲之喜。入對便朝，體力如故，則又加喜焉。顧方日親嘉謀，以輔不逮，而需章遽上，若不容一日留，何哉？夫恩義相須，誠如來奏。《傳》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己」，此義之大者也。若乃圖一身之便安而忘眷倚之至

重，又焉得爲義乎？以卿之明，當知所擇，悉心思報，毋或他云。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少保師撰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更新治化，于茲累年，農疇屢登，邊鄙不聳，豈予一人所能致哉，蓋天地祖宗之靈實嘉相之也。是用迎日之至，躬展美報，以對越于神休。而禮行之夕，瑞應響答，雲物卷祲，月星舒華，亦豈予一人所能致哉，羣工庶正與我一二族老實顯相之也。已事而竣，既施澤於中外矣，明德茂親有如伯父，其可無以表異之乎？孤傅之崇，以待耆喆，朕命弗易，毋煩控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光禄大夫樓鑰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當開禧改紘之日，首思慶元曳履之臣。聘甫里於商山，在廷咸竦；舍申公於魯邸，視古有光。擢在通聯，進參大政。謀猷足以經萬務，德望足以師百僚。予維倚毗，士有矜式。屬嬰微

疢，遽騖歸心。披告老之章，殆幾八九；諭貪賢之指，亦既再三。確爾莫回，爲之太息。念累歲與廟堂之畫，厥有成勞；顧一朝上印綬而歸，可無異數？通班秘殿，偃息便藩，朕猶有慊于中，卿尚何辭之力？亟祗茂渥，庸副至懷。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光禄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宫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昔者耆舊之臣，蓋或起於燕閒之後。遠稽漢室，若園公、綺里季之肯來，近憶阜陵，若張燾、辛次膺之復用。考其在列，曾不幾時，未有更東西兩地之崇，歷先後六年之久。凡更化以來之規畫，賴同心相與以扶持，迄成庶邦嘉靖之休，居多元老弼諧之助。悵挽留之莫遂，顧疏寵以宜優。冠秘職於殿廬，領真祠於轂下。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冀仲舒之就問。往欽時命，毋有遐心。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國朝之制，凡大典禮、大慶賚，丞相率居其先焉，所以重朝廷，尊廉陛。今朕涓日陳儀，册拜元子，恩典之行，宜自卿始，而逡巡固避，至于再三。越既崇舊弼，奬族老，而後及卿，所以屈彝章、伸雅素者，不爲不至矣，尚欲力辭，非予所敢知也。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辭免以皇太子册寶推恩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以卿輔翼元儲，功德茂盛，考循故實，命晉文陛，而控避之章，既却復上，前所諭答，固已諄諄，胡爲確然不易所守！夫崇德報功，國之典也；辭榮避寵，卿之心也。卿欲行志，朕欲行禮，志與禮孰重，卿其思焉。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禄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昔漢疏廣爲東宫傅，自以宦成名立，浩然勇退，論者高之。夫知止之風，在廣誠可嘉矣，然知其賢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既倍之自近，而吾元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張都門，揮金田里，悃誠雖切，誼未可從。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七一四〇

真德秀　六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免進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今上皇帝玉牒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詔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日卿總領諸儒，以四書來上，裎容縟典，視昔有加。或謂一時文物之盛而已，孰知其深助朕德而有裨治功哉！蓋攬宗支之籍則思睦族不可忘，讀典謨之訓則思成憲不可失。若朕涼菲，雖微足書，然行一政令而史牒紀之，講一典禮而會要傳之，使予惕然益知爲君之難者，亦書之力也。卿以鴻儒提鉅筆，又以元宰贊盛儀，懋賞之行，其曷可後？往恭朕命，毋復巽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内修經國之摹，外講安邊之畫。念端委廟堂而共政，惟二三臣；苟折衝尊俎之有人，賢十萬衆。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正色立朝，真後凋之松柏；同心輔政，有相濟之鹽梅。當夙宵圖乂之秋，正上下交修之日。眷時邇列，稀若晨星，獨我老成，屹如砥柱。俾朕躬之有賴，諒天意之使然。與其志在丘園，冀私情之適；孰若心存社稷，合大義之公。往佩予言，勉綏爾位。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令赴四參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尊用老成爲重，挽之惟恐弗留；卿以保全名節爲高，去之惟恐不力。故於二者，

思擇其中。釋銓筦而侍真祠，所以示閔勞之意；列清廂而輔儲禁，所以示貪賢之心。卿猶固辭，其誼安在？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漳州府劉光祖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詔

敕：具悉。昔在先朝，有臣趙抃，立朝則忠於君，治郡則仁於民。朕緬懷遺風，謂不復見，求之當世，迺得其人。卿以剛毅正直之資，兼慈祥樂易之德。曩司言責，誠節貫於天淵；比典藩維，惠澤流於江漢。揆諸前哲，異世同心。維時梓潼，緊乃舊服，徒得君重，慰吾父老子弟之思。政雖家居，何以過此？奉祠之請，非所欲聞。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銓綜之寄，古今所難。雖一定若權衡，蓋自有不欺之法；非至明如水鏡，豈能勝無窮之姦？故法非人而莫行，官以人而後重。而況職亞近輔，位尊文昌，必得耆舊之臣，乃當選用之

意。卿蚤列法從，爲時名流。博貫群書，於典章尤所該洽；周行萬里，於情僞靡不照知。必能以鑑裁之公，收平允之譽。往共乃職，稱朕志焉。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並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昔《虞書》之論天秩，實在天討之先；《周官》之設邦刑，列於邦禮之後。蓋法令特輔治之具，而教化有範民之功。朕方修明舊章，蒐舉墜典，自非當世豪英之士，孰識古人制作之源？卿學足以致知，才足以大受。廣廷待問，首陳彊勉力行之言；壯歲躋榮，已著老成重德之望。惟時宗伯，政待鴻儒，與其嬰簿書獄訟之勞，孰若付俎豆禮文之事！庶因稽古之暇，采盡告猷之忠。往悉乃心，庸稱朕志。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兼實録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咸平之世，去太祖、太宗未遠也，而我章聖皇帝喟然深念，亟命纂修正史。於是名臣楊億輩實膺是選，越五載而書用成。筆削得人，其效如此！於惟中興，三聖授受，功德盛矣，而汗青之典，猶未就緒，朕甚恧焉。卿文紹卿、雲，學富班、馬，必能以大手筆成一家言。往哉勿辭，副朕所望。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利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昔在阜陵之盛，緬懷蜀道之難。選任惟精，率取一時之傑；功庸既懋，必躋兩地之嚴。仰窺宏摹，厥有深旨。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忠義貫乎神明，威名震乎戎落。百年彝鼎，丕

昭曠世之勳；萬里岷峨，坐復承平之觀。念宣勞之浸久，豈圖任之可忘？渴聞話言，想見風采。肆擢陪於右府，併參護於春宮。顧南渡中興以來，餘八十載；若西州與政之彦，凡六七人。皆嘗服采於朝，始拜登庸之寵。維卿殊遇，眡昔勘儔，宜追聞命引道之風，庸副側席待賢之意。所辭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懷安等軍兵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兼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顧瞻南鄭，屏蔽西陲。鄰境多虞，政保邊之當急；元戎新易，念謀帥之孔艱。非威名素著不足以懋敵心，非恩信久孚不足以慰民望。博參於衆，未有如卿。故擢專帥閫之雄，仍暫領制垣之重。庶幾麾幟弗改而氣自精明，鈇鉞未施而人自畏服，此朕仰成之本意，亦卿夙負之壯猶。胡爲抗章，未即引道！夫勞法從以劇煩之寄，屈高年於扞禦之衝，顧朕至懷，良非獲已。諒以急病遜夷之素，必無辭難就佚之私。亟拜恩徽，寬吾憂顧。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衛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尊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材，蔚爲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輔贊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静綏懷之略。顧方深於嘉賴，迺婁丐於歸休。爲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牧伯餘四十人，半用政塗之舊。申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邦喜良翰之臨，知朕志軫斯民之厚。尚體兹意，毋爲固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維我皇祖，肇開邦國，首除五季之淫刑，浸復成周之中典。俾天下元元之蕃庶，各保

其生；而國家世世之康寧，皆基於此。顧朕涼菲，敢忘纘承？肆擇儒英，進司邦禁。庶闡洽德好生之化，以爲祈天永命之原。卿剛毅而裕和，清明而簡重，博參於衆，宜在此官。昔文正議重約之刑，不欲開人主以殺戮之漸；忠宣爭新州之獄，獨思爲朝廷存長厚之風。諒惟世臣，深識此意。亟其祗服，副朕選掄。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涇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日者豫章郡以缺牧聞，朕眷焉西顧，曰：此孝宗皇帝龍潛之舊服也，襟江而帶湖，物衆而地大，非吾股肱舊人，功在王室而澤在生民，莫宜居之。顧咨近臣，咸以卿對，朕於是有五月乙亥之詔焉。《詩》不云虐，「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夫能使政孚於湖南而不能使化行於江右者，非所聞也。亟脂而車，庸答民望。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卿威名夙著，宜入贊機廷，卿迺以疢疾自言，願退休祠館。將必行朕命，則非所以示閔勞之心；若遽聽卿歸，又非所以盡貪賢之誼。深求其當，宜適厥中。維紫宸於近職爲獨高，維星沙於外藩爲最佚。寵名赫奕，實均廊廟之瞻；嘯傲優游，仍遂湖山之樂。其體相攸之意，毋形知止之言。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遹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有師，入則有保，既皆選用於正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深明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善以尤先。卿蔚以鴻儒，久陪鶴禁。周旋羽翼，獨高園、綺之功；導迪性情，匪顓毛、鄭之學。屬攬終篇之奏，徧推横帙之褒。矧吾元臣，可後

寵秩？其祇予命，益既迺心。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華文閣學士兼
太子詹事戴溪刑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劉爚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
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王永世之規；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法。肆疇端士，俾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洙泗，學陋毛、韓，其於從容諷誦之間，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既終厥帙，宜奬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尚益厘於輔導。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表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
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迺者念卿久勞於外，擢贊本兵之任，冀聞告后之猷。疊攄來章，具陳至意，謂方脱瞿塘之嶮，願少休荆渚之間。義雖急於親賢，恩尤先於從欲。故待以宰臣之禮，而付之連帥之權。蓋徇

忱辭，匪緣他故。而卿乃惟多言之是畏，思勇退以自謀。聞之憮然，慮亦過矣。朕方推誠耆哲，務全終始之恩；卿其戮力國家，勿以中外爲間。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爲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我烈祖以天授之資，再造鴻業，雖神機妙算不可迹窺，至於整戎經武之方，安邊制勝之畫，布在方策，煥如日星。其在凉菲，敢忘取法？肆命纂輯，裁爲一書。歷年於兹，迺克登奉，提綱領使，卿實顓之。稽諸舊章，其可不賞？昔《下武》之詩爲繼文而作也，卿其輔朕，懋建長策，以明昭於前人光，時乃朕志，區區品秩，何足以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路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維蜀萬里，在天一方，自昔祖宗之時，已隆牧守之寄。當其臨遣，必有以寵其行；越既勞還，必有以旌其最。卿曩繇邇列，出撫遠民。其威名立斷有張詠之風，其簡易弗苛如趙抃之政。使蠶叢、魚鳧之舊俗，咸底樂生；雖白狼、槃木之諸夷，亦皆効順。既寬西顧，爰命東歸。間闊六年，喜風神之尚壯；諄勤三疏，偉論議之可觀。宜登夏官常伯之聯，併領春宮中護之職。其思美報，毋事謙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黃疇若乞畀祠禄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卿去國六年，守藩萬里。念不見賈生之久，故式遄山甫之歸。置之大司馬之聯，寵以中庶子之職。方將屢趣燕閒之對，俾罄所懷；庶幾力陳鯁諤之規，有裨予聽。偶茲移疾，遽欲節安，既非盡瘁事國之素心，亦豈側席待賢之本志。其思加嗇，亟底有瘳。苟未遂於造朝，政何嫌於予

告！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册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予奪不同，惟功是眡；辭受何常，惟義之歸。當予而刓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循墻，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尤嚴取舍之間。苟有其名，則兼金之重，孟子弗以爲非；不由其道，則五兩之微，揚雄猶以爲泰。今卿輔成儲貳之德，於朕蓋有社稷之勳，祇進一官，顧形三請。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衛翼之誠深；伸虎拜之恭，孰若師承之道重。況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眷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來奏云「以疾不及贊龍樓之禮，伸虎拜之恭」，故云。《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嗣秀王師撰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三孤之官，在周爲寅亮天地之職，今雖名存實異，然命數禮秩蓋與丞相等，朕未嘗

輕於授人也。卿以温良易直之資，耆明醇茂之識，爲宗室祭酒，視儀三事，亦既有年。肆予考之彝章，登拜亞保，非獨侈鉅典之成而已，亦俾振振麟趾之族知有德如卿，然後足以當此位，其爲勸勵，不既多乎？亟其祗欽，毋遏朕命。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嗣濮王不允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褒同姓以壯藩翰，其事雖殊，其爲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爲之誼虖？方將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教天下之愛。卿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虖！有國家者，其可不寵綏同姓以爲藩垣之助哉？眇予小子，嗣守丕緒，惟修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忘，庶幾《行葦》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況予一人伯父之尊，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乎？升華三孤，亦既晚矣，卿而不宜，尚誰宜之？趣祇朕恩，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惟世臣，與國同體，故當以安社稷爲悦，不當以辭爵位爲高。卿忠正勤勞，素明斯誼。廼者纍然在疚，尚能體

眷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經綸之功，況今祥禫既終，禮制無闕，是固悉心輔政之日也。甲寅制書，誕告有位，群工庶正，僉曰允哉。卿其祇服訓言，迪朕不逮，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之休，卿亦與有無窮之聞，豈不賢於辟寵之煩乎？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昔漢明帝之爲太子也，能辨南陽之牘，光武嘉之。或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以十歲而通《春秋》。揆事應物之權，未有不繇學出者。然以察爲明而昧君人之體，殆當時輔導者之責乎？睠吾元子，蚤毓春宮，而能建至策以安朝廷，舉宏綱以尊君父，非深窮《春秋》之大義者，疇克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以明理，磨礲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爲多，豈以訓迪之勞而忘褒陟之寵？忱辭雖切，匪朕欲聞。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三代之教太子，必使明孝仁義禮之經；六藝之有《春秋》，所以著父子君臣之道。博求鴻碩，敷闡精微。卿以股肱之良，參羽翼之重，雖靡勞於誦説〔一〕，實深賴於儀刑。越既終篇，所宜論賞。夫學爲王者事，匪專多訊之勤；而習與正人居，自有不言之益。云胡抗奏，自托罔功！明兩作離，當勉裨於令德；日三成魄，毋徒貢於謙言。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

〔一〕誦：原作「請」，據正德本改。

全宋文卷七一四一

真德秀 七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眇身，獲承宗廟，常懼弗稱，以累付託之明。屬者風霆之警，厥證甚異，惟德菲薄，晻於政理，故天動威以顯朕缺。在《易》有之，「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是用惕然，貶食避殿，蓋不若是無以見朕畏威罪己之誠。惟卿等協同一心，飭正庶事，以輔予不逮，迺所望也。若夫抗章所陳，蘄復常度，顧朕寡昧，方念弗足以御九筵之峻，享四海之珍，省愆未皇，其敢議此？尚體斯意，毋重有云。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一三。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天人之應有若合符，言行之微皆足致異，比以烈風雷雨之警，惕若上帝祖宗之臨。遇災何止於側身，方食殆幾於失匕。亟虛正宁，仍却珍羞。雖盡行挹損之文，尚恐非感通之實，而未逾信宿，遽復故常，雖衆志之願然，在眇躬其安敢？況屬郊禋之邇，正蘄神聽之歆，當益懋於寅畏，庶遄臻於昭假。朕固有待，卿毋重陳。所請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一三。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治效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謨，永平故事與漢以俱存，貞觀元龜終唐而克鑑，則其享國之有永，詎止如今之所觀？肆惟眇躬，祇蹈先訓，寶若珪璧，銘之槃杅。既以是而飭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相繼，視百王而有

光。卿以元、愷之才，居綺、園之任，陪輔最久，講明獨深。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磐石之基益壯，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
勅令所修進吏部條法總類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特轉兩官依例
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經世之學，佐王之蓍，自登翼於萬幾，首整齊於百度。群材彙進，蔚有慶曆、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復以餘力，裁成信書。近酌唐銓，別薦紳之流品；遠參漢律，旌刀筆之勞能。坦然甚明，來者可考。如權衡之設，輕重不得而私；若涇渭之分，清濁靡容其混。迄底章程之定，允資筆削之嚴。渙汗甫頒，謙辭已上。知卿盛德，居存避寵之心；顧國舊章，難廢懋功之典。往欽詔諭，亟服恩徽。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吴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博觀圖史之傳，歷考后妃之德。苟内助之賢，嘗有功於社稷，則外家之福，必流及於子孫。故周之任、姒，世爲諸侯；而漢之馬、鄧，門多賢者。天道非遠，較然可知。維我國家，壺儀最盛，是生聖后，光輔中興，保佑三朝，與定大策，功德之懿，有光前聞。肆卿一門，寵榮爲奕，將旄公衮，先後相望。而自比年以來，老成凋落，環顧近屬，惟卿獨存。慨然興懷，思所以褒異者久矣。郊禋大慶，中外所同，揚於大廷，俾眡孤保，所以報層闈之恩而爲戚里之勸也。朕志有在，卿其勿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上皇帝會要

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昔魯邦之寢敵謀，在能秉於周禮；世祖之恢皇業，由復用於漢儀。則知典法之廢

興，實繫國家之隆替。於惟我宋，近酌有唐，勒成會粹之書，具紀施行之實。使後世由之而稽決，有司即是而討論，豈曰空文，厥惟鉅典。而卿蔚以使領，相予禮容，既登奉之告成，豈褒崇之敢後？往祇渙命，勉抑謙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寶訓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惟治道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謨，則其饗國之甚長，何止如今之所睹！緬惟高廟，載造我家，凡其一話一言，莫匪大經大法。念既服行於平日，更將詒示於後人，肆命纂修，式嚴登進。而卿蔚以近弼，相時盛儀，可無便藩恩命之加，以示欽承祖訓之重？尚體茲意，勿復有陳。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研測聖幾之學，鋪張王度之文，獨秉政鈞，兼持史筆。叙列聖億萬斯年之世繫，粲焉金枝玉葉之輝；哀中興三十六載之叡謨，重於拱璧赤刀之寶。舉嘉泰、開禧之行事，倣李衢、蘇冕以成書。並詒悠久之傳，帥是總提之力。夫制作國之大典，朕不敢輕；爵賞君之大權，朕不敢廢。勉祇渙渥，毋守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彦，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故嘗即其議論之間，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穌裕，德宇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爲天下之偉人。自陟朝行，偏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

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既允，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爲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六經皆聖人作，而洙泗之間，啓告學者，獨於《詩》尤詳焉。蓋可興可群之未究，無以知事君父之方；周南召南之不爲，必有正墻面之慮。夫學者猶爾，況於承祧貳極之重者虖？今吾元子，刻意是經，優而柔之，德器日茂，朝夕輔導，師賓之力爲多。進秩眡功，厥惟常典，卿其毋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進
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周、漢再造之君，孰若宣、光甚盛之烈。然詩人歌詠，僅存赫赫業業之累章；史氏形容，不過赳赳明明之數語。未有萃三紀張皇之略，爲一編會粹之書。言其震疊則不測如雷霆，窺其變化則無窮如天地，俾予小子獲監觀之益，緊吾元臣專典領之功。越進崇階，豈云濫受，往祇茂渥，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
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人主之孝以揚祖烈爲先，國家之事以飭戎昭爲急。比勒成於鉅典，悉登載於明謨。俾中興攘夷復古之功垂於永久，而今日經武整軍之略有所據依，於朕豈小補哉，非卿誰能辦此！宜膺懋賞，勿復終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皇家復古之勳，偉高廟平戎之略。雖勉遵時晦，不欲黷武以病生靈；而申儆邊虞，未始恃和而忘守備。迨至玁狁整居之暴，迄收狒狸送死之功。睠是宏規，布於方册。俾鑑觀而有補，繇典領之得人。豈以勤勞，而忘信賞？與其偃僂再命，堅卿辭寵之心；孰若張皇六師，助予經武之烈。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史丞相生日詔

敕彌遠：東方曰春，萃乃乾坤之瑞；西平有子，爲吾社稷之臣。千齡符夢弼之占，再世决和戎之議。勳庸甚偉，夷夏具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魯國，方賡鳧繹之詩。重申臺餽之盼，式侈門弧之慶。《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少傅吳璹生日詔

敕吳璹：漢都馬、鄧之賢，首推耆德；周嶽甫、申之降，屬在茲辰。方自適於燕頤，宜永綏於壽嘏。特伸頒式，庸示眷懷。《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

敕樓鑰：月臨冬仲，天祐皇家。當剥爛復反之時，適陽盛陰微之始。生吾元老，爲國正人。方參秉於事樞，宜寵加於賜式。益綏壽嘏，庸副民瞻。《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敕彌遠：千載風雲之會，式契休期；四明仙聖之區，實鍾英氣。屬此泰通之月，生吾鼎輔之臣。世秉機衡，功施社稷。往致便蕃之錫，用仰耆艾之祥。《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敕師揆：乃睠賢王，惟時耆哲。清心寡欲，味黄老之格言；迪德秉彝，蹈間、平之雅躅。屬當初度，爰錫多儀。祝卿鮐背之年，壯我犬牙之勢〔一〕。《西山文集》卷二二。

〔一〕壯：原作「狀」，據正德本改。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敕彌遠：帝賚説以正四方，商邦嘉靖；天生晟而爲萬姓，唐室中興。睠予社稷之宗臣，時乃乾坤之英氣。歌降神於峻嶽，方賡周雅之詩；紀初度於孟陬，更協楚騷之賦。其加蕃錫，以介修齡。《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少傅吳璘生日詔

敕吳璘：思齊大任，仰徽音之如在；不顯申伯，偉耆德之獨存。屬此仲春，時維初度。其加異渥，以介龐禧。《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效獎諭詔

敕再遇：比者淮楚之郊，姦民嘯聚，毒流縣鄙，害及蒸黎。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自新。迺負固以罔悛，至弄兵而未已。卿忠勇票銳，爲國爪牙，布宣王靈，指授將略，卒蕩平於群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踵聞，威聲大振。緬惟盡瘁，良極歡喜。今氛祲既清，式寬予顧，瘡痍未復，尤惻我心。卿其收輯散亡，拊循凋瘵，盡解犢牛之帶佩，亟安鴻雁之哀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西山文集》卷二二。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夏藥敕書

敕大性：朕邃處穆清，軫懷炎赫。睠言侍從之老，方劇藩垣之勞，錫以珍良，助其節適。尚廣蠲痾之澤，亟蘇苦熱之民。《西山文集》卷二三。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松銀合夏藥敕書

敕李貴等：朕身居廣厦，心念和門。屬茲爍石之時，嗟我擐金之士。其放藥餌，以滌歊煩。《西山文集》卷二三。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敕書

敕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曆紀；倣周人之頒朔，遠暨藩方。眷乃忠純，爲予屏翰，念將更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西山文集》卷二三。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敕書

敕黃度：卿以鮐背之年，任麟符之寄，勞於王事，念在朕心。屬當嚴沍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輔冲和。《西山文集》卷二三。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制吕春李好古盧彦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楙銀合夏藥敕書

敕王喜等：朕推夏王扇暍之心，陋唐室生涼之賦。其癉暑！賜爾西山之劑，彰予南面之仁。其於兆姓，尚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其於兆姓，尚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西山文集》卷二三。

弔安南國王敕書

敕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昷：維乃先王，世守藩服。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於今，始終一德。奄茲訃告，良惻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尚其節抑，式迓寵光。《西山文集》卷二三。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昷嘉定七年曆日敕書

敕：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於出日之邦。式睠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宜新曆之首頒。往服寵光，益虔屏衛。《西山文集》卷二三。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册文

伏以皇矣有宋，受命溥將。仙源肇開，自我道祖。發祥儲慶，敷遺後人。粤惟眇冲，獲典邦祀。迎日之至，將見於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假！聖靈如在，尚克相之。俾臻厥成，以介景福。《西山文集》卷二三。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太廟祖宗帝后册文

伏以惟我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人。顧慚菲凉，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於郊。率循舊章，先饗宗廟。於赫列聖，威靈在天。尚其相之，俾迄熙事。膺受多福，垂休無疆。《西山文集》卷二三。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册文

伏以皇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棐惟忱，厥輔惟德。臣以寡昧，獲承宗祧。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之義，其敢弗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私於眇躬。惟民之安，斯國之慶。《西山文集》卷二三。

圓壇祭饗皇地祇册文

伏以至哉坤元，與天同大。是生百物，以育兆民。比年以來，農扈告稔。媪神錫羨，寢濟登兹。

顧惟菲涼，其曷以報！敬迪彝典，合祛於郊。兢兢一心，庶克昭事。尚祈純佑，以固邦基。《西山文集》卷二三。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册文

伏以昔在周室，禋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肆惟冲眇，嗣守慶基。創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典，升侑於郊。維我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於古。威靈赫然，尚克顧饗。《西山文集》卷二三。

圓壇祭饗太宗配饗册文

伏以煌煌寶命，太祖受之。赫赫慶圖，太宗成之。二后在天，如周文武。眇末小子，獲承丕基。推迹本元，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尚其顧歆，克昌厥後。《西山文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七一四二

真德秀　八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具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永豐縣界割職事訖者。兩螭夾侍，久玷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秘隆儒之寵，爲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峨弁其間。吏責既稀，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温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軺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謡，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困追需之目，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

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爲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拯可虐？輒殫朝夕之咨諏，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稍觀其政事。肆加邃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爲阜財之方，以悦民爲悦親之本？灌輸所仰〔一〕，媿初無鞭算之能；撙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西山文集》卷一〇。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八，《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五，《古儷府》卷四，《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五，《宋四六選》卷七，《南宋文範》卷二八。

〔一〕灌輸：原作「輒」，據《古今事文類聚》改。

爲賑濟無罪可待謝表〔一〕

臣某言：昨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擅行給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宫觀。臣除已即時望闕遥謝訖者。囊封引咎，甘竢竄投；詔旨疏恩，遽從原貰。驚魂甫定，感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孤生，寢塵華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願忠於君父。頃玷諮諏之寄，適罹旱暵之菑。一道生靈，命方危於

絲髮；九重宵旰，痛苦切於體膚。蒙振贍之有加，懼奉行之弗稱。惟比年之通患，眡荒政爲具文。昔嘗竊歎於里閭，今忍自欺於天日？懇誠一念，不翅己憂；纖悉百爲，幾如家事。官僚惟其可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宣，遑卹小嫌之避。方桐川之再至，適麥壠之未秋。瞀瞀衆口之告飢，罣罣累章之瀝懇。雖尚稽承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活民，仁聖必無所愛。遠稽汲黯河内之故事，近考范鎮宛丘之已行，輒頒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料屬臣之守，廼騰罔上之章，謂人臣之罪無甚於擅權，而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反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大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縱日月照臨之下，靡隱弗昭；顧風波震蕩之衝，何恃不恐！亟伸辜籲，仰瀆聽聰。在漢法之當誅，幸堯仁之垂宥。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澤流遠邇，識洞忠邪。知臣分求牧之憂，誼難安視；察臣有放麑之故，意實無他。特恢含垢之恩，稍正望讒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風。臣敢不祇載鴻私，勉殫駑鈍？使殺身有益，尚肩一節以報君；況爲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西山文集》卷一〇。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此文後原附《謝宰執啓》，今移入書啓類。

禮部侍郎謝表

寶慶元年七月九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兼

直學士院，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旨依所乞免兼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以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駔召再三，遽簉邇臣之列。職親地近，恩鉅人微。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衛黎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畢萃羣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遹追先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逾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弦之始。龜扉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洊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羲輪東下，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躐於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奬！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適用之材，知臣粗有勿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責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算報？惟禮可以爲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謹奉表稱謝以聞。《西山文集》卷一〇。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三，《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八代四六全書》卷五，《宋四六選》卷六。

賀天基聖節表　一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吉；星流華渚，有關毓聖之期。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皇帝陛下，道由生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有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禖，慶綿周歷。臣頃綴六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封三祝，第虔鄰火之修。《西山文集》卷一六。

賀天基聖節表　二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厢，上天子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日新君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申命，衍過歷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闕。在《阿》在《槃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祝。《西山文集》卷一六。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册東朝，已霈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繞電之祥。共贊興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忭，頓首頓首。恭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淡泊，體道希夷。好黄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遥班邇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爲壽，願益增少廣之年。《西山文集》卷一六。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徽，迺悉還於故物。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昔綴周行，嘗涔内直。花磚晝景，久承寧考之恩；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乖時變，無袁盎之忼慨，有汲黯之戇愚。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疏於開導；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以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奪駢邑之三百。出晝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復玷之孔艱。既放紫誥之新，盡澡丹書之舊，秩仍元士，班眡邇臣。閒館

珍臺，愧苟媮於廩禄；鈞天廣樂，恍如侍於威顔。人皆謂榮，臣獨知懼。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於曠典。導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驩；與物爲春，忍眡一隅之泣！釋羈魂於幽穸，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顓蒙，亦叨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湔滌曩愆？犬馬之養無私，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玉，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眚。不遺簪履之舊，載頒命數之新。七年之跱，一日而復。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宋之極治，世有大母之慈謨。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紹興國論，繇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至此，實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叨馹召。念昔受知於寧考，未酬罔極之恩；迺今獲事於嗣王，當守勿欺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蓋恭遇壽明慈睿皇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宫之堯舜。自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聖主鷄鳴之問，必及先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脉。既竣盛典，遂布寬書。放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殯。凡彼公朝之厚澤，悉由慈極之至仁。而臣竊禄有慚，報恩無所。

願歌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垂；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西山文集》卷一六。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棄之材。韓安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爲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媿格君之無術。方秤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一頒，盡洗元成之玷。何嘗於用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眚而棄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没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仍蒞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敝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疏，若爲經理。兹蓋恭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静，德性昭融。不以諛説爲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爲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獨携孥。禄弗逮於養親，志惟顓於報上。拊摩瘡痏，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爲聖朝元氣之一助。《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八代四六全書》卷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

一五五，《宋四六選》卷八。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庀職，躐陞三等之華。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某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侍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閫；堯文有煥，復假寵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霆之譴。甫叨牽復，旋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炎圖千萬祀之憲章。邃閣秘藏，永儷羲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鵷鷺之行。廼容孤外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倖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爲之慘怛。肆命從臣而作牧，庶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殫竭？爲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是亦臣之報國。《西山文集》卷一六。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閫之除。顯服龍光，私憂蠭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

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期。冰檗自將，粗謹酌泉之誓；蘋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眡初心而猶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西厢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痍之未復，考比年俶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疢甫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時。躬爲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迺臣所職，祇媿非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徂利之風，大興廉恥。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闥淮陽之變；職當自勵，願惟潁川渤海之師。《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宋四六選》卷八。

謝除户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禮遄歸，叨地官之進長。班躔陪於踐斗，懼采重於履冰。中謝。伏念臣素守朴忠，濫膺迪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於山林，寖逾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悵去國之十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流。皂蓋分符，氈復既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喬于故鄉。曾坐席之未温，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于公道，而彙征必萃於羣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清朝之記録！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户口於版圖；顧尚書古納言

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綸之渥，冒陞曳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踾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健，離德日新。親庶政以厲精，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隆施，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二，《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唐宋元名表》下之二。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勤，何補聖經之奥；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身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壯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竭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墻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剔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遹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殷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呈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玉海》卷三九，《古文集成》卷二三，《文章類選》卷二三，《文翰類選大成》卷一四二，《宋四六選》卷六，《南宋文範》卷二八。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日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指而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戇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慚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驅馳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于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乎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

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擿任賢之路，則所自期。《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〇，《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三，《八代四六全書》卷六，《古儷府》卷六，《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宋四六選》卷六，《南宋文範》卷二八。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遽冒恩光。兼陪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中謝。睠唐室之崇內命，至號私人；惟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士。豈獨文章掃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具陳時病，至于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秘書，久攝承明之直；晚由太常伯，躐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顓舉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爲官擇人，則材能之夐異。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于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勳；畦種羣賢，將備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汙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肩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爲賢，尚前猷之可仰。《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厩，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緣飾，老益虺隤。衣敝縕袍，冀無慚於季路；御欵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鸞坡，猥獲分珍于玉陛。鵰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洊清切之班，故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願廣招徠之意。

《西山文集》卷二三。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敬宣詔旨。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疏。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録之勞。每慚虚負於明恩，敢謂更叨于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榷大苛而蠻琛罕至，潾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銀溢于山者亡有，歲爲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敖敖乎鞭朴之苦，盼盼焉帆檣之來。凡兹數端，尤爲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

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旨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己，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奬行，錫温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答隆知？庸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西山文集》卷一七。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托；萑蒲徹警，幸臻千里之安。追責已優，叨榮實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桴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折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兕；望風披靡，卒爲游釜之魚。迄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效非循吏，敢期漢璽之褒；名在大夫，俾晉唐階之峻。退循非據，莫獲終辭。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照無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柄。顧雖駑怯，敢昧激昂！受賞無名，愧貽譏於鵷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西山文集》卷一七。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大行皇帝遺詔，臣謹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祗拜宣示，即時舉哀成服者。斧扆天臨，正仰垂裳之治；鑾輿晏出，遽傳憑几之言。臣某誠哀誠隕，頓首頓首。伏以大行皇帝寅畏事天，寬仁得衆。雕題之南，窮髮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在東，鼓鼓在西，迺朝儀之頓異。風雲變色，海宇摧心。恭惟皇太后月遡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三載之艱難；付托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追懷叡訓，宜軫聖情。然受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崑崙西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賴關雎之化。願寬悲悼，式副懇祈。《西山文集》卷一七。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恭睹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夙當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薄海交欣。中賀。恭惟皇帝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姿異稟，實鍾禹會之山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璪旒之睟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寅御丕圖，式遵慈訓。顧炎運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職方故境之歸，殆將萬里。珍重豈惟于奉

璧，憂危諒甚于涉淵。雖休勿休，采謹時幾之飭；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猥玷節麾，幸宣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日就月將，願獻緝熙之頌。《西山文集》卷一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卷二〇四。

全宋文卷七一四三

真德秀 九

賀皇帝登極表

炎正中興，適際百年之盛；真人繼作，聿新萬宇之瞻。河海晏清，璣衡明潤。恭惟皇帝陛下天開睿哲，神授英奇。朱邸宣猷，已慰億兆人之望；大橫應卜，嗣承十三聖之休。祇遹文謨，仰承慈極。紫宸南面，時聆任、姒之徽音；長樂東朝，日致閔、曾之德孝。以副遺大投艱之託，以昭繼志述事之功。臣逖守价藩，欣逢景運。班聯近侍，莫陪獸舞之庭；身接遐甿，共仰龍飛之造。《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冬至表 代潭帥

羲觀天象，驗至日於地雷；堯授人時，正仲冬於星昴。叶時五紀，慶集一人。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固結民心，延洪帝命。推策二十載，肇迎寶鼎之祥；卜世八百年，長進《雲門》之奏。一陽來復，萬壽無疆。臣承惠守藩，馳神呼嶽。長沙地濕，氣敢望於吹葭；化國日長，心但同於傾藿。《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皇太后同聽政赦書

坤元正位，方知長樂之尊；夬號揚庭，廣肆端門之赦。華夷均被，宇宙一新。恭惟皇太后陛下懿質配天，徽音麗極。婦儀克謹，久嬪虞帝之明；母后獨高，宜有文王之盛。俶憂勤而共政，首曠蕩以施恩。臣濫分銅虎之符，獲拜金鷄之詔。屬車豹尾，莫陪漢殿之班；《卷耳》《關雎》，但誦《周南》之化。《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謝賜御書張九齡千秋金鑑録故事表

節值千秋，輒獻芻蕘之論；恩放一札，獲瞻奎璧之光。俯拜難勝，襲藏有耀。伏念臣慚無寸技，幸際兩朝。昔瑞慶方臨，嘗豫陳永命之戒；今天基甫届，敬復攄曼壽之言。蓋謂絲囊效貢之徒勤，不若丹宸獻箴之有補。經幃入侍，天語垂褒。觀惓惓進説之辭，知懇懇愛君之意。既下軒墀之拜，甫還

蓬藋之居。賜雲章一人，幾類邇英之故事；上《金鏡五卷，有取開元之爭臣。不圖螻蟻之微，驟覩龍鸞之妙。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性全淵懿，學懋緝熙。博攷舊聞，審萬古忠邪之判；緬懷遺直，係一時治亂之分。爰洒宸毫，以勵臣節。臣猥繇愚拙，誤沐褒嘉。百禄是宜，敢第述商頌降生之瑞；三宗可法，願益遵周書無逸之規。《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謝御札戒諭知舉以下

禮闈程士，慚無冰鑑之明；宸扆崇儒，煥有奎章之賜。丁寧備至，震越靡皇。惟本朝設科以來，視前代得材爲盛。自頃人心之銷蝕，浸令文氣之澆浮。號明經者涉獵而莫探其原，稱能賦者雕鏤而或昧於聖。不圖今日，復返古風。恭惟皇帝陛下躬攬權綱，思皇多士。菁莪在沼，已彰樂育之能；采芑于田，益昭新美之意。爰顯敬於詔旨，俾精攷於賢書。要觀器識之宏，匪徇詞章之縟。龍翔鳳翥，昭回飾物之光；魚躍鳶飛，鼓舞作人之賜。臣等祗承明訓，恪謹守司，崇雅黜浮，期復唐文之盛；論秀升俊，庶幾周道之公。《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

除吏侍兼給事中謝表

貳卿之職，尤重於天官；兩省之班，特高於夕拜。榮甚九重之擢，揚渝數器之陳。伏念臣早忤貴權，晚逢親政。每謂永嘉之末，無復微言；不圖貞觀之初，樂聞直諫。旋繇烏府，擢拜鳳池。雖弗居擊搏之官，猶欲舉封還之職。然而精神未能感悟，議論無所建明。車轔轔，馬蕭蕭，苦口莫回於輕舉；印纍纍，綬若若，病軀徒愧於久留。屢闔户以抗章，亦扣堲而還笏。未拜玉音之俞允，反蒙御筆之超除。銓部文書，猶章程之可守；銀臺封駁，豈風力之克堪！而況翰苑詞林，經筵史觀，名臣森列，奈何越俎而代庖；高位疾顛，實恐負乘而致寇。上無以稱答蕩蕩乾坤之造，下無以慰塞悠悠風塵之談。祗服寵榮，倍深憂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舜風旁達，堯哲周知。蠱壞一新，更膠柱不調之化；福威自出，收太阿倒授之權。察臣無黨援之私，冀臣有論思之助。臣敢不深維簡在，益自勉旃！不改丹心，常若端平之初節；勿汙青史，庶爲元祐之全人。《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

謝兼侍講表

執法南臺，冒司雄劇；侍經西學，猥玷清華。深慚問辨之卑，無補緝熙之盛。拜恩寵甚，拊已缺

然。惟聖朝經遠立國之模，得先王董正治官之意，謂臺綱雖止於法律，而治原實本於藝文。蓋排擊是非，僅救正於已行之後；而研精經籍，將圖回於未發之先。故令言事之臣，俾預經筵之列。立法如此，擇人可知。伏念臣性本顓蒙，學有疏略。窺陳編而浩歎，莫涉津涯；讀聖人之遺書，僅存糟粕。敢奉清閑之燕，以陪誦説之班？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取法兩儀，潛心三聖，謂易無思不動，曲盡彌綸，惟學厥修乃來，敢忘鑽仰，肆令宏博之彦，共究精微之書。如臣何人，亦冒茲選！臣敢不仰祇聖訓，俯究師承？庶通三畫之靈，盡屏九師之異。觀天文，察地理，豈惟形象之占；内君子，外小人，益廣忠邪之辨。《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四。

進仙源類譜表

天發慶源，衍皇支於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令日載纘，上儀交舉。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已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歷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並緝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録。發揮昌緒，見小宗大宗之藩；中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册崇成。繇宣祖以來，盛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洪圖。振振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潢滉漾，玉版閎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君之籍，允也同符。懿鑠龐洪，函生闓懌。恭惟皇帝陛下隆恩

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綿延，鑑支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摹矩矱之尊。式是丕彝，對於華旦。臣等參聯庭宋，親覩邦祺。垂統聿傳，陋柳芳永泰之譜；休聲遠繼，賡石介慶曆之詩。臣仰瞻天顔，喜躍屏營之至，謹以《仙源類譜》隨表上進以聞。《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　一〔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爲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二〕，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三〕！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四〕，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爲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闚我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越之事吴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五〕，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

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讐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蘄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己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耶，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和，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静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六〕，毋亦我之所爲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强，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七〕，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争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

介賤微，乍對清光，輒竭睪睪之思，惟陛下裁擇。《西山文集》卷二。又見《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一，《古文集成》卷三〇，《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六，《續資治通鑑》卷一五八。

〔一〕題下原注：「時爲太學博士。通謝使許舍人奕以是日出門。」

〔二〕戎狄豺狼：原作「中外相仇」，據正德本改。

〔三〕中國：原作「鄰國」，據右引改。

〔四〕虜：原作「敵」，據右引改。以下凡「虜」字未出校者均同。

〔五〕虜：原作「北」，據右引改。

〔六〕桀驁：原作「凌逼」，據右引改。

〔七〕和：原作「我」，據《兩朝綱目備要》改。

奏劄　二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禄，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

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横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顔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數人。胥吏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尋得

旨依。《西山文集》卷二。又見《四朝聞見録》卷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右編》卷四，《古文淵鑑》卷六三。

奏劄三

臣恭惟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亡罪而致死、有罪而逃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皐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路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並歷官無過與關陞及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爲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

污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臣言可察，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得旨送部勘當，尋施行。

《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 一 時爲校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瞽言，陛下不以爲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罪。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洊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掖門。譴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寖寖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遄臻，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裁察。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爲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崇耆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

難退斥而僥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而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陰氣之精，凝而爲雹」，故劉向以爲陰脅陽之證，孔季彦以爲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外敵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畀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絶之乎？夫陰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衍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譴，則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爲禮爲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庭，熒惑守之，爲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羣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示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攷。臣願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朕兆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姦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桓公五年，秋螽，説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和元年蝗，蔡邕謂貪虐之所致。曩者權奸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掊克取媚，愁苦之氣，干鑿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比者固嘗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幾，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

治之效，于今可睹。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既斃者亡所蓋藏。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爲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誠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爲可恃而不復廣爲振救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斥内帑封椿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飢，是亦振救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救之，庶幾人心可回而天意自解。不然愁嘆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　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寅之秋，肇履大位，蓋出於光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胄之意而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爲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

非，終危宗社。今陛下躬膺祖宗神器之重，而簡册所記，顧歸功一賓贊之小臣〔二〕，傳之萬世，何以爲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倘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鑑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時政記，凡涉誣罔，悉行改正。陛下既俞之矣，歷時寖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睿旨，命國史實録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聖朝揖遜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覦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脩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欲成書，又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三百卷，紀載最爲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皇帝會要，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爲卷已百五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三〕。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録，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遣、語涉俚近者，亦或未皇删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竢有旨修進，然後併行編摩，倉卒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篹次之爲得。臣願特降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冒昧以聞。取進止。《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

〔一〕賓：原作「實」，據正德本改。

〔二〕殆：原作「迨」，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四四

真德秀　一〇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　一〔一〕

臣恭惟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己，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日徯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爲沴，淫雨連亘，閱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霶霈。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頹城郭，没官寺，毁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滀浸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旱暵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陛下惕然祗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陛

下狃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由，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　宋大水
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修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
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内而姦邪小人，外而兵戎盜賊，亦陰也。人君者
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
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澹然，固無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
間煩特旨，寅緣請托，侵紊成憲，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奔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
沴所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覦。
一二年來，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寖
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塗，顧猶有不得其職
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憸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戎翟更成〔二〕，既難
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
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奈何擁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啓倖功之念，養成癰疽，
馴致決潰，乃始草薙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
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嗟嘆之衆，籲辜于天，此又陰沴所
爲而作也。抑臣聞之，澇於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庳下之田
既厄於水，設不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於成，饑饉相仍，愁嘆滋甚，豈獨峒丁逋

卒能爲患哉？比者三衢之事蓋可鑑已。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綱，法象天德，開公正之路，窒邪枉之蹊，使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諸梱，以絶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憸邪巧佞不得售其私〔三〕，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遴柬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煽，申敕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士心，以挫羣盜方張之鋭，則積陰之疹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疏庸，備數文館，睿恩拔擢，俾攝禁林，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睪睪之思，意切言狂，惟陛下裁赦。《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南宋文範》卷二二。

〔一〕題下原注：「時爲秘書郎，兼學士院權直。」

〔二〕戎翟：原作「敵國」，據正德本改。

〔三〕憸：原作「僉」，據右引改。

奏劄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

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悦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悦，治效可期，海内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六，《右編》卷四，《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古文淵鑑》卷六三，《南宋文範》卷二二。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 〔二〕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

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迺叠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爲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爲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爲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蔵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天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西山文集》卷二。又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

〔一〕題下原注：「時爲著作佐郎。」

奏劄 二〔一〕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猋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携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覜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

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内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齏恥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五〇，《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

〔一〕題下原注：「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嶸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

按此篇四庫本篡改甚多，今以正德本爲底本。

奏劄 三

臣伏見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爲利至溥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論，尚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奉行頒布，一或不虔，其爲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於州縣，每觀詔令之下，本爲利民，而吏於其間，並緣苛擾，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騷動而騷動自若。許民庶以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欝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或頒降有限，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秖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創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區處有術，則其爲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必衆。且神皐輦轂，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多惶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羣情瞀瞀，感動和氣，非細故也。況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望申敕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爲區畫，俾

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嘆，庶幾詔令之下，不爲空言，寔天下幸甚。得旨依之。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西山文集》卷二。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一〕

右，臣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慎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爲難，況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强，苟塞己責，徒撡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

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儆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安養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寔在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謹録奏聞，伏候勅旨。《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宋元通鑑》卷九八，《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九。

〔一〕題下原注：「時以軍器少監班。」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入直奏事〔一〕

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爲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風選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己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己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莫敢盡言者，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之徒以

上書斥〔二〕，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爲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羣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神丰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譊譊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己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爲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羣臣，温恭有禮，然從容諮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閒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却，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羣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自今昕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賓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爲秘密，不暇參酌羣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爲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

聞於羣下。儻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垍尤能奬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垍大慚，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爲盛君，而裴垍爲賢相。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嬖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内命，四年于兹，近復進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愚，叨塵誤恩，進侍螭陛，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代名臣奏議》卷二〇六，《右編》卷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七。

〔一〕題下原注：「時爲起居舍人。」

〔二〕吕祖儉：原作「吕祖謙」，據正德本改。

奏劄 二

臣既勸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爲陛下獻。竊惟今日關國脉盛衰、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

事乎。維我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斂、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列聖相承，世守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無極，太平之久，遠過漢唐。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偃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説、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爲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竢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爲新奇，創立科條，迺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没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舟，朝廷之令所無也；以産税多寡爲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昔者熙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今朝廷之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閩人也，所謂家産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産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税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須又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閩之爲俗，土瘠人貧，號爲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爲新令之效，臣竊謂不然。迺者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爲數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既多，則民之視

券亦重，蓋將不强之貴而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況民之輸官者錢楮各半，是朝廷輟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爲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公朝之令，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爲害至此，亦必惻然更張，不俟終日，況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憚何疑而弗救之乎！臣願陛下渙發德音，明敕諸道監司守臣，體認國家更幣便民之本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爲，託名奉法實則壞法者，悉從蠲罷。其尚有嚴刑厚斂、肆苛擾而恣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安元元之生，以壽宗社之脉，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西山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

全宋文卷七一四五

真德秀　一一

輪對劄子〔一〕

臣伏睹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況，思與元元同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凡厥恩霈，加隆於舊，德澤洋溢，延及羣生，物情熙然，蓋庶幾乎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爲之不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人以爲己憂。頃者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令，慮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威之以褫奪竄斥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儆之以没入家貲之罰，蓋亦大爲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有司，苟能體認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迺有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誤國劾者，或因僚屬之讒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强之謗而輒徇其私，是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籍没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以傾奪者矣，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貲財一

空，盡室溝壑。今乃不量其重輕而驟施之，亦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普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聖朝所宜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稽參衆論，凡州縣官有因奉行新券爲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其倚法漁利、重爲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咎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佔籍一節，雖令申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宜明敕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弗悛者，止當嚴寘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廣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爲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未嘗劾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有操切太甚、物情愈駭而終不可禁者〔二〕，此在有司推行之工拙耳。況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惟陛下留神。《西山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

〔一〕題下原注：「二月十一日當對，已草就，初八日改除右史，不曾上。」

〔二〕駭：原作「劾」，據正德本改。

直前奏劄 一 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一〕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必亡之勢三〔二〕，可爲中國憂者二〔三〕，今其强敵

外攻，大臣内畔，戎酋廢殞〔四〕，骨肉分争，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爲憂而未敢以爲幸也。夫女真腥穢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五〕，墮在鬻炭〔六〕，臣知天意慘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惟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王者，故天命之爲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更甚於獨夫受之時〔七〕，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陛下誠能進修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帝監觀，當必有眄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竣釁，光復土宇，臣猶以爲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事未修，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生〔八〕，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爲難。蓋嘗深惟今日之勢，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爲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

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爲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證荐至。二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凉，其令如秋，地宜安静而有震摇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吴，則象緯猶告愆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

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羣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絶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爲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褻而不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彊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諞言，守悶悶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爲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爲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爲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爲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

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註誤，輒罄其貲而没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此！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爲！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剸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户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以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隳椿葆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錙，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歷于官也有給歷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歷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脱有饑儉，爲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敕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

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急故入之罪，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師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猙狰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爲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脉，其在兹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爲心，故有罰罪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眡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罪，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來上，未盡至公，廼者朝廷蓋嘗原貰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令之心〔九〕，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之

域〔一〇〕。又郊霈之行，今將期歲，湛恩汪濊，草木爲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湔滌者。其間罪稔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彊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爲陛下告也。或者以爲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争，信爲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禍梁乎？今虜之存亡，大勢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猨，勢有相及，應醻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爲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永圖，屈己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況事變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鑑于殷，駿命不易。」願陛下留神毋忽。《西山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九，《古文淵鑑》卷六三，《南宋文範》卷二二。

〔一〕嘉定六年：原署「癸酉」，今依例改署年號，後遇此徑改，不復注。

〔二〕虜：原作「敵」，據正德本改。

〔三〕中：原作「我」，據右引改。

〔四〕戎酋：原作「酋長」，據右引改。

〔五〕夫女真腥穢：原作「金人入據」，據右引改。

〔六〕墮在鬻炭：原作「日被干戈」，據右引改。

〔七〕「夷」：原作「金」，「獨夫受」原作「商季」，據右引改。

〔八〕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九〕本：原作「可」，據右引改。

〔一〇〕在：原作「自」，據右引改。

奏劄 二

臣竊謂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勢，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争。今虜爲韃靼所乘〔一〕，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虚，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邠、岐、汧、

隴，遂爲戰場，虎鬬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曆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關帥就命韓琦，延安關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材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爲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智略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饟榷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兹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爲急。臣妄言有罪〔二〕，惟陛下赦之。

〔貼黄〕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晝隕，占者以爲覆軍流血之象，分雖在晉，野實在益，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之大者，伏乞睿照。臣恭聞淳熙間有太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爲利害之機。願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寔思患預圖之策。孝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爲萬世法，惟陛下財察。

卷三三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七。

〔一〕虜：原作「敵」，據正德本改。

〔二〕罪：原作「辜」，據正德本改。

使還上殿劄子

嘉定七年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壖，日聆邊報，或云韃靼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有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勢，竊以爲深可慮者三，亟當爲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携老穉、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場，拒却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勢未已。蓋其仍歲荐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一切拒絶，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酋

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並邊材數十舍。倘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爲力，萬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完顏之宗〔一〕，干戈相尋，爲力弗敵，兔奔豕突，迫吾邊陲，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二〕。蓋雖均爲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中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却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所不爲？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爲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爲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無患。」《傳》亦有云：

然未至豫言，固嘗爲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扞圉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爲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彊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苻、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闚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

無際，重湖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彊忍，亡吳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爲大江之屏障，使彊兵足食爲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驚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爲足恃，是猶咽喉見掊於人而欲與之角藩墻，扃鐍爲盜所有而欲保堂奥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正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掊克自封、選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脉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爲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爲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爲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達靼相持蓋非一日，戰鬬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報，質諸戎帥，亦復謂然，迨次修門〔三〕，其説又異。夫敵國存立，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脱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

繇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顓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爲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温顔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裁察。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又見《古文集成》卷三〇，《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七，嘉靖《南畿志》卷三一，嘉靖《惟揚志》卷三二。

〔一〕完顔：原作「元顔」，徑改。

〔二〕患：原作「思」，據四庫本改。

〔三〕迨：原作「殆」，據正德本改。

直前奏事劄子　嘉定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爲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罪。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爲戰場矣。使達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

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强敵更生則施之於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鄉，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宫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昌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修令寬刑，賑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吴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吴者不暇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宫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

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黜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綴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却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絶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爲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虞徙而南，寖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却，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

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齎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堠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貲用既空，搏手亡策，强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姦，懦者丐乞道塗，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實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

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爲之歐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之鷸獺也，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册，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爲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絶，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爲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虜兵；其豪

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在于兹；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一〕，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虚，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説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茍當精閲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吴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

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爲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吴、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静，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爲甚。昔范仲淹嘗謂時當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爲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鑑此？臣本迂疏，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爲忠，是以冒昧决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財察。

〔貼黄〕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羣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迺得竊而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來告，索幣之報，必將踵至，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苟能顯行止絶，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修戎

備，于以激士心而褫敵氣，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群盜，交馳中土，安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深仇，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爲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形，宗社幸甚。

是日讀至此段，口奏云：「虜人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索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玉音頗厲，異於常時。未幾，對境果移文來索，丞相史某奏云：「從臣劉和、李珏皆有文字，謂不當予幣，取自聖裁。」上曰：「真德秀亦曾説來。」時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稍久，而聖心猶簡記如此。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又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一四，《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之上，《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七，《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六〇。

〔一〕大：原作「火」，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一四六

真德秀　一二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説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説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一〕，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

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絶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二〕，亦皆優容，不以爲罪。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説。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争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鑑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鑑，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

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西山文集》卷四。又見《古文淵鑑》卷六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六，《南宋文範》卷二二。

〔一〕主：原無，據正德本、康熙本補。

〔二〕狂：原作「往」，據正德本改。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　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況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讐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强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讐，含垢包荒，

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没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征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北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吴，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吴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黄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吴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遺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讐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邦，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别有三：練兵選將，直擣其巢，若勾踐襲吴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内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絶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鑑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飲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

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讐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絶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强。況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虚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静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吴分。審如其言，則治亂

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歲星之聚；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説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鑑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悁鬱，不可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説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悞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争之，館學争之，庠序之士又争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争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户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

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又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一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七，《經濟類編》卷七〇，《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右編》卷二八。

奏劄　二

臣恭聞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苟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爲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脱，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粱庸騃苟有所挾，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寖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臣愚欲望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別，其於治道豈小

補哉！《西山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　一　寶慶元年六月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繄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鬬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宗社而丘墟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爲伐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時至乎！又嘗考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彊盛之世，綱常隳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捄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桓、文出力以奬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虚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吴蜀，再傳而至惠

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内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摇，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宫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安、史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或以爲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啓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謡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爲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内而六宫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

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絶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爲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疏，誤蒙召擢，寘在春官，實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鍾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爲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黄〕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之事望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爲之少衰，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然象封有庳而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税，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以爲萬世法也。況濟王之於陛下，其屬爲兄，而雪川之變，迫於羣兇，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與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娱而無尺寸之柄，則陛下之所爲即舜之所爲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册，揚休何窮！臣竊惜陛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輒進補過之説，冀陛下力行衆善，以揜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爲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雍熙秦邸之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

德，以爲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羣臣未有以太宗之書告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言之。伏願明詔有司，考求雍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絶之仁在陛下爲之，何不可者！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將有以亮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爲親王計，蓋爲陛下計也，丹衷皦然，可質天日，惟聖明賜察。《西山文集》卷四。又見《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古文集成》卷二七，《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四。

奏劄　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黄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爲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内稟慈謨，以時考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

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爲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迺者雲川之變，視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洊放，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疏逖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

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當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絶之意，甚者反其物而罪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己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厲廉隅，惠綏兵民〔一〕，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

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二〕，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羣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選懦成風，精鋭銷耎，朝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則播告雖修而人以虚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于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爲噓濡以悦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編》卷四，《古文淵鑑》卷六三。

〔一〕綏：原作「緩」，據正德本改。

〔一〕人：原作「不」，據正德本改。

奏劄　三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强，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一〕，遠有韃靼，狡焉窺覦，意在叵測，而淮堧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搖，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爲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内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强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爲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緌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内聞風，孰不欽嘆！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彦，峨冠委珮，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搉事宜，毋縻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浹，則賢者之所有皆爲

朝廷有矣。如是而内之根本弗强，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鋭。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憤日甚，萬金之産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没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溪壑未滿。以此貿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爲籍貲産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剥偏裨，偏裨剥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日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横，使之視民如子，卹軍如家，崇飲冰食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强，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爲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爲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爲强之本，惟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西山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右編》卷二二。

〔一〕虜：原作「人」，據正德本改。

論初政四事　寶慶元年七月〔一〕

臣竊聞陛下迺者涓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蓽路藍縷以啓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厲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者創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祗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爲恭儉之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閤暨乘輿服用之需，頤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凛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

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饗人大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墻，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況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羣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爲常度，蓋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螭坳二年，實所親見。陛下始初清

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正使寓内晏寧，猶恐示人以怠，況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眡朝，虞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爲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率有陳，仰祈矜貸。《西山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三。

〔一〕題下原注：「乙酉七月爲禮侍日上。」考真德秀生平，此「乙酉」即寶慶元年。

全宋文卷七一四七

真德秀 一三

奏謝獎廉吏狀 八月十七日〔一〕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近真某奏事，朕因訪問廉吏，某以知袁州趙汝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爲廉之效，以惠吾民。趙汝夫可除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札，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之由，皆本州縣貪殘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廉吏之姓名，以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之賢。百口自隨，惟禄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爲當世所推，乃不能悉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怵惕，忽傳宸筆之褒歎。當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守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起！祗承命告，倍切忻愉。汙吏革心，實關公道，瞽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

之作新，更廣宸聰而咨訪。循良未舉，盍宏封密之規；貪濁當懲，可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廉耻之俗交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敷陳。伏乞睿察。《西山文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

〔一〕正德本題作《謝奬廉吏奏劄》。又「八月十七日」，原無，據正德本補。

江東奏論邊事狀

嘉定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爲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爲役，然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爲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廷危迫之狀，見於僞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横，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敷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

《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爲鑑。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爲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爲！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取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爲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内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汹汹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

者。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説以昌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内，其卦爲《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毁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摇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彦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盗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攸〔一〕，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

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彊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彊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覺、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假大

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饜，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諉曰漕之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却，固已絶中原之望，甚者視爲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剿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彦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焰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羣醜並争，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國，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羣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偫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强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

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强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禄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鬬，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瞞目前，攫取名器爵禄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臣自委質立朝以來，區區之愚，唯知有君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自爲身謀。今見時事憂虞如此，而顧戀寸禄，不爲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亦有慚戴履，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復休，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欲以感悟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擯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黄〕臣竊見太祖、太宗艱難百戰，以有天下，真宗、仁宗兢業守成，至于徽宗之世，宇内承

平，民物熙洽。不幸崇寧而後，羣小得志，造政和初，遼國衰微，金虜崛起，王黼、童貫之徒希功寡謀，取侮夷狄，馴致靖康之變，都城失守，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爲隕涕。臣仰惟陛下鋭精典學，親御經帷，凡祖宗創守之規模可爲今日法者，既曰陳于前矣，至於崇、宣之事可爲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臣編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誤國之狀、夷狄猾夏之恥，一一備見本末，于以鑑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皇太子春秋鼎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宫僚編纂上件故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啓發必多。臣位下人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竢誅殛。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七，《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四，《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六〇。

〔一〕未：原作「孝」，據四庫本改。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臣一介疏庸，誤蒙推擇，將漕江左，深惟連年入侍軒墀，具見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務布宣德意，以圖稱塞。今有見之詞牒、采之衆論、民以爲困者，不敢不以具聞。臣照得寧國府宣城縣清流等九鄉水田及官民圩田，去歲潦傷頗甚，本司雖差迪功郎、太平州司户參軍趙汝詹同承奉郎、知

寧國府宣城縣尤爛，於嘉定七年九月前去徧行檢視，統縣計放二分二釐四毫，共米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緣人户洊饑之後，生理未盡復舊，遭此水患，輸納必是費力。兼目今旱勢未蘇，又當起催夏稅，竊慮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出，以致重困。臣今將本縣前項被潦鄉分殘零苗欠權與倚閣，候秋成理納，少寬目前外，謹録奏聞，伏候勅旨。申省狀同。

〔小貼子〕某以下户零欠今亦不多，推廣上恩，欲使速得蘇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專輒有罪，併乞照會。《西山文集》卷六。

奏乞爲江寧縣城南厢居民代輸和買狀　四月同安撫司上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乏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則一，夙宵策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仰答萬分。今有近在目前、事關休戚而縣邑因循，視爲常賦，越數十年之久未克釐正者，臣等比因旱暵，訪求疾苦，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使彫瘵自此少蘇，何以上副陛下宵旰勤恤之意？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草市，謂之城南厢，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皆隸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諸門外不過户納兩料役錢，謂如房地日收賃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内城南厢以至第三都，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無一毫税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騆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厢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科綿絹於民。房地僦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則

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釐，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釐。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內房地和買，歲取絹三百一十三匹六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千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歲取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五寸、綿七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疇昔專輸房地役錢，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爲建康之民，坊郭別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罹橫斂，固不能堪然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戍，軍民憧憧，聚彼貿易，市廛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過多，尚可强勉。粤自師旅之餘，饑饉洊至，軍既殫乏，民亦流亡，居舍賈區，蕭疏頹廢，而昔年創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敷，有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户又以店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項輸送，安得而不重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索重復，差徭繁併，力不能支，逃徙相望，其間未忍輕去者，日益窮匱，恐非所以還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乞盡數蠲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爲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創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

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料役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錢二千四百一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駧創增和買綿絹窠名，起發上供。日後推排，以此爲定，即不得巧立名色，再敷家業、營運、和買綿絹及紐折價錢。如此則官雖有償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遂可剗除。儻蒙聖慈特降睿旨，從臣等所乞施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西山文集》卷六。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六月一日上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纔六七日，焦熬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徽、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插〔一〕，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黄。訪聞當塗、宣城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潦，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因舟行過大城堽一帶，見蝗蟲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爲空。又據諸

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
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之
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
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況能更及田野乎？以
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望，所出益少
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浙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亦
嘗博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
等農民之家，賃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
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
卹，每遇檢放，指爲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
輸，所以更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爲之
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
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螟之口，而況
搖，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朝旨，將來合議糴濟
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糴濟之惠，不若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居太平州，百姓王經

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者
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
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之糴
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沿江諸州元非產米之
，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仰客販。
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
蕎麥黃菉之屬，緣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
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
糴而不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
賤糴所有，貴糴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
惻然。竊惟今歲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
，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爲荒地。借令
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搖
，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稟，多
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

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户部符，有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爲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浙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户折帛等官物稍寬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聖旨允從。仰見陛下至慈至仁，勤卹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牓到日爲始，住催一月，雖足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嗟嗟求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爲苛擾，人户憂迫，不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荒田逃户，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户更有流徙。伏望聖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蒔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稅權與倚閣，候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

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爲災傷檢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多以趣辦財賦爲能，鮮以保全民命爲急，下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目。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聖慈必已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天，俯燭民隱，將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懷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

爲賢，逆料將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尤可深憫。臣謂今欲慰安人情，使無逃徙，莫若控告朝廷，先期降旨，約勑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元不闕雨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蒔去處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豆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輸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備坐旨揮，散牓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爲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蓋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饑莩流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爲民父母，忍使至斯？兩朝詔書，可爲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聖慈降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則征斂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爲盜賊，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聖恩，畀以漕計，一路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天聽。臣無任震惕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州縣經費取具于茲，臣以轉漕爲職，亦自靳惜財計。第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觀不言？仰惟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一如赤子，微臣雖不奏

請，終亦必有施行。然臣竊惟救患卹災，寧過乎早，若及今亟行恩卹，庶人户不至逃移。倘蒙聖慈特賜依允，只乞從朝廷行下，不須備臣此章，庶使一路之民共知出自聖意，歡忻慶戴，何有終窮！臣疊犯天威，伏祈裁赦。《西山文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七。

〔二〕已：原作「以」，據正德本改。

全宋文卷七一四八

真德秀　一四

奏乞撥米賑濟　同安撫司、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讜言，赦死罪，釋遷謫，還没産，苟可銷鑠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及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土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插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曾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踴，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捐瘠又多。累據諸處人户陳訴并州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没剽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糶濟，建昌縣百十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静。使一夫餒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詿誤有司，寧不重關

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脱菑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携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溥。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田未墾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協心盡力，爲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不致饑餓流亡，散爲盜賊，以遺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略計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户，户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纔四十三萬，耗腐在内，非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不足以振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既多，諸郡必紛然以錢粟爲請，却致朝廷難爲應副，是以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爲奏陳，候諸州申到户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爲少。臣等自行計推，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冀十得六七之比。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災，蘇民瘼。今赤子嗟嗟赴愬，求延旦夕之命，必不惜力靳費不以救之。臣等謹體聖懷，昧死上奏，伏望斷自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濟饑民。如部内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陛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柅吏姦，失陷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陛下炤之。准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省劄，照得已降旨揮，給降度牒一百道付提舉司，及取撥制置司椿管會子一十萬貫，令本司徑自措置收糴米斛。其上件度牒錢，并提舉司見糴米、制司所糴米，皆合總充濟糴使用。兼江東提舉司申，本路常平義倉椿管米四十三萬餘石，又已降指

揮，令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分認措置抏荒，即未委逐州軍合用準備濟糴米數。既據所申，合議先次科撥施行。又契勘建康轉般倉除見在樁管米四十九萬餘石外，又有科撥各州府嘉定七年上供綱米六十七萬九千石，太平州九萬石，寧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萬九千石，亦往轉般倉樁管。今合於上件米内，量行支撥，應付使用。七月十九日，奉聖旨令建康轉般倉支撥米三十萬石，貼充江東路濟糴使用，專令江淮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今來所撥米并提舉司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糴米并制置司所糴米，併為總數，却與斟酌分撥下各州軍，應付濟糴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置賑卹。其已撥付轉般倉上供綱米，如米未曾支裝運，即仰合得米州郡，即依分定數，就行截留使用，及就近支撥應付鄰近州縣合得米。仍仰制置司限五日先具已均撥米數申尚書省。劄付本司。

《西山文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七。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同總領、提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七，加以飛蝗所過，遺孽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蘆葦爲之一空。秋陽方驕，風日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之狀，人情皇皇，略無生意。井泉溝澗，在在枯竭，居民行旅，汲飲無所。市糴翔踴，斗幾千錢，其長未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數日之資爲一日糴，猶不能飽。至於村疃鎮戍，市無粒米，道路往來，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户金十八等數百人突入丞令廳求糴官米，令丞開倉給之，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牒，建昌縣百姓方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

縣，强發富室倉米。又據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劫掠民户吴彦聰等家穀。池州道間亦有近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爲措置，則弱者轉於溝壑，强者聚爲盜賊，皆將上貽宵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危急若此，寢食爲之不遑。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兑官錢，措置濟糶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後：

一、部内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舊互相關報。蓋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脉不貫，事體不均。檢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税七分以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檢察，月具賑濟人口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内知州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當責之安撫、轉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準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某都運、臣某提舉已遵稟外，緣當來提刑司所申但及分任事理，而未有通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勤惰及境内有無流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來分别奏聞，以聽陛下之賞罰。伏乞睿照。

〔小貼子〕内饒、信兩州屢申得雨，臣等得於諮訪，飛蝗已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蝗災亦所不免，故今分任之事未敢置二州於慮外。併乞睿照。准嘉定八年八月二日省劄，依已降指揮，各行分管施行。如有已施行事件，仰逐司互相關報。其州縣當職官奉行濟糶勤惰，仰監司各照所管州軍當職官，具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旨揮。

一、救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事叢委，雖有憂民之吏，欲置它務以專意賑恤，而勢有所不能。其間庸惰之吏視爲故常，付之吏手，徒耗官物，惠不及民，實爲利害。臣都運、臣提舉自當躬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時前去點檢，而見任官各有本職，兼其才能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檢準常平令，諸災傷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監司於鄰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等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内選擇忠信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湊差委，候踏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來結局分立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闕事。伏乞睿照。

一、遏糴閉粟，初非美政。今州縣之間各私其境，而監司又各私其所部，至有鄰境之民饑困待盡，不使斗斛流通。當天下一家之時，豈宜有此？臣某提舉昨嘗奏聞，行下湖南、湖北、江西、淮西轉運司并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得要阻收税，已蒙朝廷劄下江西、湖南北、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雖被受朝旨而壅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歲屢豐，今又及時得雨，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可以鄰爲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尤爲非便。欲望聖慈檢會已降旨揮，再與申嚴行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施行。

一、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米斛赴官接續賑糶，見差官及募富家大室請領官錢四散廣糴。竊見逐州起發綱運〔一〕，初無收糴之勞，止是關防偷盜欠折，交卸無虧，並沾醲賞。今所糴米若數目之多寡、道里之遠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險阻與綱運同，而於米有交糴之勞，於

錢有收支之累，若全無優賞，何以使人？今欲乞聖慈下有司〔二〕，量立賞格，分爲三等，二萬石以上爲一等，一萬石以上爲一等，五千石以上爲一等，有官人循資，白身人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射、免役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頒下。庶幾爭欲自效，易以集事。《西山文集》卷六。

〔一〕運：原作「連」，據正德本、康熙本改。

〔二〕下有：原倒，據正德本、康熙本乙。

奏乞倚閣第四等五等人户夏稅　同提舉司七月上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可照應施行。劄付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之誅，須至荐干宸聽。竊惟今歲之旱不同常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旋即得雨，已槁之苗猶可勃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州，有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菑而鄰境無虞，則所憂者不過土着之民，安慰拊循，猶易爲力。今江東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

太平等七州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糴，既無由可以相資，而淮浙荆襄又皆告旱〔二〕，招徠客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在害稼，遺孽盈野，未易撲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力車灌，勞費百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啻千錢，典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爲白地矣；安慶、光州流民自池州度江而趍饒、信者前後相續。臣提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尋干戈而淮土又自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卯、戊辰饑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災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糴之初，已有盜賊之漸，池州境上黥徒剽掠，建昌、休寧饑民敓攘，若使向去闕食，是遺盜賊以其資，邦本不寧，將爲大患，是時雖欲蠲租弛斂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爲災變如此，天意難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卹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户，所苦莫甚催科。況夏税之敷本田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税何從出？臣等竊見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税；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户未納夏税倚閣五分，復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户未納今年夏税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税。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輕重，理當出此。況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比，雖號爲上户，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産，況於末等，尤更可憐。夏田纔種則指爲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則倚爲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畝荒蕪，無可指擬，借貸之塗既絶，生生之計遂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況吏卒在門，有賄賂之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

嘆之聲，實不忍聞。近蒙聖慈寬限催理，仰見陛下聖明，洞照疾苦。民間見此寬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雖蠶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寬，今難更緩，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是陛下前日寬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迫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終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侵漁，重爲赤子之病。臣等以爲陛下當以孝宗故事爲法，若以今日國用非乾道、淳熙比，除信、饒外，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夏稅姑置四等，而盡閣五等之數，庶於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不恤國力，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狼狽如此，豈容不以實言？陛下仁儉之德，必不與饑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堂陛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疑若張大其事。淳熙八年，淮浙、江東饑，詔遣著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躬親按視。今願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偏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涉欺誕，甘受罔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陛下之德意，以廣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尋下江淮制置司覈實，竟不行。《西山文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九。

〔一〕又：原作「文」，據正德本改。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户收糴麥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爲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聽，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同心。臣等欽體聖懷，分遣官吏，抄録户口，舉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爲温飽之資，目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賙。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爲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户糴買已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趨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税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況瞉瞉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睹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人户，爲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

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糴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糶濟，不復更有贏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頒下諸郡，酌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榷，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難施工。前件奏請，若蒙聖慈以民食爲重，俯賜俞允，即望速降旨揮，庶可及時給貸。併乞睿照。《西山文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八。

奏爲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　六月十一日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申，知軍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奉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爲人素自修飭，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聞，深可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聖恩優賜廩粟，明詔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與權帥胡槻共議，以爲此郡之民凋瘵爲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榷欽助，不可無人，博采羣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坐視而不知救，强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

逃責，而庠乃用是以獲罪。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爲，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爲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峴未至，已有謗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峴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美意，不虞峴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峴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兑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椿留在軍，接續賑糶。峴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椌傳道指意，諷令作出剩獻納。庠具陳其不可，峴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峴章，采諸道塗，咸謂劾庠之疏緣此而上。峴雖庸駑，寧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敝壞，未易支吾，故爲脱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末，暴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陛下不鄙臣愚，使分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以宣力救荒横遭媢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無寧畏罪泯默，上負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犯宸嚴，具陳事實。伏望聖明察庠居官本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既罷黜，於臣之義尤難苟免。欲乞明詔有司議臣之罪，併賜鐫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西山文集》卷七。

第二奏乞待罪　六月十四日上

臣近據廣德軍申，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得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鐫斥，以

懲差委失當之罪。及庠申到峴章，取而讀之，則意不在庠，專爲臣發，震悸累日，無地自容。臣以疲懨繆當荒政之任，若謂其識見庸闇，委任非人，措置乖疏，周防不盡，竊自揣量，誠恐未免，以此加罪，臣何敢辭！顧峴所陳，事關堂陛，臣書生爲吏，乃干名教之誅，可無一言，再瀆天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疾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本、布德意，所以尊朝廷，曷嘗一毫自爲己計？昨蒙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牓，偏諭田里，使知獲免飢餓流移之苦，盡出聖上仁恩，一飲一食，宜知感戴。蓋赤子朝廷之赤子，錢穀朝廷之錢穀，人臣於此，得效尺寸，寔藉朝廷事力，就使推行盡善，皆是職所當爲，以此言勞，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昨者累申朝省，乞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黃未接，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糴，村野窮僻，困悴尤甚，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活飢貧，顧此萬斛，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捐以予民。私謂推廣上恩，縱令獲罪，不過薄責，若早知此舉涉尾大衡決之嫌，則臣雖至愚，焉敢犯此大戾？竊觀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粟，不俟奏報，而朝廷未嘗不尊，堂陛未嘗不嚴。當時羣賢滿朝，亦未聞有慮其啓專橫之漸者。今臣先請後發，其視二臣尤非專輒，況不旋踵而報可之命下，是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朝廷之上亦舉無異論矣。峴爲郡守，乃獨追尤前日予民之不當，是併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況其始議之時，庠與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臣，力言給濟之便。及臣到郡，又縱臾再三，謂民窮如此，非徐行拯溺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以汲黯之舉。自始至末，峴皆與謀，故臣申省狀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若峴不與聞，臣敢妄爲此言乎？今乃加

臣以不有朝廷之罪，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每送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睹。比者往來桐川，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井小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其無錢糴米，安得有錢製旗，亟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絹與民繪像，欲爲臣立祠于學，且屬庠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臣繼聞之，即移文禁戢，明言全活生靈自出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奉行，有何功德，可以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承命，其爲奇貨，亦又甚焉。臣性疏直，待人不疑，見其外若温柔，謂可與之爲善，慨念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謂其意薄陋邦，潛圖脱去，已設機穽於出肝肺、接殷勤之初〔一〕，柔邪之類，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見幾不早，尚口乃窮，然念微臣事君粗有本末，上賴仁聖保全至今，就令奉使失職，朝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論，而屬郡如一魏峴得相陵蔑，誼當自反，何敢辨明！矧如峴所陳既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得覆載不容之大僇，峴去臣留，尤所未安。欲望聖慈明詔有司，審覈虚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貶竄施行。臣見今待罪外，伏候勅旨。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宫觀。二十三日出省劄，二十八日到司。尚書省送到承議郎權發遣廣德軍魏峴奏，云云〔二〕。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林庠放罷，魏峴別與一等軍壘差遣。李提舉奏為廣德知軍魏峴按教授林庠，實按轉運副使真某，乞覈實辨明事，云云。又上丞相手書，云云。袁祭酒上宰相書，云云。乙亥之旱，桐川為甚，而民又最貧，故德秀所分二州，允加意於此郡，汲汲拯救，如捍頭目。控愬于朝，得米凡五萬餘石，皆捐以濟民，而未嘗責之出糴。千里民命，賴以保全者二十餘萬，聖朝配天之澤可謂博矣。迨丙子春，乃有為諛詞以

欺廟堂者，謂江東諸郡實不甚旱傷，監司好名，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流莩為旱菑本輕之證，於是當路不能亡惑，而申請遂落落矣。三月末，某再巡歷至桐城，是時民飢困者甚衆，所請萬石，屢為都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魏峴議，先發廩以濟民，然後申乞俟罪。都司有不樂者，於是嗾峴劾某所委之官以自解，而孤跡遂岌岌矣。幸朝廷清明，察峴之姦，而以某為無罪，迄免吏議。天覆地載，恩施無窮，未知報塞之所。謹略記所因於待罪之奏後，世世子孫，毋忘上賜。其魏峴詆誣之章與其自劾二狀、袁、李二公所為某辨明者，具列于此，云云。《謝表》別見。《西山文集》卷七。

〔一〕於：原作「實」，據正德本、康熙本改。

〔二〕云云：按本文末原附魏峴奏章及袁、李二人奏章、手書，篇幅過大，且皆爲完篇，當係各自名下，故以「云云」删代原文。

全宋文卷七一四九

真德秀　一五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嘉定十三年

臣檢準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爲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警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蒞獄訟，治財賦爲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綿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黄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没，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鬬，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爲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爲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爲内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爲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朝家建牧之意，

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實職也？昔唐曹王皐觀察江西，哀兵大選，羣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爲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圍結軍伍，威聲隱然，羣盜相繼敗降。如皐如綱，始可謂不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爲役，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爲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内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爲根本之害，一於備内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爲疆場之憂，其爲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内，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尅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内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耰耡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爲朝夕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干以下試弓若干斗、力弩若干力。

聚爲一營，命曰團結〔一〕，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爲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添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減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官之勤惰〔二〕。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爲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爲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爲殷鑑。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等路皆當略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爲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創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爲隊伍，異其賞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一、臣竊考建炎三年金兵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攻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入州城，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攻殺，幾無噍類，言之可爲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爲内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堧，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蘄、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敵攻黃州諸關，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爲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敗衄之餘，事非昔比，然蠭蠆有毒，其可忽諸？況於韃靼方興，羣雄交騖，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炎間金人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項更問子細。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略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

今鄂之舟師亦宜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之史册，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爲然。括往年嘗爲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利害尤悉，今録以奏聞，伏乞朝廷併加詳酌。或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視蕩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爲帥府，諸郡所倚以爲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綿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爲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爲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爲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説，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圮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竢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頹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淪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釣磯楊禧相視，條具頗爲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説，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椿管，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

上項銀内權兑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修築，却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内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厮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秖爲具文，則兵不足以爲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爲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略鮮曾嫻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鬬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爲將矣。兵不足以爲兵，將不足以爲將，則帥之爲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强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銓量〔三〕，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壯老與精力之强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則臣願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爲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爲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爲之，州鈐、將副其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平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

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爲官擇人則治，爲人擇官則亂。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官閒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子之害。時有獻議通廣鹽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蘄黄失守，其後朝廷改武昌為壽昌軍，略如所陳云。《西山文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曰：各本皆作「日」，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之：原作「以」，據右引改。

〔三〕銓：原作「鈐」，據正德本改。

潭州奏復稅酒狀〔一〕

臣至愚極陋，誤蒙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爲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廼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非閩、廣之比，然其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全、永、郴、道等州或

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户造酒城外，而募粕户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兵，又乞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醞户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創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材，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芮煇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爲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況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皇帝亟從其説，降旨住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爲詳練，亦奏：「臣又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爲民便已久而棄疾改之，當創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衆，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廢罷醞户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户稅賣，而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朝廷從之。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户安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而不怨。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爲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户失業，犯法者多。甫

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彦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彦約之議，大槩以爲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爲稅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爲難行，皆官吏自爲之計，非爲公家計、爲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關防，即分地分緊慢改爲旗望户，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仍從官賣。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内取撥分隸，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罌破缶，所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而不之卹也。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絶，重法以禁，亦不爲止。搜邏之卒，旁午逵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没，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屏迹。糯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儈，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政帥臣葉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蘇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稅

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之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略可覩矣。自曹彦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視昔之榷無大相過，是不科羅、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爲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爲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僅僅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榷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爲國家斂怨一道。況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爲臣子者迺輒廢格君命，行其胸臆，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爲醞户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欲望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意，特降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爲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聖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見荆湘之地傜峒錯居，風俗獷戾，動摇則易，綏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郴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爲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榷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羅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人户。況又有追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爲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爲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二十萬緡之酒，用糯至多，苟不科羅，何所取辦？萬一有姦民扇摇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五月二十六日，奉聖

旨依〔二〕。

〔一〕原集所載此文大段錯簡，故取《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又見《西山文集》卷九。

〔二〕後批之文據原集補。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轇轕，呼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羣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脅取州郡文帖，爲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梆集衆，無敢後者。方其鼓衆倡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己，所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爲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莫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計策，使莫圖之，又能深沈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爲規

畫，以措置火政爲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伍，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爲之倡。於是羣卒爭奮，遂梟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其餘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郎、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潔修，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爲政，潭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適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藹然，抶荒春陵，民被實惠。今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憺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修，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聽。伏望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爲國竭力、爲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須至奏聞者，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密院、諫院、御史臺。又與廟堂書云：「某近自武岡兇卒授首之後，一再奏起禦陳〔一〕，伏計悉塵鈞覽。今晨本軍具到事之本末及用力兵級姓名，謹用備中朝者〔二〕。切惟簽判葉莫以孱然一儒生，平時謙恭靜默，若無所能為者，臨事制變，乃毅然奮發如此，其所區處又極縝密，故能翦除兇醜，綏靖一方，其力甚難而其功甚偉。某已同權憲大夫露薦于朝，伏望鈞慈優加奬擢，以風厲當世。蓋今有位之大夫祗習為保身持禄之謀，其能捐軀犯難為公家立事者甚少。況莫暫攝郡符，事之濟否，初非己責，一發不效則舉族殲焉，常情於此，鮮不顧慮，而莫之用心，知有公家而不知有私室，知有一方之利害，不知一身之安危，其在今日，實為難得。方事之未濟也，諸郡尺籍浸有瞋目語難之風〔三〕，為有司者未免姑息容養，以幸無事，一旦首級徧徇諸州，此等意態不摧自沮，後雖有喜亂之人，誰敢復效尤者！故某薦莫之章，以為其事雖主於一方，於利實及一路，其效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非夸語

也，惟大丞相先生知之。諸卒之用力者人數頗多，無悉賞之理，惟李成、陳喜、李收、于志四名不可不録，已詳具公狀申聞，乞正行補授。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為本司明立賞罰，許事成之日保奏補官，故能踴躍效命。捐數人之賞以全一郡之生靈，仰惟公朝，必所不靳。願早賜旨揮行下，某豈勝惓惓徯望之至！」十二月十九日，奉聖旨：葉莫特轉三官，陞差充通判武岡軍，仍令吏部將本軍簽判員闕日下省罷。其已差下人，令赴部別注授。《西山文集》卷一〇。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四，嘉慶《湖南通志》卷五九，嘉慶《武岡州志》卷二八。

〔一〕此句疑有誤。

〔二〕中、者：疑當作「申」、「省」。

〔三〕尺：原作「無」，據正德本改。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産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户，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

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洊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爲備豫之計，惟盼盼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價糶之，奏爲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爲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爲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户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爲米五萬石，別敕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略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爲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溷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爲動搖，而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申事宜，特降敕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後批：二件送户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今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內折粳米者，自今歲為始，令人户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敕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送部勘當事理。今部照得〔一〕，今詳潭州真安撫

所申，以本州折粳並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帥守能節用愛人，而不較折粳以為郡計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美意，俾百姓歲受平糴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秋旨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朝廷旨揮，伏候旨揮。」右劄付潭州，從户部勘當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西山文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八。

〔一〕今：疑當作「本」。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爲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爲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溥哉！至是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

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向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爲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爲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户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救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敕旨之所許也。仰惟仁朝深知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申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爲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户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尋得旨，依奏行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八。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詞之未拜，已榮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身農畝，自開禧末以選階登朝列，至嘉定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年，叨備二史，越由外補，四玷節麾，論譔三遷，遂塵次對。凡此皆先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去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

《西山文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念，然區區素志，猶冀一日復近旒扆，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頒，扳號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皇帝陛下踐阼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疊被超除，講殿書帷，又容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忠嗣聖，是乃圖報先皇。犬馬之愚，敢忘斯誼〔一〕？獨處駑劣之資〔二〕，多病早衰，加以不材，冒膺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辦，在微臣必竭蹙而後能。又以旱菑，盡瘁祈請，由是百病交作，門不離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尪殘如此，必須休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爲廢人。苟未填溝壑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令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辭。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敕旨。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誼：原作「詣」，據正德本改。

〔二〕處：疑當作「慮」。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爲懼。臣伏見先朝臣曾鞏，論者以爲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

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厠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誚也。況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外，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十二月十八日，奉聖旨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三。

乞宫祠狀

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螻蟻微軀，頃叨閫寄，擢，扶憊就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隆渥，寵禄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喘急，視瞻略久則頓覺昏花，乘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久汙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凉，宿疚驟作，肌膚消減，筋力支離，體既虚盈，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易向安。皆繇叨竊之過多，以致災虞之狎至。仰祈聖鑑，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殘息，終圖報於鴻私。干冒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敕旨。八月九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西山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七一五〇

真德秀　一六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王長民鐫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發廩，無所愛惜，饑疲之氓，賴以少蘇。然某博采衆言，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迓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鏤板勸民種殖，且控請于朝，乞撥降錢楮貸民糴種。復慮報可之命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陳愬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愬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爲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户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錢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爲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爲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

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户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脩造廨宇，亦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管錢物非準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爲烏有矣，啓啓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己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析。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爲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爲吏，乃於歲儉民饑之日創新官舍。據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賚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録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名科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於麥種錢内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習成風，視爲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侵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此風不除，爲害非淺。伏望聖慈將長民量行鐫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西山文

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牲送部與獄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若乃狠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廉察爲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彦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菑傷爲一郡最，賑饑檢旱，若抶眉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檄爲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離次，已爲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捽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歷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爲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狠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牲年迫桑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頗乏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對撥米斛，羣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牲乃以黠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户錢物，遂使船户公爲欺弊，

盜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饑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爲可惜，兢爲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兢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聖慈將仁任罷黜，兢送部與嶽廟，俾凡爲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昵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救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救菑，雖髮膚有所不愛，況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爲君上牧元元，爲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偏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恪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爲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爲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賑濟之米揩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謾之術。曩守雪

川，汙穢無檢，爲憲臣所劾，僥倖獲免，自以爲能一詞罥罣，牽連入獄，有罪犯甚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斂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槌剥，一孔不遺，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爲式。居無何，有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内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怪之，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其地與宣犬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爲臣言，宣境之民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爲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爲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裒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記事之爲者，臣得而讀之，則虚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户，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户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爲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爲分擘回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摭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户，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内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内重疊銷豁；兩獄罪囚、土牢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内拘留。其他虚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爲灰蛀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陰求人過，

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倉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爲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没，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鉤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爲常，當晝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嗟嗟如在溝壑，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救之於垂絶之中，爲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爲侵漁之計乎！且朝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紾饑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況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爲主，勸分爲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産僅千錢而勸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虐燄，止得俛首聽從。據忠恕所申，六縣人户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謂豺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救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爲，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交，青黄未接，正是民饑之時，必待其餓莩纍纍、死亡枕籍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

不仁。其有沮格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饑而拯救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道大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斂怨於民，去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爲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内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府受納夏税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爲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牓，責令人户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户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爲率，如納秈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秈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三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略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沽賣，以攙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决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虚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没，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户怨。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年而不予，近又創例坐倉回羅孤遺米并以酸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名抑支官酒

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産之家，有因科配賑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爲户長以逼催逃閣稅賦鬻産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藩，敢爲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爲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倖善罷，或反叨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伏乞睿照。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張忠恕與宫觀，仍令江東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去，時暫兼權寧國府事。《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 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内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爲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以常材備數〔一〕。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

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爲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爲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爲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五二，《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九。

〔一〕以：原作「已」，據《古今圖書集成》改。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彦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爲，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剡聞于朝。甫及期年，以内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彦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彦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鄙爲鄂州

録參日，其年尚少，已爲吴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己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菑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彦覃前往，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彦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彦華、彦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五二。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爲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爲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爲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己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

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爲暴横，清修之譽，蔑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一〕，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爲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産，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家，沿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眚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聖朝扶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甿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爲破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爲出，自足支吾。使爲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爲。伏乞睿照。《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

議》卷一八四。

〔一〕歎：原作「難」，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按奏寧國府司户錢象求　八月上

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負朝廷爲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迺有顓恣妄爲，貪虐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爲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愬，知寧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户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户廳吏汪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施良匄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牓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琖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爲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産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爲未

足，復將其堉田産併行没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仳離，其爲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罪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没。施良家本編甿，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居析産，罪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撲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没之理。況施耕所告，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户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追人者〔一〕，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愬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虚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罪當籍産。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脱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户繳引錢四貫八百，爲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爲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爲甚，羣情洶洶，幾不聊生，爲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户錢象求實受府檄，估賣其財産，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鷄鵝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縑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物、鬃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冤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爲！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

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爲貪墨如此，儻令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聖慈特賜重行鐫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

〔一〕追：原作「進」，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爲縣四十有三，而號爲難治者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爲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撰。爲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冤滯，往往視爲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爲急而以字民爲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爲盜所殺，蹤跡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略，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讋伏，冤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爲本道之最。

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爲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爲阿徇，廉静無擾，田里安之。

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彊毅自立，卓犖不羣。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革紛争賣弄之弊；優卹户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爲賢令。

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涖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摭務爲苛暴，官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候申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彊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

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爲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爚，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爚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爲苛猛。歲適旱饑，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番訴絶少。

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爲本，人甚安之。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爲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録，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罪。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五二。又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西山文集》卷一二。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徇其私，則内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往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内之官有爲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逭蔽賢之罰！臣竊自誓，以爲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師傅，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爲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户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寀，性行粹温，規模詳縝，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爲

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爲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録奏聞，伏候敕旨。《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五二。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禄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爲虐，雨澤未浹，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臣趙師端除丞大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揀良牧，以幸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林琰。琰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爲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之跡，若子與壻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爲嗤笑。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況今旱菑之餘，正以謀求荒政爲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

班，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西山文集》卷一二。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沿檄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絶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旱菑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爲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禄，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省劄，奉聖旨依，韓楚卿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西山文集》卷一二。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鐫降事〔一〕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爲吏而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凡

不良之吏知罰之不及己，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者黑。蓋其爲人，惛惛不辨，吏以爲可，棠亦曰可，吏以爲否，棠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枚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溷殽，貧富易位。比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蓋棠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爲。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户降而爲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産增而爲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衆圍保正之家，明日聚衆撤户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苪六五、允定鄉之倪忿、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肅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爲之蕩盡，桑柘竹木，爲之一空。甚者刀傷其人，驚死其老幼。棠既不能彈壓，巡尉遣兵牧捕，或爲所執縛，棠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榘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鬬始息。推原其故，皆棠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略無一言肯自引咎。囚繫纍纍，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某竊考其人〔一〕，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貲産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爲地者衆，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棠，不職如棠，而以善

去，顧何所憚而不爲非乎！臣愚欲望聖慈，將棠特賜鐫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王棠降一官放罷。《西山文集》卷一二。

〔一〕申：疑當作「奏」，此是奏狀，非申狀。

〔二〕某：疑當作「臣」。

全宋文卷七一五一

真德秀　一七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睹正月一日御筆，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爲不世出之主矣。狂疎妄發，自速罪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抆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啓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八陵之圖來上，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上詣省恭祇，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

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傳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區，猶以爲憂者，蓋强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説。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憸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匄外而去。陛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己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爲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省。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民力朘剥而無餘，人材衰颯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讐也。伐與國爲非義，滅世讐爲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則取之於本朝。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爲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是將復蹈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

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説。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憸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匄外而去。陛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己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爲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省。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謀猶回遹，隳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讐也。伐與國爲非義，滅世讐爲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則取之於本朝。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爲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

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韃〔一〕，何邪？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爲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稹圖雲中不能得〔二〕，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却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户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我不能校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爲功，欲其亟遂，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悦之，道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冒没貪惏，一與之接，烏能中絶。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而彼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

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厭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以爲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易來歸，不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才，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略，宣威制閫，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事，所宜蚤圖，而環視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克濟，而況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復，羣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嘆，江湖閩浙，寇警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撫之以循吏，卹之以寬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況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途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汩清明，倖臣

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爲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説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爲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爲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儆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疢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擁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摇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内之政以爲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强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韃雖强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爲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絶虜之規模，因時制宜，必量吾力之能爲，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敵以啓後患，不若俟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殷浩將謀討伐〔三〕，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内求諸己，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然後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陵。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爲龜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臣誤事如殷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黄〕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徽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路閉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内而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説浸淫，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

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南，於是言路絶而禍階成矣。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羣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爲國，惟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庶幾下情獲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以宣和爲鑑，仰祈叡察。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五〇，《宋元通鑑》卷一〇九，《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五，《南宋書》卷四六。

〔一〕韃：原脱，據《歷代名臣奏議》（永樂本）補。

〔二〕譚稹：原作「譚積」，據《宋史·徽宗紀》改。

〔三〕殷浩：原作「商浩」，乃宋人避諱改字，今據四庫本回改。

召除户書内引劄子

一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忘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説。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永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

一再傳，而一則以游盤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一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諶」，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心非過計也。然則繼世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爲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藝祖基肇造之命而太宗定之，高宗基中興之命而孝宗定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爲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以爲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夏俶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我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徬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永命之戒，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懵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日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爲迂闊，而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莽爲沙磧，天台苕霅，洲化爲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燼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九廟之靈，權臣殞命，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外攘內脩之政未及大有所爲。金既以滅告矣，羣雄虎爭，孰敵焱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以爲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

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説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禬禳小數、諂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坐右，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我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沈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絶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於此，足以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屏而絶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爲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於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參之，何耶？蓋天之視聽即民之視聽，民之向背即天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戕害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顓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没編隸，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恥道絶，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爲未足而責

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爲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爲，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户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以官吏爭自爲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緑林黑山之所躪轢也，可勝嘆哉！仰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狃於舊習者，鮮爲革心之圖；困於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贓吏雖懲而贓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興念，申頒詔旨，凡郡邑掊刻之政〔一〕、邊閫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于行都近甸，爲沐浴雨露之首，而楮輕物貴，爲生孔艱，愁嘆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鮮鰥寡，皆窮瘁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生意，此海内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陛下真能敬德於上，而使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悦而天意順，恢拓之本，其在斯乎？天心厭亂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爲墟，必非眷命之所屬。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衍，若天與俱，强勉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睠南顧，當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爲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帝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脱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群臣之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平生所爲，違天背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

希不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先皇，今敢不以告陛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西山文集》卷一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

〔一〕掊：原作「培」，據正德本改。

劄子 二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説爲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一〕，據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所當慰安，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毋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爲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句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確守不易，凡二三十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爲。故越師一出而吴不能支，亮雖厄於强對，亦能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韃人圖燕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憒，亦嘗屢言於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

臣苟安，不爲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以固己權。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内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況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至於若是極也。昔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修在今日，又可勝嘆乎！夫古之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内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況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茫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强忍，無吴兒驕脆之態。迨久駐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爲大江之屏障，使强兵足食爲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顓爲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編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爲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於再三。使權臣有意爲國經營，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功。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枵然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湮，又須

陸運，其爲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時勢之宜，立爲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爲主，外則張皇聲勢，不爲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爲敵所致。臣雖愚憒，然向爲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裁察。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也，其症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於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不以責庸醫也，是代爲庸醫受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狠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爲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二〕，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絶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爲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訾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爲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爲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三〕，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

不取之民，將焉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於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册，後以爲笑。本朝宣和間，外内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横有科率？而外閫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温陵，見沿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至皆以爲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嘆。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需者廣，欲不爲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内地空虚，盧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爲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靠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西山文集》卷一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〇。

〔一〕蠢茲女真：原作「維茲勍敵」，據正德本改。

〔二〕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三〕虜：原作「彼」，據右引改。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於泗，密邇東淮，仰窺聖算沈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爲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恥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斃〔一〕，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内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内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犬羊多詐〔二〕，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爲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彦，將追元祐之風，而羣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爲説者，有以量時度力爲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顧以爲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爲好惡，而縉紳之列，乃

或以同異爲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爲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爲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爲國，盍亦平心商確，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己而相嫉乎？元祐中，幾幾向治矣，惟羣賢自爲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于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陛下戒諭羣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聖察。《西山文集》卷一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

〔一〕虜：原作「敵」，據正德本改。下同。

〔二〕犬羊：原作「北人」，據右引改。

劄子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

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成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閒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次之以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録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叡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政幾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名臣奏議》卷九。

《西山文集》卷一三。又見《大學衍義》卷首，《歷代

全宋文卷七一五二

真德秀　一八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己見劄子　一

臣一介迂疏，蒙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修所謂官爲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浹，未有秋毫裨益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管，冒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强大崛起未易勝之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勢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者。昔越王句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吴，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懾禍而自沮，養剛强剽鋭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切讐疾之意於柔伏卑詘之際，卒以報

吳而稱霸于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茶然沮喪，姑息藩鎮，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後則異，所以有勝負强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廷，一不暇顧，違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欲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爲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爲力益倍，强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句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頹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韃人讐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爲計愈工。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勢尚可强也，徒以一時羣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豢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反强而爲弱。紹興之初，國勢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淬礪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爲己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之，故能轉弱而爲强。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瓯脱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爲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捍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句踐之自强，毋若德宗之自

沮；懲靖康畏敵之失，而法紹興制虜之謀，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却之理，然待遇之禮所宜適中，若過爲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聞王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册自隨，欲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途又言，王檝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不叛也？爲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爲泛應不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置，毋以可惜之日月而虛度，毋以難得之貲財而虛費。天下幸甚。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

劄子　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爲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

時，然後能轉弱爲强，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躪轢河嶽，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覬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宇，而北狄尚强，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欲成復讐之勳，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憺天威。而鐵簾之射，創自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勳未克集，亦足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一〕」，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内庫之儲，夫固爲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横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偏〔二〕、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爲智，而兼衆人之智爲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得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己缺，不以爲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顓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虚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毫釐

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爲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遴柬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虚實，分委討論，畫之爲圖，著之爲録，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爲陞黜焉。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奬録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豈無十數忠謹沈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秘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聖明其擇焉。

〔貼黄〕臣謹按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閲於西郊，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冗弱，遂爲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閲於白石，四年十月於茅灘，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淳熙四年十一月于龍山，此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考者莫如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

舉大閱，而鐵簾之射創于十三年春，優加奬賚，又不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南庫，及己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上曰：「處分已定，止合内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犒賜凡見錙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爲之增貴。今内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時，惟撙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核，舉凡浮冗不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欲崇飾私奉，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爲不可鐫，以武備爲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窮之悔。惟聖明垂意。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

〔一〕曷：原作「昌」，據四庫本及《詩·長發》改。

〔二〕偏：原作「楄」，據四庫本改。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禄，降爾遐福」，而終《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

密，且以執經勸講爲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内臣民頌我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爲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説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爲書以戒王。其言殷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姓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眡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强，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集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賢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爲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爲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故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

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以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自有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説横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惟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西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　一

臣伏覩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眷顧諸夏，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爲區區敵人計哉？況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戒？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爲實意，修之於身則爲實德，推之於事則爲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爲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清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所嘗筆之宥座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爲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爲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汩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煜煌，日接于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賢進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爲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爲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未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

于耳，皆美觀而非實也。況名曰卹民而凋瘵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幣輕而不行，師徒喪于靡潰，舟楫壞于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耽耽强鄰，日伺我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皇家，豫形警告，至惓惓也。伏惟陛下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弭兵菑，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竢罪禁林，蒙恩最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避犯顔之誅，僭陳苦口之戒，仰祈叡察。

〔貼黄〕臣竊見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工，訓勵風俗，皆以御筆行之，此實英主作新群聽之大權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具文視之，習爲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御筆，一一稽考，未行者趣使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命令不爲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一〕。仍願自今謹毖其出，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西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〇。

〔一〕命令：原倒，據正德本乙。

劄子　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廷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爲之歎惜，異意者爲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耶？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産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謀野則獲，子産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晉、楚兩强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考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睹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成册以進，羣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遍觀？願倣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付之看訂，删去浮辭，剟取要語，仍各從其類，繕録成帙。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虚譽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虚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

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陳，伏祈聖察。《西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潦，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足，糴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朝廷，乞行下浙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糴十萬石，四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仁聖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糴，而上州建寧、下州興、泉貴糴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爲出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之民相挺爲亂，雖幸初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尚長。福與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絶少，故其價直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倘蒙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爲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草，臣與諸司同請於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糴濟，而緡錢、度牒又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兹福建之歉固未如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凋瘵而困於貴糴，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拔，則自今以往不惟糴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糴，流離饑莩，近

在目前。臣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宸扆，仰垂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糴補。其於朝廷儲峙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獲免溝壑，仰戴仁天之覆，奚有終極！須至奏聞者。《西山文集》卷一五。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蒞政，莫如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疏。兩朝千載之逢，荐涔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蔑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廩禄弗繼。内循薄技，既初亡鞭算之長；俯視窮甿，寧忍用箕斂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窘，方勉竭于撫摩。粗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閒散。未能底績，遽已饕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于閩服。顧慚謭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難追公言之誚；維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瀝忱辭，冀回渙渥。《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七，《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

辭免除户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爲最高，版曹於國計爲甚重。自仲由之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況如臣之不肖，而使攝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爲不稱，亦已明矣。伏念臣曩負罪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居閒數歲而予之祠，奉祠踰年而畀之郡。甫及下考，遽帥全閩。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一念，別取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自天。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在闕廷。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簉跡鵷鴻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望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永穆師言。《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二。

再辭免户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温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令而夕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

愁無略，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驚於闕庭。盍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異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或改司於閒局，或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倖逾之媿，廉恥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赴闕，所有權户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二，《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九。

全宋文卷七一五三

真德秀 一九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下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真除者少。繇慶元迄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宸東閣之選。伏念臣謭焉孤學，藐爾下材。昨事先皇，獲洊內命。既求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滹用於初元，竟牢辭而得請〔一〕。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聖上有憂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直，已愧能言；五十七而爲真，敢尸誤寵？迺若侍經之職，尤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無裨，豈重來之可勉？仰蘄宸指，併寢綸恩，悃愊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祗受。降詔不允。《西山文集》卷一六。又見《續宋宰輔

編年録》卷九。

〔一〕牢：原作「年」，據正德本改。

再辭免狀

北扉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聖朝之所謹選。其在駑劣，皆非敢當。然臣頃在初元，嘗陪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晝之時，不勝戀闕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顔！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其敢以不能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爲甚重，近世多虚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朝廷更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疏之學，骫骳之文，一旦躐而爲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踧踖不安，須至再塵天聽。伏望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洊其控免。《西山文集》卷一六。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爲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爲二典者，不獨記

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桓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媲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學問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爲，再叨妙選！況臺，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人，豈容末至，躐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顓命耆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不敢祗受。降詔不允。《西山文集》卷一六。

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三。

奏申雪葉莫誣枉乞加録用狀

臣恭睹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羣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于疏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湔洗，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命，委家族，爲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關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竣罪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葉莫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爲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於朝廷，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奬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妄之詞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

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約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爲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爲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爲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爲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永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呕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朝，又慮其久留竢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燄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淩犯。遵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爲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爲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時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爲己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横，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傚，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己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

罪。莫既鐫斥，遵遂得祠，懲勸易施，重爲可嘆。臣平居念此，每爲拂膺。今者天啓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虚員，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爲之訟冤？事之本末，不敢悉塵天聽，已備録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聖慈念其捐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録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爲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勵，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旨以莫知贛州。《西山文集》卷一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八。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爲；牧圉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西山文集》卷一七。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

廉一節，勤瘁百爲。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惸嫠，惠稍及於斯民，希稷多爲之贊畫。其後帥臣余嶸因而委任，降酈縣之寇，築茶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西外睦宗院鄭逢辰，生于貴介之族，不爲居養所移，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才識亦優，屢任宗官，安恬不競。臣令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酸政之便宜，革其苛擾；講舟師之利病，爲之扞防。詳其器能，實爲通用。二人者若蒙朝廷以叙進擢，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相，才力敏强，識見開豁。辦治之長，著於宰邑；關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剸煩破劇，實所優爲。儻膺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西山文集》卷一七。

除户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蚤中甲科，嘗參柱史。當侂胄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顓政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處外，微六七考之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況其才猷宏達，學問精深，倘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西山文集》卷一七。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徧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局。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羣之風。壯老不渝，夷險惟一。退屏於權門孔熾之日，來歸於聖化更新之初。懇懇丹忱，形於箴諫；洋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疇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蹤居其先，自眡不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西山文集》卷一七。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見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囚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廉介視古人而無媿。期年爲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受誣舉之罰。《西山文集》卷一七。

辟林司户充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後下部作闕。況浦城上五鄉，爲福建襟喉之地，民俗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爲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軍司户參軍林元晉，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練，允爲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聖慈差林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于警捕之寄，誠非小補。《西山文集》卷一七。

奏乞奬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裨守臣之弗逮，苟得其人，則佽助爲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倅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判永州軍州事魏泌，則皆所謂能爲郡政之助者。國均實淳熙名臣大經之孫，世美相承，家法不墜。自其宰奉新，倅建寧，皆有聲績可紀。立朝未幾，復爲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悉心裨贊，臣甚賴之。泌實紹興名臣矩之後，家學既有淵源，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不碌碌。前宰零

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水，兩遇闕守，泌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人之材，皆足以剸煩劇而立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設。伏望聖慈，特加奬擢，以爲一路之勸，異時所立，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西山文集》卷一七。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于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攷之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竢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

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美，材猷闓敏，常宰劇邑，政譽藹然，江右諸司，皆嘗稱薦。

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具能言之。

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老游幙府，人歎其淹。

承議郎、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性禀純良，志念惻怛，平反冤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人安其

政。

通直郎、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之。

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涖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爲。

奉議郎、知道州寧遠縣事黄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其到邑，一意爲民，當官而行，不畏彊禦。

修職郎、永州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游膠庠，士論推服，及爲學録，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

文林郎、前永州推官趙涯，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在甲科，及爲幕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

文林郎、全州清湘縣令董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流；臨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

文林郎、衡州安仁縣丞翟採，忠勤之門，儒學自奮，文采甚蔚，識慮尤長。

從政郎、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端良，辭華敏贍，居官勤恪，有志及民。

修職郎、潭州湘鄉縣主簿田居正，禀姿篤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心，務爲有用之學。

修職郎、潭州湘潭縣主簿胡湍，器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仕之初，勤於民事。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長，各有可稱。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爲清時之用者。倘不如所舉，臣甘受妄謬之罰。《西山文集》卷一七。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猺雜處，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歡心，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靳小費，使軍情動搖，幾至激變，能任綏御之責乎？謹按朝請郎、知武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它過，徒以昨守信州之日，有黥吏李安世者頗得其意，及來武岡，復挈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衙兵六局之事，怙勢作威，鞭朴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霖等言，回糴軍糧虧損，時值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觸望，當廳執覆，語言喧悖，相率出城，羣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倉皇無措，托疾送印次官，幸僉判葉莫躬親安慰，衆方稍定。臣得莫初一日所申，即行下委莫權管軍事，諭諸卒還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司究治。既又得莫初五日所申，諸卒雖已還營，尚操兵未釋。臣復行下牓示，各與免罪，即將衣糧等照久例支給，若有冤抑，許詣臣陳訴。榜到之日，軍人或須貼息。遵爲守將，

舉措乖宜，致此紛擾，焉得無罪？欲望聖慈將遵罷免，或畀祠禄，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早獲安堵，不致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即飛申朝廷，乞賜指揮行下，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頗亟，用敢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任，聽候朝廷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兵護送出境，榜示軍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乞指揮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七。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陛下以寶曆紀元之歲，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之心也。詔下以來，中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矣。而臣猥玷近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今衆論之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宓、徐僑、危稹輩，臣入對之初與供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朝，丐從絀免，倘終無以塞明詔，則罪滋大。伏念當今賢能才識之士不爲無人，其沈下僚、困選調者，未易以悉舉，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而濡滯不振者，疏其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朝廷之實用而不爲空言。謹開具于左：

一、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傅壅，實寶文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迓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奉祠〔一〕，改授臨漳，甘濡久次。伯成舊爲漳守，有惠政，壅能循父之轍，一意撫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郡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于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沈酣於簡册。涵養益粹，殆未易量，久於奉祠，頗鬱公議。

一、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朝，數有論奏，觀其用意〔二〕，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壘，粗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西山文集》卷一七。

〔一〕奉：原無，據正德本、康熙本補。

〔二〕用：原無，據右引補。

草楊次山封王制附奏

臣恭覩陛下以東宮册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成静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爲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凛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其賢德夙簡聖心，故因鉅典之成〔一〕，特示寵擢。臣承命草制，亦能推明陛下所爲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爲外家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止，夸奢益爲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爲史册之光。臣愚竊謂二人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鑑也。夫倚伏無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豫慮。伏惟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追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陛下裁赦，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乞睿照。《西山文集》卷一九。

〔一〕成：原作「誠」，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一五四

真德秀 二〇

得聖語申省狀

證會某今月十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劄子，先秉笏叙謝，蒙恩召除，得面清光。蒙宣諭曰：「久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貼黄，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爲人倫之至。」宣諭曰：「烝烝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爲不道，然舜親愛之心不爲少衰。惜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蓋舜不以象欲殺己爲怨而封之有庳，既不失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

稅，象不得一有所爲。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不盡善盡美？」聖上正色宣諭：「朝廷之待濟王，亦可謂至矣。」某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聖訓。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之處象者如彼，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爲，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是欠闕處。」蒙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失，異時爲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爲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爲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爲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媿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爲聖人。」王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某奏曰：「人心之所在即天心之所在。」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某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矜式。」又奏：「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行三人置在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宣諭曰：「賢者在朝，所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召之必不來。臣謂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

上達，其益亦自不少。」宣諭：「二人何處居？」某奏：「楊簡四明人，傅伯成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憤日甚」一段，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一廉者？」某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多，愛民者少而虐民者多耳〔一〕。」又宣諭曰：「然則何以革之？」某奏：「若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則此習何患不革？」又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某奏：「臣自湖南來，所過州郡但見知袁州趙汝夫一介不取，真廉吏也。」又奏：「將帥掊克，軍士因依。」宣諭曰：「直恁地？」又曰：「軍心尤不可失。」讀三劄畢，蒙玉音温然賜諭：「卿所陳三劄皆忠讜之論，當即爲施行。」某奏謝再拜訖〔二〕，退。《西山文集》卷四。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八。

〔一〕虐：原作「貪」，據正德本改。

〔二〕謝：原無，據右引補。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某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三朝寶訓》，因有奏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創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某奏云：「陛下今日居處之地，即高宗、孝宗居處之地也。居祖宗之宫室，

當思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忘祗懼，庶可保守鴻業。」玉音云：「祖宗基業，爲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讀至「以一心而受衆攻，苟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玉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某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欲謂聲色貨利之屬，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消盡。」玉音亦謂「知得義理，物欲自不能惑。」某奏：「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作性命看，欲得之心，其熾如火，纔見得義理分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逃猛獸，何敢更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某奏云：「人主如能垂精問學，則所聞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玉音云：「朕在宮中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某奏云：「敬之一字，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理也。」玉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某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某既舉程頤之説以奏，又云：「君子小人將何分別？惟日進規儆之言，使人主有歉然不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使人主哆然有自肆之意，即是小人。陛下以此觀之，則君子小人之實判矣」。玉音云：「極是」。讀至「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

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某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條尤爲切要，不審陛下知臣之意否？」玉音云：「深曉卿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遷過，此以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玉音云：「朕受太后大恩，何敢不盡其孝？」某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有此，當潛消於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只在孝思二字而已，願陛下深留聖心」。玉音云：「極是。」讀至貼黃「晨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某奏云：「陛下在宮中起甚蚤，視朝却覺稍晚。」玉音云：「朕視朝只依先帝時。」某奏：「比先帝差晚，願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爲節，庶幾延訪群臣，可以從容。」上首肯。奏畢，玉音云：「卿今日所陳甚切。」某退至簾下，再拜謝恩訖，進前展讀《寶訓》睦親門。某奏：「太祖之友愛太宗，前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異，必爲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未有不私其子。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知太宗神武英特，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太宗果能混一區宇，濟世治平，太祖可謂能爲天下得人，太宗可謂不負所託。」上首肯之。讀至涪陵公廷美卒，某奏：「秦王之事，陛下曾知其本末乎？」玉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某云：「容臣敷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真宗爲皇太子一段，某奏：「真宗既正儲宮，竢班幄次，自合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太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民者。真宗惟其天資孝悌，

是以即位之後專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之境上，使隻輪不返，真宗惻然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上變容首肯。又讀至卷末，某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親親爲先。《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皐陶謨》曰：『篤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伊尹作《伊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周家忠厚，内睦九族則詩人歌之；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之。惟本朝祖宗以來，以親親爲家法，其於皇枝帝胄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陛下之所當法。若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惻怛、曲盡其至如此，尤陛下所當法。」某因誦太宗聖訓曰：「朕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耳。」某奏：「觀此則知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亦首肯。所得聖語，須至申聞者。是日讀至「其源皆自孝悌出」，又讀楚王元佐一段，奏云：「楚王乃太宗長子，真宗之兄，以疾不得立。真宗即位，屢加封拜，待遇之禮，極其優厚。」及奏「周室道衰」下數語。此三節皆為之動，蓋聖心明悟如此。又讀「理義常為之主，物欲不能奪」，奏云：「一州有一州之主，一縣有一縣之主，若州縣無主則盜賊姦人得以竊據而為我主矣。人心亦然，理義為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為主則理義不能入。」上亦嘉納。

《西山文集》卷五。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

同時上

某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體至重，輒同本道帥臣、監司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助義倉見米，以拯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頻增，民愈艱糴，稍有資本，銷磨向盡，素來困乏者饑餓益多，萬口嗟嗟，日夜望賜。國家憂民如子，必已久俞。某職在轉輸，昨蒙朝廷令本司催督寧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赴建康轉般倉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府實發米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六千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三萬一千七百餘石，咸以河港淺澀、未能起發爲辭。內太平州已裝發三萬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郎黃孟容管押，自餘一十四萬六千餘石并未起發。竊惟諸州皆係合賑濟去處，若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米斛前去諸州，般運之間尚費期日，不能遽及待哺之民。米運往來，糜費耗折，又所不計。欲各留上件米在州，免令起發，候指揮降到米斛，理豁建康府轉般倉內合科撥之數，庶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誤事，又免兩次往來水脚費折，誠爲至便。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照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磽瘠，豐年民且狼狽，一遇旱歉，窮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運益艱，雖有科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申，乞截留淮東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石，若蒙朝廷從所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路諸州常平、義倉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

若蒙朝廷俯從近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兩項通計九十三萬石，而本路七州合濟之户約百餘萬，不過户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户尚不在此數内。況目今米價踴貴，民間大段艱食，便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之米，又無錢可以收糴爲賑糶之用。緣此富民觀望，爭事閉糴，商賈闚伺，愈索高價，而合賑糶人户久食貴米，轉見狼狽，將來必至盡仰賑濟，爲公家之費愈多。若官場有米接續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自至，而人户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官司賑濟，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竊見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荒，曾申朝廷借撥椿積錢糴米出糶，民甚賴之。其後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名，一無虧欠。它如此比，不可勝舉。目今本路除建康府有椿積錢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不敢擅動。然在今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權行兑借，作循環糴糴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察，令其盡數歸還，於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利。併望朝廷特賜指揮。《西山文集》卷六。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没人户錢物下本司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没到減落會價人户財産錢物，不拘已未到庫及已未拘收數目，盡行給還，仰見朝廷閔雨之切，垂念及此。寬恩誕

播，聞者欣躍。某職在奉宣，已即時恭禀，行下屬部，其間錢物未至安邊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上人户，審實給還，不容更有濡緩。但錢物已至安邊庫者，若令家屬經州縣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竊恐犯事之家久失生理，貧瘁日甚，決無餘力可以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候取撥，必且因循歲月，終於不沾實惠。某區區愚意，欲望鈞慈許令本司將元因減落會價拘没錢物在安邊庫者，具數徑申安邊庫所，仍差人自爲赴庫請領，俟到本司，却發下犯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邀阻、道塗跋涉與夫旅舍滯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家被再生之恩，實爲大幸。如某所陳仰合鈞意，即乞徑從尚書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西山文集》卷六。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救荒劄子，數内一件：竊見池陽諸邑曩自兵興之後，繼以旱蝗，民力彫敝，視他郡特甚。昨自嘉定四年，本州承准樞密院拋下燒造滁州城磚，及本州修城，續又增加數目，行下諸州，分認燒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未有了辦之日。蓋緣拋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之費，州不任其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免藉之民。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坯陶展轉，以至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役之日未休。至於蓄牛之家，本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既竭其日夜之力，不惟他時田功不任其

勞，或以疲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困。本州又專差公吏下縣監督，縣胥從而與之表裏爲姦，文移迫促，動以軍期爲名。所用窑匠不按已定之籍，而業不素省，妄肆追呼；所役鄉夫不計當用之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關集。凡此皆所以爲通融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爲直若干，免一夫則爲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無有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而實不及，出入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否不問也。夫修築城壁，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擾，其何以堪！兼照本州修城見役諸寨土兵，廢巡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爲未便。諸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籍之兵率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取其壯者以奉土功，方此饑歉之歲，設有緩急，何以爲備？此又不容不爲先事之慮也。欲乞詳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塼及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日別議施行。《西山文集》卷六。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諸路

某照對本司準行在尚書户部符，準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竊見今之州縣，凡武臣之爲巡警、爲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州縣之長吏每輕視之。粗官俸入〔一〕，既已甚微，小小違失，動遭閣俸，或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爲任，至有一任之内累及十餘月而不支與者。其人以品

秩之卑，且類多樸魯，其言語不足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當路之知，甘受困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無恥，或刻剥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與軍典合干人互相囊橐，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一檢察州縣，今後武臣小官所得俸給，并按月支散，不得復徇前弊而困厄之，仍每季取有無未支親書文狀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奉聖旨依。又準行在尚書户部符，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郡省劄子節文〔二〕：「竊見今時州縣小官往往皆待數年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三千里之遥，奉親挈累，以希寸禄者。及其到官，爲長吏者或乃不恤，每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落，妻女不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數倍，知通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明降指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釐務等人，每月限在中旬并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方許自支全俸。如是無可那融，其知通請給并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内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別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輒將久年虚欠算支，如此則俸禄均平，士無失職。」奉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某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詣某自陳，以州縣拖欠俸給，饑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没官所，不能歸葬。雖與嚴判行下，多是不即遵從，或止支給些小以塞責。又聞縣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諺語至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誚，喪失廉恥，職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項聖旨指揮，其加惠小官之意至爲深厚。某已即日頒行，尚慮州縣雖暫遵承，稍久又或違戾，使聖

朝德澤終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某照得宗室不釐務官，所在員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府軍縣，各給歷三道，以孟仲季爲記。州自教授、縣自知縣以下，每月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官自行批鑿。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逐月批鑿訖，即從所委官廳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孟月歷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填申發月日。如少有違滯及批鑿不員，定追所委官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所行事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今將給州縣歷樣各一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某今來措置事理如或允當，乞劄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准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劄，下諸路轉運司及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西山文集》卷六。

〔一〕粗：疑當作「初」。

〔二〕郡：疑當作「都」。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户秋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爲災，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米畸零欠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煎迫之苦，必無輸納，徒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逃避追呼，不議蠲除，則來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反多於零欠。公朝厚下，於民固無所靳。況權事體輕重，較然甚

明，欲望朝廷將七年分人户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候旨揮。八月二十九日〔一〕，奉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户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西山文集》卷七。

〔一〕以下文字疑當爲小字注。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 九月某日發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領提舉奏申，蒙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饒、信兩州旱亦不輕，遂差委承務郎、信州貴溪縣丞邵介前去饒州諸縣，迪功郎、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各官申到事理，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及邵縣丞所申，云云。今不録。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夏之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平等七州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緩急不同，所以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賑卹。續聞饒、信兩州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淺深的實，所以未敢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訪到前項事理。某又

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正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間被飛蝗爲患，致使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體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爲輕，而實不可謂非旱傷州郡。況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山，旱傷至甚，却又與七州無異。兼日來體訪得各處米價亦已艱糴，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全食菱芡而不粒食者，似此人情委難存濟。既已審究得實，若遂以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爲欺罔。謹録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朝廷矜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并垂恩卹，庶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爲幸甚。《西山文集》卷七。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糴米

照對昨蒙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米并提舉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糴米并制置司所糴米併爲總數，斟酌分撥赴各州軍應副濟糴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置振卹，且許其向後闕少，續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三郡係準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内建康府承制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七千九百七石四斗有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户口，候新制置李殿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到米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石六斗有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八斗有

畸。近據兩郡申到抄劄户口帳目及自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丙户一萬七千九百九十有五，丁户四萬七千七百有九，戊户一千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廣德軍二縣丙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户三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户二千五百有八，通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瀆公朝，仰蘄終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槩等實有愧芻牧之責。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兼本軍地素墝瘠，民生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水旱，坐待流殍，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已有饑餒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户以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濟戊户而糶丙、丁，所以糶户至少而合濟人户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爲郡，雖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間亦甚艱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惟戊户則全濟，丙、丁户則糶，内鄉村丁户亦量行給濟，所以濟户差少而合糶人户不啻倍蓰。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濟遲速亦不容不少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爲始，太平州則以十一月十一日爲始。所據兩郡申到欠少米數并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米，然爲數不貲，不敢盡以上累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糴貼助賑糶外，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公朝，特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太平州賑糶。其糶到錢槩等專一任責拘還朝廷，不敢分文違欠。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之數，委是無從措畫，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全賜支撥，以充接續賑濟，庶使兩郡饑民獲脱溝壑，實出始終生成之賜。伏乞指揮。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

令建康府轉般倉於椿管米内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充振糴，及令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椿管米内支撥二萬石，付廣德軍充濟糴使用。糴到價錢，各就本處令項椿管，具入月賬供申。其米仰逐處徑自差辦人船前去般取，仍仰開具收到錢數申尚書省。

《西山文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一五五

真德秀 二一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照會近准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本路旱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户零苗。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户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州軍縣遵奉施行，仍鏤榜曉示人户知悉外，照得昨來同安撫司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官體訪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遥，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章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申到信州諸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飛蝗接境，粗得豐熟，其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下三鄉皆係爲害不輕，僅有鉛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福建災傷地分。已嘗開具申聞，乞朝廷矜念，并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郡皆蒙倚閣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

州諸縣人户未霑蠲閣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爲控陳，實非所以推廣公朝厚下之意。欲望朝廷特賜詳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人户零苗，照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閣施行，使千里之民咸被恩賜，實爲大幸。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令信州將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户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西山文集》卷七。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　同太平州

照得某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濟米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爲數最少，而本州三縣合賑糶户口爲數至多，嘗各具申朝廷，乞撥借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回降。某於今月初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臣同共措置，除戊户始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村丁户僅能量濟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劄者，又須一例振卹，其城市丙、丁户并鄉村丙户皆合振糶，總計用米數十萬石。某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米添貼糶濟外，欠闕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既已無幾，而上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若非官司出米賑糶，竊恐中户以下闕食狼狽，日甚一日〔一〕。某等濫膺麾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告于朝，坐視境内之民饑餒流離，豈不上孤君相愛卹元元之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朝廷檢

照某等已申事理，速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借本州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節次解納，或留本州糶米償還〔二〕，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罰。須至再申。《西山文集》卷七。

〔一〕一日：原作「一甚」，據正德本、康熙本改。

〔二〕糶：疑當作「糴」。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軍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爲諸路之最，廣德兩縣災傷又爲本路之最。蓋本軍田土瘠薄，雖當上熟之年，猶有艱食之慮，況自春徂秋，種不得下，其爲狼狽，不言可知。仰賴聖朝哀愍元元，賜轉般米三萬五千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千餘石，醲恩博施，自昔所無，某等與兩縣十四鄉之人同聲感戴。第此邦民貧特甚，昨本路諸州抄劄户口皆以五等爲別，其他州縣惟丁、戊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之丁，饑寒窮窶，往往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凡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饑餓垂盡之人，亟出義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又於十月十二日以後，將丙、丁、戊户普行賑濟，計用

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其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昨賑濟之後又閱兩月餘，貧民下户復以闕食，遂與潾同共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爲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饑荒非止一州一路，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爲力甚艱。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愛惜唯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糴，而戊户計口給濟，爲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爲率，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而錢則出於某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庶免數慁朝廷。其如户口至多，除三次給濟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夕俟命，未準回降。今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朝廷檢照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賜劄下平江百萬倉，照數撥降施行，某等寔與斯民同霑大賜。須至申聞者。《西山文集》卷七。

申省第二狀〔二〕

照對某近申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百萬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收價錢，續準省劄，未賜允俞。某恭承朝廷之嚴，即當禀聽，豈應再三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念廣德去歲菑

傷最爲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收，人情憂搖，皆謂必填溝壑。某自去秋被命措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所委或非其人，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某亟遴選彊敏愛民之官，精加覈實，釐正甚多。又於給散之日，令民户結甲，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請米，有以一家得二由而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貧乏者却與抄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不敢分毫泛濫，有失聖朝子惠困窮之意。兼某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爲當天患民病之時，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迺克有濟，故凡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振濟之用。其軍城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司措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内分撥。又振濟錢米或有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數甚多，蓋職所當爲，自當罄竭，豈敢數恩朝廷！今來所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緣事不獲已，方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爲振濟之用，若以其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力，本司帑廩又空，四顧徬徨，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生靈之命已蒙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卹不繼，則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爲可惜。伏望鈞慈，俯察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某與斯民均被隆天厚地之賜。伏候指揮。《西山文集》卷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九九。

〔一〕題下原注：「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申省第三狀　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貳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拘收價錢。側聽兼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定四月一日給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秖得再殫愚悃，上冒崇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凡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貫爲率，計錢十六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令出糶。今百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計錢三萬緡，以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十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之於後？況某元爲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旨揮止與二萬，不敢數瀆朝聽，已於本司經常支遣米內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糶，則本司所出之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計之乏？實以本軍民貧非他處比，惟城市人户粗有生業，可以糶濟兼行，至於鄉村之民，狼狽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狹，亦未免徑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況於朝廷仁同天覆，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二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今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目今一濟正是緊切之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盡行給予貧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至申聞者。四月三十日劄，「檢會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旨揮，支撥百萬倉米二萬石，江淮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八斗一升，又撥建康轉般倉米三萬五千石。照得廣德軍撥降救荒米斛不為不多，

本軍自合斟酌，分撥濟糴，庶幾實惠及民。今據本軍具到十一月、十二月分糴濟米數，其濟米計支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糴米止計一千五十七石六斗八升，其濟米比賑糴幾過二十餘倍，切恐惠不及民，利歸吏輩。今來所乞改振糴米二萬石作賑濟，難從所乞。」此乃都司擬筆，劄付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西山文集》卷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九九。

申省第四狀〔二〕

照對某昨嘗累申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行出糴，朝夕延頸，未拜俞音。欽惟聖君賢相勤求民瘼，由己隱憂，自旱蝗以來，振廩捐帑不可勝計，而廣德一郡得米凡數萬石，並係撥充振濟，仰見清朝以民命爲重，雖丘山之費無所愛惜，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糴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出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大夫有好爲議論者，以爲此郡菑傷本不至甚，官司振卹，失之太優，斯言流聞，遂致上誤朝聽。某竊謂欲知菑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欲知民食之艱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詔旨盡放，則菑傷之重固不待言；今歲麥熟亡幾而城市米價每一省升爲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或者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遂以菑傷爲本輕，振卹爲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非至仁亟加拯救，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況自冬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濟之家爲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

不過六萬石有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衍爲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蓋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餒死，而生生之業，固已赤立無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爲甚輕，尚有自旦至暮無錢可糴者。本司糴價每升二十四文足，有納二十金而乞減四文米者。某巡歷此來，目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仰糴之户普濟一次，丙七日，丁十日。而痛減官糴之直，每升爲一十八文。況於田野鄉村，尤爲岑寂，若改濟爲糶，其間無錢可糴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歷轉售於有力之家，饑腸弗充，坐以待斃，是朝廷不惜屢濟以生全之，而顧惜一濟以棄絶之也。況今大麥已穟而未黄，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之乏，正在斯時，給濟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石外，目今所存一萬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安倉椿頓。今此一濟，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米二萬餘石。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二千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其奉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廩以賑饑民，然後歸節以請矯制之罪〔二〕。今某幸遇仁明寬大之朝，且嘗承詔措置荒政，既親見民窮如此，顧乃便文自營，苟逃譴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仰辜朝寄？用敢不避誅斥，謹同知軍魏承議以此月十日爲始，一面開倉振給外，伏望鈞慈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某不俟回降、專輒給散之罪，併乞重賜鐫表施行。須至申聞者。《西山文集》卷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九九。

〔一〕題下原注：「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四月二日省劄猶未到。」按「二日」疑爲「二十日」之誤。

〔二〕之：原脱，據正德本、康熙本補。

申御史臺并户部照會罷黄池鎮行鋪狀

照對黄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内。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脱。若使依價支錢，尚不免爲胥吏減剋，況名爲和買，其實白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區鋪店，能有幾許財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虚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置市令司，自有明禁，朝廷屢行申飭，不許創立行名。當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抑勒行鋪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爲人户之害。牒本州帖縣鎮，將黄池鎮應干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版榜，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官吏輒敢科敷民户，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詣本司陳訴，定將官員案劾，公吏决配施行。仍申御史臺、尚書户部，并移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歷至黄池，鎮民遮道以千數，陳訴監鎮官史文林彌迥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史押送鄰郡根究。及申到判云：照對黄池之為鎮，地據要衝，實舟車走集之會。前政運使孟侍郎以武臣監鎮，多不知書，申明于朝，易以左選。而史文林者首當其任，正望其以儒者忠厚之政，洗武臣饕虐之風，顧乃專事貪殘，違戾法守，有武弁之所不敢為者。今據廣德軍等處勘到陳德新、查文明等情節，如根刷牙鋪，籍定姓名，置歷科敷，抑令供納縑帛、香

貨、魚肉、蔬果之屬，有償其半直者，有僅償纖小者，有三分不償其二者，有分文不支者。其所科買，非貴細之藥材則珍美之北果，紐計價值，為錢不貲。刮民户之脂膏，充一已之谿壑，至有不堪其命赴水而死者。此其違法者一也。收買縑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兩數，科糴糯米，不用斗斛而用大秤稱盤，自古及今，未聞有此，公為掊克，莫甚於斯。此其違法者二也。本鎮酒課日纔一二百千，商旅如雲，何患難辦，乃於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勒令行老挑擔抑俵，立定額數，不容少虧，所得之錢，不知何用，以至將門堂酒敷與麵店沽賣，將酸黃酒迫令坊户，一切不卹，唯錢是求。又以淡惡之醋裝灌成瓶，雇倩夫力，巡門抑賣，不問願否。此其違法者三也。科罰民財，法有明禁，而乃揑撫富民之過，以為罔利之媒。如姓劉人以私釀敗露，徐仁傑特其屋主，元不知情，因而文致，勒令拍酒一千貫；阿楊為家僮所告，醞造私酒，事之有無，特未可知，自當申州送獄，却勒令拍酒四百三十貫，并納賞錢一百貫，猶以為未足，復押送廣教寺，勒令舍鐘樓錢并常住錢各二百貫，遂免解州；劉太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究治，却逼令拍酒七石，為錢一百一十二貫，擅行釋放。此其違法者四也。在法未聞鎮市許置廂房者，而乃擅行創立四廂，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縱令吏輩拷掠收乞，冤憤之聲，盈溢道路。此其違法者五也。凡此數項，皆獄司勘到，陳德新等悉已招承，照條各刺配追贓籍没。監鎮史文林違法病民，宜從按劾，以其因病在假日久，見乞避親，牒照條保明申。如當塗王知縣非應避之親，既久病廢事，亦合令其尋醫離任，所有欠鋪户買物價錢，須管一一支還了絶，申取指揮，方許放令起離。其創置行名、抑賣酒醋等事，本司已行榜罷，及申御史臺、户部，牒諸司照會外，所在創置廂房一項〔一〕，牒本州嚴切行下住罷，照條止保甲稽察火盜。《西山文集》卷七。

〔一〕在：疑當作「有」。

申户部定斷池州人户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産事，自嘉定戊辰至今凡九年，更卓編修、俞監簿、莊大著、胡判院、孟侍郎、章郎中、胡總領，至某凡八任，予此奪彼，不勝其異説，省部行下不知凡幾符。以某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時施行之誤，遂至於紛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産元係吕仲富、胡彦文承佃，歲入租錢一千七百貫有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多，遂下本州主管官，召人剗佃於貴池縣税户喬廷臣，乞增爲二千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抵産，給據爲業，此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臣管佃凡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逋，而青陽人户江諮者意在攙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詭易姓名，或稱李必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覺，或用其父江總名，或用其弟江從龍，更訟迭愬，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佃，乞别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法不可，然其失在官而不在佃户。何也？蓋提舉司元行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勿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廳既以爲可，本州主管官又以爲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諮始愬其違法，前任俞監簿深不以爲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欲科江諮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可奪之條，而江諮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爭，奈何

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嘉定二年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産出榜召人實封請佃，江諮之弟從龍頓增租錢爲三千四百貫，官司爲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不甘其攘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經涉數年，至程郎中内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爲無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此説頗爲公當，然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特以不平江從龍攘奪之故，遂爲此請。其後萌悔意，經部陳愬，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産比元佃時有坍損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過欲得止依元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産，給付江從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錢，遂行情願退産。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實，堅乞吐退還官。竊詳上項沙産初無增減，始則兩家争之如金玉，後則棄之如棄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之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以攘奪，唯有增租一説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以啖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黠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廷臣取問番悔玩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番悔，其情尤可察〔一〕，江從龍之番悔，其情爲可誅。蓋喬廷臣承佃官産，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從龍興詞攪擾，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産亦成擔閣。及喬廷臣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敢飾詞推托，使官産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强梗之徒，初欲攘佃他人田土，遂詣主家約多償租，主家既聽其言，

逐去舊客，而其人遽背元約，不肯承當，主家田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不獲已。不獲已增錢而番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番悔者難原。況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日下退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揮，今若加以玩悔官司之罪〔二〕，則彼有辭矣。且其事業又有甚不可者〔三〕，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之論理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科有欠然後許人劄佃，至紹興敕，又復展一季之限。今若開爭奪之門，雖三科無欠而他人有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劄佃，一則其名不正，二則失信于民，自今以後國家法令誰敢信憑？官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關繫非輕。近者青陽縣有沙田一所，久無佃者，遂裁減租額以誘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四〕，輸納不足，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官司以沙田爲穽，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還其貲。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食存信之誼，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疑，有如讎敵，良非細故。其區區之見〔五〕，以爲上項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併二人皆不予，而下本州召人情願實封，次也。至於二人番悔情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已帖縣，將喬廷臣着家知在外〔六〕，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檢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若非三科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劄奪。元以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庶幾官民相孚，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户部，伏候旨揮。尋行下，從申。《西山文集》卷八。

〔一〕尤：疑當作「猶」。

〔二〕悔：疑當作「侮」。

〔三〕事業：疑誤。

〔四〕租：疑當作「祖」。

〔五〕其：疑當作「某」。

〔六〕此句疑有誤。

全宋文卷七一五六

真德秀 二二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温艚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下諸灣民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再三勉勵，如能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具申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三日，左翼軍統制薄處厚躬率守闕進義副尉權正將備將丘仝、進勇副尉充撥發官廖庚、降守闕進勇副尉訓練官吴世榮、前進武校尉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戰船并次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方知剛、林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嶺兜總首王行己船四隻，計鄉兵六十人。其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爲官民船趕上，獲到賊首趙希卻、林添二、陳百五、蔡郎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彦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

名，惠安縣捉到賊探林慶郎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并贓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招節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四日照律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勦絶，然賊首趙希卻素與王子清敵體，林添二、陳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效，合保明具申下項：

一、武經郎、殿司左翼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廉謹持身，善撫士卒，到官數月，修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灣海心，捕獲强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强盜史添四等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已申安撫司酌情處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漳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卻等，旬月之間，海道頓清。欲望朝廷特賜奬擢，以爲兵將官之勸。一、左翼軍將副合干人林賜、廖彦通、丘仝、陳聰、廖庚、吴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親獲兇盜之人，欲乞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轉。内丘仝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一〕，曾於去年十一月内帶領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濤州，親獲强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强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

其徐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丘仝用力尤多。如蒙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校有所激勸。又吴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内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港被賊行劫，有失收捕，某具申朝廷，蒙行下鐫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太船賊人續被温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吴世榮能以勤補過，於去年十一月内將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洋，親獲强盜謝三一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内，又於潮州海界蛇州洋，同丘仝獲到陳十五等一十四名，至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吴世榮宣力亦多。欲望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更與陞轉施行。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海州失利，怨仇乘之，遂肆誣奸，致遭追奪。居常以門户衰落，每有爲國效命一洗前恥之意。提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之門，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衙兵，統制薄處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俘獲兇黨，其勇敢趫捷，寔有可嘉。兼昨來所犯已婁經赦宥，欲乞朝廷特賜叙復，於令參選〔二〕，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防盜賊。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人，去烈嶼止一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以獲全。某初無賊報，博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論翕然，以爲温艚賊徒素與烈嶼爲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可爲官軍之

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與左翼官兵會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兇惡强盜三人，下班祗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郎。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却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嶺兜總首王行己將帶人船，自備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賊徒鍾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右件如前，伏乞指揮施行。申聞者。八月三日，奉聖旨薄處厚特與轉一官，林賜、廖彦通、陳聰各特與轉一資，丘仝特與轉一資，仍特陞差本軍權副將，廖庚特與補一資，吴世榮特與叙復元資，商佐特與叙復元資，於令參選〔三〕，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班祗應，王行己特與補進勇副尉，今劄付泉州關牒施行。准此。《西山文集》卷八。

〔一〕左：疑當作「右」。

〔二〕〔三〕於：疑當作「放」。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狀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厠跡戎行，綴名小校，而能捐軀徇義，凛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日，尤爲難得。某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比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亟檄右翼軍分兵防遏。

是時羣賊泊舟圍頭灣，距州城百餘里，官軍星夜疾馳，至辰巳間猝與賊遇。賊徒椎牛大嚼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蓄縮之意。獨撥發官、進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箭而斃者凡十餘人，羣兇爲之奪氣。邵俊等既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立罵俊等曰：「趙官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惟隊將秦淮、軍兵朱先、陳捷、吴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從以兩奪賊稍獲免，海瀕居民登高山望見者莫不失聲嘆息，爲之泣下。某既爲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勸。未幾遂有沙洶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適皆下手殺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足以慰英魂而攄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奬忠義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揚，殆非所以爲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發官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効用王凱夫補授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帖子〕稱：所有準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援，致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降充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聞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郎，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吴慶、尹政五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邵俊等官資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劄付泉州關牒施行，准此。《西山文集》卷八。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嘉定十一年十一月

照對泉之爲州，控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國家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爲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温、明羣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肅清。儻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爲久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川同左翼軍副將丘仝等偏行海濱，審視形勢。今據逐官申，竊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永寧。本州沿海四寨，其緊切者二，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略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迺有新舊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闞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爲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爲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爲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軍，遇事關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

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爲名。據其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急自可爲用，水軍重屯深居内地，未合事宜。今欲於見屯三百人内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八十人新屯圍頭。其寶林空閒寨屋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爲捍城之備。某竊詳所申，委屬允當，蓋水軍正爲防海而設。某頃在金陵，見兩司水軍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爲名而深處内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糧廩衣賜，初無所增，而軍人列居海瀕，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内地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采爲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爲永利。欲乞朝廷劄付左翼軍照應施行。

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廣闊，寨臨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稍加葺理，使成家計〔一〕。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行之事大略有五：一曰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七十人，及招收梢工、碇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聲勢稍張，可以鎮壓。二曰改添寨宇。照對本寨初因寓屯彌陀院傍，逐旋展創，規模簡略。元管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廊并佛殿後横廊共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拆外，見存一百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間，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稍厚，西多空

闊，合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爲將官廳，別遷寨門以對前山，却存留彌陀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卒得以安居。又今教場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道，每遇教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空地，以便閱習。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乙丙大戰船三隻係是鼎新創造，木植堅壯，所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捷。目今見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正將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職曹官同將官閱相〔二〕。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爲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腐，人船相習，亦免生疏，餘時即用蓬蓆遮覆，以避雨淋日炙之患。四曰預關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旋行關請〔三〕，委屬非便。合量關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椿錢糧。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候借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椿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某竊詳法石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準備將、訓練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往來咨稟，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關軍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遲迴累日，賊徒已竄逸久矣。今若添展寨宇，屯水軍二百人，就立正將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糧，氣勢自然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爲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劄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永寧寨地名水灣。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北。其地闊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烟，以爲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誠得其地。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爲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雜以老弱，步軍却有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出壯健軍兵五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十餘發回寶林拄替外，存留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爲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户復爲添造二十間，稍堪居止。其舊軍房舍量行展拓，每三間併作二間，庶幾地步稍寬，可以存活老少。計今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十間，爲一百二十間，尚欠三十間。兼將官有廳廊而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向西北兩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間，仍將火道窄狹去處斟酌除折，以通閉塞爲利便。所有本寨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某竊詳永寧寨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軍，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灣爲大，往來舟船可以久泊。訪之土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通，因而爲盜。況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爲控扼之所，圍頭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圍頭合行措置。今欲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爲額，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前可以照應料羅、吴嶼等

處，内可以控捍石井一帶港口，實爲衝要。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户得以捍蔽，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患，二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高廣山下，闊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厚西薄，可以暫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爲經久之計，則當在高廣山後，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軍，差諳曉立寨人審定。某竊詳圍頭置寨，事屬創始，與前兩處止是添展事體不同，費用既多，尤當加審，遂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土居士人鄉豪灣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委合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於此稍泊，蓋其灣澳深閣〔四〕，可以避風，一也；海中水鹹，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居民亦多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徑入深洋，不見蹤跡。今若于本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備舟船，預關軍器，預椿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委足以機察盜賊〔五〕，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標定寨基、計料創置外，欲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施行。

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外，仍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内有不堪出海之人，撥入步軍隊伍；步軍内有稍諳船水及雖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人，却撥作水軍使喚。又寶林兩寨附城，與大軍密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留，惟自法石以往，並須精鋭，不可以老弱充數。某竊詳所申，委係要切。今取會本

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申見闕七十五人，最是梢工、碇手全然闕少。梢碇乃船人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人。乞備申朝廷，行下本軍，且招梢碇四十人，仍與刺效用名目，庶幾海濱强壯輕捷、習熟風濤之人欣然就募。欲乞朝廷詳酌，併賜指揮施行。

一、巡綽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蓼寨止〔六〕；自水灣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栅寨止；自岱嶼門内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憑考察。某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頭正臨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之逐月巡綽，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年爲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别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内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别加酬奬。某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殫壓盜賊有勞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爲限，則被差將佐於本職不敢苟簡，實關激勸，欲乞朝廷詳酌，劄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爲本府内門。岱嶼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爲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

額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一百二十間，見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百人，尚欠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欠闕，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爲控扼之所，又爲海灣荒僻之處，日前常有賊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内新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用。寨屋元管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墜，合行添蓋。所有軍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某竊照石湖、小兜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户，軍額闕少，營房倒墜，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敝不堪外，有尚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永寧、圍頭、石湖、小兜寨使用。某除已帖委水軍副將丘仝計料修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圍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兩舊寨，其費用已不少，兼軍人一番移徙，般運家屬，置辦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如歸，通計不下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創寨屋，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目今郡計雖窘乏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責，已極力樽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紊公朝。所有左翼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非控告朝廷，

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施行，或上下殿司支撥，又恐徒爲文具。如近蒙劄下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撥到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欲乞鈞慈不靳小費，以爲海道悠久之備，特賜撥降度牒一十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本軍所委將佐着實支用。某謹當嚴行督察，所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法，不許分文虛費，候畢開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賜支撥施行。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至文前申見第一至第四項，寶林、法石、永寧、圍頭，乞劄下殿前司并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疾速密切措置，具經久利便保明申樞密院，不得稍有張皇外，右劄付知泉州真殿撰照應，密切措置催促施行，准此。第五項，水軍圍頭，已劄下前司照應施行，并劄泉州左翼軍外，右劄付知泉州真殿撰，先次逐一從公點揀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人數姓名申樞密院，准此。第六項，巡海地方，已劄下泉州左翼軍外，右劄付泉州，從所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不得因循弛懈誤事，具知禀申樞密院，准此。第七項，將官，已劄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效，即仰次第保明申取朝廷旨揮，具知禀申樞密院，并劄殿前司外，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准此。第八、第九石湖，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切在逐一措置施行，無致緩急誤事，具知禀申樞密院，准此。第十項，諸察船隻〔七〕，已劄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常切教習武藝，督責教閱，各皆精熟，先具知禀申樞密院，准此。第十一項，申乞度牒，准二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封椿庫於見椿度牒內支降一十五道付泉州，每道作官會八百貫變賣，將收到價錢作料次支撥，付左翼軍，專充創置新寨，添展舊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務要工役如法堅壯，毋得易簡滅裂。其度牒仰本州差人前來請領，候畢工日開具收支細帳申尚書省。《西山文

集》卷八。

〔一〕使：疑當作「便」。

〔二〕相：疑誤。

〔三〕旋：原作「施」，據文意改。

〔四〕閣：疑當作「闊」。

〔五〕機：疑當作「譏」。

〔六〕寨蓼寨：疑誤。

〔七〕察：疑當作「寨」。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於本州，招刺效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郡相關，其實未嘗略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隋〔一〕，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爲統制者得以肆意掊尅，斂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雖知其詳，然不敢

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
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
郡同心協力，故得俘獲羣醜。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
没，米商舶賈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爲猖獗。憑
界復有强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某見具措置事宜
別生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
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
山文集》卷八。

〔一〕隋：疑當作「惰」。

〔二〕令：疑當作「例」。

全宋文卷七一五七

真德秀　二三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疏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俘戮，因加講究，乃知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兇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諏度利便，條畫備禦之策，具申朝廷。旋蒙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之費。某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朝廷給賜遂爲徒費，某所區畫亦爲空文，其罪大矣。用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

往往緩不及事。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争一旦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瞰大洋，萬一賊舟欵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申朝廷，往復遲回，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朝廷，切慮報應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一有警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内各撥一半應副，候畢申豁，爲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蓬帆楨具，色色全備，其費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爲棄物，深爲可惜。某與統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議，皆謂莫若具申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内五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錢分明上歷，不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遇當修年分，更不具申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朝廷，亦便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是公共會約，須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一〕，爲隨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朝廷一番頒給之後，可以支持一

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請又爲有間。伏望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朝廷從允，即乞併降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銜結狀，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收支見管錢數，申朝廷照會，庶幾永永不至廢壞。併候旨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闕額頗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海風濤之中，梢碇乏人，豈不悞事？某昨嘗備本軍所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效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今來不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刺本州牢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朝廷行下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爲利便。兼照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朝廷行下遵從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朝廷速降旨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年爲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賊徒別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別作酬奬。尋準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效，即仰次第申取朝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

某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差正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合差準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闕進義副尉、權準備將廖彦通，進勇副尉、準備將劉顯祖，守闕進義副尉〔二〕、本軍訓練官吴世榮，皆諳熟海道。内廖彦通、吴世榮因去年五月内捕獲海寇趙希卻等，蒙朝廷推賞轉資，已差廖彦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永寧寨副將，吴世榮權圍頭、寶蓋寨準備將職事。併據廖彦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某尋行考察，本軍所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人，皆從本司保明，申朝廷出給差劄，幇行請給。獨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州郡以非朝廷補授，不敢幇行請給，止是本軍量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廖彦通等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彦通權準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準備將方及三年，吴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賬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朝廷出給差劄，令廖彦通正充準備將，劉顯祖、吴世榮各權準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别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略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某敬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

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爲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掊尅朘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鋭，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掊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温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其捐軀效命難矣。故爲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節制於本州爲非便，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爲至便。朝廷之上，將爲一戍將之私計乎？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爲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俊是也。某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爲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效，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爲一體，凡事相爲援助，則在本軍，爲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爲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爲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付，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僱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三〕。郡之老吏竊竊私議，以爲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

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爲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許禦盜寇〔四〕，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閒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況左翼止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淮回降，即欲開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揮。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朝廷以爲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乞旨揮。此狀既申即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西山文集》卷九。

〔一〕繼：疑當作「經」。

〔二〕下「義」字疑當作「副」。

〔三〕出：疑誤。

〔四〕訐：疑當作「扞」。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饑民從之者多，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劫民財，殺害人命，已牒昭、賀、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今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强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鑼奪人户赴州納税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嶺縣剿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州侵入江華縣界黄小九家取酒食用，關集隅官等人捉獲正賊朱廿五、廖晚二名〔二〕，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地分，自今鄉境寧静。除已開會攻捕〔三〕，盡數剿絶，兩司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的在賀州界内。但賊徒出没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逸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媮一時之安，養癰護疽，終爲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爲一家，則此賊有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

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剿捕，而本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衡、道、郴、桂四州郡巡檢下土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歲月，安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爲利害。莫若兩路互相關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絶其抄掠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饑民，措置賑卹，使本州之民各皆帖妥，無與賊相應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衆，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關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禽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一、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四州都巡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人外，今諸本州更切斟量緩急〔三〕，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副。其錢糧先撥合解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

一、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兵弓手遏賊來路，防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實有備，不得具文塞責。

一、賑卹饑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州諸縣皆有饑民，江華最甚，請本州日下先次委官抄劄江華縣饑貧户口，火急申提舉司，支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縣却以次區處。如常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共具助。

一、踏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衆投降，亦本州之責。今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本州，請疾速差得力人前去散帖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商量，從長施行，務使賊徒及早解散，户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管下，兼昭州及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透走，難以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略、安撫、提刑司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逸。如有機會，可乘即關報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略、安撫、提刑司，并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爲施行，及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西山文集》卷九。

〔一〕名：原無，據文意及本文用語補。

〔二〕開：疑當作「關」。

〔三〕諸：疑當作「請」。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饑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螟蟲，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人民闕

食，緣此道州江華縣凶徒竊發，饑民羣附，遂至猖獗。諸司逐急委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饑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産之家亦多饑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癘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委棄嬰孩，至有不獲已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蓋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旱疫。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緣饑餓者衆，米石闕少，別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道、桂陽三郡旱傷，朝廷行下，於郴州椿積米内撥五千石，道州、桂陽軍常平米内各撥二千石，兩司又節次申乞，兑撥潭州和糴米石，蒙劄下科撥六千石〔一〕，專一賑濟，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饑民，一方赤子遂獲更生。今道州承連年旱疫蟲潦之餘，又有盜賊疾癘之苦，百姓饑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來窘匱，有税之家又以累歲勸分〔二〕，全無儲蓄，鄰近永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别無米石可以仰食。雖賊黨漸平，然饑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糴米内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饑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三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令道州接見起發襄陽府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三〕，就充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行起撥，即仰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見椿和糴米内支發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散畢開具夾細賬狀申尚書省。《西山文集》卷九。

〔一〕千：原作「十」，據文意改。

〔二〕税：疑誤。

〔三〕接見；疑誤。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戍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爲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衣甲軍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往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留，教習新軍。及行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拆洗等錢，誠爲利便，所合仰體廟算，亟行遵稟。但緣本司體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往往即視本州以爲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永戍壽昌，頗懷顧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復回本州拆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戍所，雖有室家團欒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響終不以爲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欲立爲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次拆洗，庶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

事。至於本州本司雖小有支費，所不敢計，而朝廷昨來所委本司新創造寨宇，亦不至爲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準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員狀稱，新軍爲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禄，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産户，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葬在附近去處，若使永戍壽昌，則是家産破蕩，親屬遠絶，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留在寨，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洗，使各家有父子團欒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本司昨來體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今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顯見軍情未以永戍爲便。欲望鈞慈檢證累申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立爲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時壽昌知軍朱索建言，朝廷從其謀行下。某度軍情必不悦，方為申陳，未幾果聞諸卒喧譁，幾至生變。朱逃於江北，乃出榜訴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拆洗，然永戍之議未已也。某初請未從，又再三有請，且作親札白廟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請，其説甚長。久之乃劄下，從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西山文集》卷九。

申樞密院爲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　嘉定

證對本司昨爲武岡軍禁軍蔣宗、楊德、攢司劉德近在軍衙作鬧，及劫掠黄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少三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聖旨，令本司更切撫諭安輯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赴本司聽候旨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運選差得力兵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名家財並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兑支官會二千貫文，等第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斫到首級了當，其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别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别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西山文集》卷九。

又申樞密院狀　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出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捉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合行事件〔一〕，須至旨揮〔二〕。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權軍照使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濫，仍具姓名申本司，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合照元榜事理第等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內及城外二十里間劫掠民户家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憐念，請權軍日下抄劄城內外被害人户姓名，於常平錢內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葉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供申，并牒上三監司，請照會，再申樞密院證會，仍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軍兑支，及差人齎去發還本軍外，別支官會

一千貫發下，令項賑卹軍城内外被害居民，伏乞鈞證。《西山文集》卷九。

〔一〕合：原作「各」，據文意改。

〔二〕旨揮：疑誤。

又申乞黄達等賞

本司昨爲蔣宗、楊德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恣睢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滋蔓難圖之憂，效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之策行下，委權軍事葉莫選兵級之可用者，許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葉莫遂借潛火爲名，團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仗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將李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進武校尉，遂具申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其黄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資激犒，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行開列姓名，供申朝廷。證會三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節文，二月十一日，奉聖旨依，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特與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禀關牒去訖。今據武岡通

判葉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黄達等一十六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黄達等一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等首級之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伏乞旨揮，特賜詳酌推賞施行。《西山文集》卷一〇。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行下權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按堵，徐議措置討方略〔一〕，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軍令狀，不敢稍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字。其時書寫條畫賞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之後當與具申朝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行之後，朝夕究心，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所下賞格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頃，三兇就戮。今李成等見蒙朝廷録其勞效，授以官資，已足爲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司年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撫鄒閣學曾具申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今契勘蔣宗等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已就緒統，周安衡之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朝廷，優加旌賞，無以爲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是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人李成、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録，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西山文集》卷一〇。

〔一〕「討」下疑脱一字。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今月十四日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遽申發去訖。契勘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爲公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西山文集》卷一〇。

真德秀 二四

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爲尤甚。早稻之傷，幾及其半，懇旱之狀日以千百計，某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某濫叨郡寄，視民利病，實己休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徒以般販出境，爲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踴，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莩。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絶，晚禾雖茂，近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稔，其將奈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

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人實被全活之惠？數内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嘉定十四年和糴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糴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上項和糴米内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糴米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留本州，爲來春以後賑糶之備，庶使在城十萬餘户不至有闕食狼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候將來豐熟收糴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旨揮。九月一日奉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内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收糴補還。《西山文集》卷一〇。

〔一〕「免」上疑脱一字。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昨緣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之間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空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遂畫項具申朝廷。其一乞將嘉定十六年上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糴米共七萬二千石存留本州，爲來春賑糶之備。其二乞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綱免起一年，從本州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敖收

納，來歲給貸末等人户，充爲種糧。今月一十五日，恭惟九月初八日省劄付九月一日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内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收糴補還。仰見聖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請存留米七萬餘石，今來止蒙朝廷支撥二萬，所有馬穀一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每遇一方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歉，與諸司共請于朝，前後得米凡五十餘萬石，官會、度牒又不與焉，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之民無一流莩，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同漕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糴米一萬二千餘石，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江左春陵則爲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例。蓋撥米賑糶，自當收糴補還，兑穀給貸，亦以價錢起解，非逕乞賑濟之比。朝廷昨尚從其所難，今豈不從其所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爲蕃庶。某去歲以來舉行賑糴〔一〕，在城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户，長沙、善化兩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餘户。其始三日一糶，自春至秋，共糶過米七萬餘石。去冬收成日係中熟，徒以鄰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米却泄於外，緣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三兩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況今夏一旱，損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近置惠民倉，撥人户納到折粳米五萬餘石，椿充賑糶，已具奏申外，今蒙朝廷支撥和糴米二萬石，總而計之僅有七萬石指準，切恐給糶決是不敷。某不敢以將去之故

不爲力陳，然亦不敢必望朝廷悉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糴米見有四萬一千二百餘石〔二〕，椿頓州倉，除已除指揮支撥二萬一千二百餘石，欲望朝廷并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糴，將糴到價錢令項椿管，收糴補還。所有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餘石，一面接續裝綱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爲産米之地，中户以下輸賦之餘，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絶少，每歲鄉村闕食，諸縣例行勸分，往往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米石去處，以之給糴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五等下户，纔有寸土，即不預糴，其爲可憐更甚於無田之家。蓋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爲耕種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爲本。其爲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某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説。今春艱食，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户皆預貸穀，賴此得充糧種，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創始於慶元初年，迨今二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撙節粗可。官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兑撥，蓋其説可行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一千石在倉，見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未至闕乏，一也；湖北州縣今歲多稔，以米價錢解總領所，就彼收糴，自可接續支遣，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朝廷必垂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竣指揮，恐某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縣，置立倉

敎。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已選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户送納。田野農民知州郡爲控告朝廷，立此久長之利，人欣悦〔四〕，歸感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不可。某在官二年，所以爲民食計者無所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縣則勸立義廩，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就置社倉去處別敎受納，以備來歲賑糶。然所及者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末等稅户有田而貧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可使蒙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力田輸賦之家反不沾匄，揆之人情，尤所未安。欲望特賜指揮，從某所請，令本州證目今價直，以行在會子並紐算水脚縻費，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北收糴〔五〕。在總領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穀散諸鄉村，歲歲給貸，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某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弊倖，徒費穀斛，未必有益。某考之諸處社倉敗壞之由，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往往視爲己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之期，安得不滋弊倖？某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視向來規模似稍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悠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爲難，今一鄉之間，輒爲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爲荒歉之備無出此策。伏望朝廷垂察，令某迄成此事，以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某不竢指揮徑將人户稅穀就社倉送納，專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并依所申，劄附潭州。《西山文集》卷一〇。

〔一〕纚：疑當作「韔」。

〔二〕〔五〕韔：疑當作「纚」。

〔三〕下「除」字疑誤。

〔四〕句首疑脱一「人」字。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羣臣候過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者。某謹按《禮經》，子爲父、臣爲君，皆服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銳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説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過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

爲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而可以略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爲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阜陵之禮，羣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胄弄權，羣姦朋附，但欲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羣臣禫除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紹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羣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内禪，光宗踐阼，於是文武百僚鞾鞜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君之受禪，非爲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舛政繆令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宫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黄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羣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扆朝羣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

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絶筋骨未足論報，況區區服章文飾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鞮屨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韉不以文綉，此在羣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先務也。某以迂疏，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朝廷詳酌，速賜旨揮。須至申聞者。未到闕前，已有從吉旨揮，既供職，遂以此繼之。上廟堂劄子云：「前日進侍東閣，嘗僭及宣宗小祥百官純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羣臣豈應純吉。但昨來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率百官請上御殿，聖德謙沖，必未聽允，即降旨候大祥從吉，仰見大丞相從善如流，處事有法，某不勝歎仰之至。但薄海内外，均為臣子，若在廷服飾仍舊而外方獨先從吉，則内外異容，恐有所未安。某謂莫若亟降旨揮，徑作都省勘會，昨據禮部太常寺申乞，令百官以小祥純吉，雖已從所申，緣皇帝見三年之喪，羣臣未應據行純吉，見別議施行。置郵傳命，不過兼旬，可以徧達諸道，獨川廣其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明白，雖不必他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降旨揮乃有司之誤，非朝廷之失，昨因其有請而從之，今以其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聖朝之大體，抑足以争光君相之盛德。某區區又竊謂朝廷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端而已。蘇文忠公所謂印劍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以其既行而憚於更改，則所失多矣。某夙荷大丞相先生優容狂瞽，苟有知見，不敢自嘿，仰乞鈞察。」尋百官拜表，表請御殿，批答不允，遂詔行在職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旨揮。時已闔門求去，遂

不復争。《西山文集》卷一〇。又見《宋史》卷四三七，《南宋文範》卷三五。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十二月

某今月十八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一〕，真某兼學士院權直者。選掄特異，震懼靡寧。竊惟翰苑之置官，俶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内命，號爲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彦。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數十載；迺若彦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亶謂至難，詎容輕畀？矧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温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禄，勉學爲文，僅知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璧水，入點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慚亡補；鼓風雨於詔令，敢謂能勝？偶僥直之虚員，俾譾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昔在厚陵，深嘉蘇軾，欲循古實，躐寘禁林。觀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饜之後。況某未能爲役，何敢邀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祗受。伏候指揮。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〇。

〔一〕三：原缺，據文意補。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寘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饕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況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職，少追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二月八日，奉聖旨不允。

四，《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寵

數便蕃，愚衷震惕。伏念某譾焉晚出，幸際熙辰，遍歷清華，漫亡補報。屬以親年既晚，喜懼交懷，數控悃私，蘄一偏壘，以便晨昏之奉。敢圖誤渥，超擢逾涯？玷中秘論譔之華，副陪都漕輓之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以上副選掄，下蘇疲瘵？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陶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候指揮。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一。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某照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聖朝褒功録勤，罔間鉅細，固得礪世磨鈍之術。然而職有當爲則不足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賞。近者海盜狒猖，侵軼郡境，某繆爲守將，職當討捕，憑藉威靈，幸遂俘獲，僅能免責，何敢言勞？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效命追襲，出於將士，激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豪之功，其在妄庸，一無籌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況當邊塵未靖之秋，正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某之區區微勞，遽蒙寵渥，則披堅執銳、攘却醜虜者，又將何以待之？某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一〕，反復思念，實不遑安。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官恩命，使上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如之！瀝懇投忱，必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本州軍資庫，未敢祗受。伏候指揮。十一月一日，奉聖旨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命：疑誤。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送還人疾速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錫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禁廬邃職，昔以寵侍從之英；督府名都，間或咨輔弼之舊。蓋班峻之選掄宜稱〔一〕，而地雄則負荷爲難。伏念某本乏技能，繆塵知奬。龜扉螭陛，未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蔑著治民之最。政虞幽黜，遽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熱撰；撫循何有，繇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畀真祠。負版至微，庶寘疾顛之咎；銜環自詭，終酬願報之心。所有上件省劄，某未敢祗受，寄留泉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之：疑當作「則」。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渙，有惕懦衷。竊以列職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重於帥垣。必材望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姿甚陋，積學未充。掌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最蔑聞。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韠，甫遂終喪；一札温綸，遽叨錫命。顧憂患摧傷之後，正山林屏伏之餘，詎意么微，上蒙記録！以次對而易論譔，班資已甚超踰；矧長沙之較豫章，事任尤爲繁重。昔尚慚於非遽〔一〕，今奚敢以冒居？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追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孤陋之蹤，少遑盈滿之咎。所有省劄，未敢祗受，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從依已降指揮〔二〕，疾速起發之任。《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遽：疑當作「據」。

〔二〕從：疑衍。

再辭待制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某昨準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辭免，恭准省劄〔一〕，十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如新沙郡寄之雄〔二〕，荆湖帥閫之重，在選掄爲至遴，豈謭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峻，尤所未安。蓋有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驟畀於儒宗，式從羣望；或優褒於治最，庸示殊恩。某者學本迂疏，材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冒清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久次之可言。迨切集撰之陞〔三〕，往蒞洪都之鎮，甫半期而遽去，曾寸效之未聞，顧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邇列，豈非寒士之榮；假寵罔功，適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日祗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庸，庶逃超躐之譏，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十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一〕准：原作「惟」，據文意改。

〔二〕新：疑當作「星」。

《西山文集》卷一一。

〔三〕此句疑有誤。

辭賜金帶狀　嘉定十六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直某、余嶸、李垕、楊簡、陳晦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寶帶，所以寵朝廷侍從之臣。某猥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爲過分，繼蒙恩渥，畀以紫綬。方惟弗稱是虞，曾未幾何，又有錫鑿之寵。顧某何人，可以當此！況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閫，一以耆儒，予之有名，受者無媿。某於其間，獨爲忝竊，强顏祗拜，實不遑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上項指揮亟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潭州軍資庫，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不允。

《西山文集》卷一一。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采求於時望。緬稽元祐因興議而用羣賢，近攷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情既洽，治象可占。如某者，問學荒疏，器能譾薄，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之殊知。入侍軒墀，出分麾鉞。未効涓埃之報，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訢神器之有歸。敢圖負扆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先及！十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裨於初政。亟宜祗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負薪之多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車而上甘泉，可當誤寵？冀回嚴召，改畀真祠，庶安駑足之蹤，免速顛躋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欲望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十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一〕。《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句末疑有脱文。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準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文，九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準省劄節文，九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文，奉聖旨真某依舊兼侍讀者。内使之除，俶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幄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略，文章翰墨，久已荒疏。分閫二年，憂民一意。痒痾由己，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徒致陰陽之寇。精神

眊瞶，形體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禄是慚。詎意龍飛，首頒馹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宫。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簉清華之選？仰祈敷奏，俯徇愚衷。禄賦祠庭，庶少瘳狗馬之疾；心馳帝闕，終願輸螻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三，《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淵鑑類函》卷七二。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除。適值連雨泥淖，行役艱辛，顛跌頓撼，長幼番病，所至訪醫藥療治，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某去年疊被恩休，今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朝廷特賜敷奏，除程給假，俾獲燎黄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即赴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聖旨依，除程給假一月〔一〕，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除：原作「降」，據後《展假狀》改。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免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溽上，恩禮繼頒，螻蟻小臣，不敢不遵奉。矧惟御天之初，萬物咸覩，某以不材，聯榮候對，尤願奔走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別狀具申給假，候滿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朝廷高選，經筵史館，必待名儒，顧如某者學問荒疏，識慮凡淺，私自量揣，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雖嘗備數，是時去離場屋歲月未久，文詞骫骳已無足觀，去國以來，浸益廢忘，駢儷應用，悉出他人，回視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寵，必致自速顛隮。切念臣材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外一紀，四易節麾，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惠養惸獨，粗知殫竭，仰奉使令。與其躐綴從班，强其所不逮；曷若仍因郡紱，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忱衷，仰干造化。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州郡差遣，仍許奏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爲大幸。伏候指揮。五月十五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即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西山文集》卷一一。

真德秀 二五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行在奏事，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聖旨依，除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竊念某自去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登塗，陰雨連併，行役甚難，至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假滿，所當遵奉指揮，即造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番病，子婦損孕，息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枯悴，行步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療治，雖稍向安，未堪勞動。若扶憊上道，必有顛踣之憂。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之造。伏候指揮。勘會已降指揮〔一〕，奉聖旨依，與展假半月，假滿依已降指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一〕會：原作「合」，據正德本改。

《西山文集》卷一一。

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三月二十五日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一〕，證對某昨於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奉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待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門訖，欲乞先次上殿，更令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初四日，奉聖旨令閤門先次引見上殿。

《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侍郎：按館閣無侍郎一職，又本卷前有《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一文，此處「侍郎」當爲「待制」之誤。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洊拜除書，自顧不材，非所宜稱，屢陳免牘，竟閟俞音。既入國門，蒙恩賜對，方命有罪，誼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除見申審得旨，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顓代王言，命令之頒，動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乏，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骫骳已無足觀，況

自補外以來，倏更一紀，惟於吏事朝夕究心，筆墨舊習，久已荒廢，駢驪之作，猶未嘗親措一詞，回思向來套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入之榮，冒昧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潭之日軫憂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如癡。文字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兼直學士院職事，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六月十二日，奉聖旨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一。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臣榮遇，自唐而後，以爲美談〔一〕。顧如某者，問學詞章，素稱膚陋。曩當嘉定更化之始，嘗寓直者六年；今值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兼紐，復與摛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某自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林子墨之作，浸益荒疏。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盡捐於故習。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勞，怔忡輒甚。用敢洊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之廬，專侍金華之讀，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已降旨揮，不允。《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以：原脱，據正德本、康熙本補。

三辭免直院狀

某近再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二十三日省劄，奉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洊上，恩指載頒，蓋即欽承〔一〕，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故雖小小牋翰，猶不免屬之他人。況於北扉邃嚴，顓掌内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壯，心力頗强，見諸文詞，已媿荒率。況今侵尋暮景，重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僞飾。伏望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洪造之恩，不勝没齒之幸。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蓋：疑當作「盍」。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邃嚴，儻直其間，必篤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己，憂公如家，緣積思慮之勞〔一〕，遂得煩悸之疾。比方少瘉，猶未復常。雖應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綸絲之重，可使强顔？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疎漏而降絀，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況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祗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伏候指揮。七月五日，奉聖旨依所乞免兼。《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〇，《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緣積：原倒，據《古今事文類聚》乙。

爲足疾請朝假作〔一〕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八月五日，奉聖旨依。《西山文集》卷一一。

〔一〕作：疑當作「狀」。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畀祠官，退伏田里，伏準今月九日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恩綸下布，備極寵光，自顧么微，豈宜蒙稱！伏念某至愚且陋，初乏寸長，際遇龍飛，首叨召擢，其爲榮耀，實倍等倫。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幄。竊見聖上虚懷忘我，有仁皇之度；發言中理，有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爲之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嘗患遭時之艱。今某何幸，既值英睿好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廣厦細氈，從容勸誦，又無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寸，少補涓埃，曾未三月，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爲？實以螻蟻之軀，連年抱病，昨幸少瘉，遂獲造朝。兩旬以來，舊患復作，陰消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甚，精神凋瘁，形體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凛然震懼，如坐鍼氈。是用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望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奏，檢會前申，畀以祠禄，庶幾謁醫問藥，獲保生全，亦免尸位妨賢，自貽譴咎，其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八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西山文集》卷一一。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洊祇綸音，未賜俞允。三瀆！伏念某性資甚陋，學術又疎，偶際昌時，獲塵清貫，略亡毫髮，上答鴻恩，每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大明繼照，命召首頒，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嘿之間，皆係國體。既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戚休。尸素苟容則有乖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闊事情。而某識慮非長，戇愚惟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適時應變之方。陳義太迂，隱憂過當。賴聖朝之洞照，知拙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采用。天涵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羣情弗叶，公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病，但當自列，敢復他云？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加黜責，以示威懲，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之體。伏候指揮。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蓋：疑當作「盍」。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恭準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蓋未前聞。在聖朝睠遇之恩，可謂甚至；而愚臣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某猥以譾材，濫陪近綴。竭忠徇國，本戇拙以靡他；陳義告君，或迂疎之已甚。雖荷宸聰之容納，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祖宗以來，務崇臺諫之體。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重臣猶當引避。況於從列，敢傲憲綱？然其未即抨彈，盍使自爲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懷禄以苟容，罪戾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薦紳。仰冀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見排於執法，難冒恥以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微臣之罪辜〔一〕。瀝懇輸情，必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一〕「亦」下疑脱一字。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劄，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念某一介鄙生，初無長技，適遇聖主龍飛之初，召從遐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輒蒙嘉允〔一〕。昔孟子事齊之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爲善。至其去也，猶三宿出晝以冀王之追己。此聖賢事君之心，爲臣子所當取法焉者也。況某以凡材而適遇聰睿好學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亦獨何心，忍於去上之左右哉？特以本朝舊章，尊重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去，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采，存朝廷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恥，一舉而所全者三焉，非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罪可謂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欲其自爲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爲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爲朝廷重，今臺臣既斥其罪矣，而乃貪戀榮禄，栖栖然尚冀一日之留，則是頑鈍亡恥之人也。堂堂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無恥之人而使居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之理，是用洊瀝肝膽，控告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愛君之心，則雖在畎畝，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白，朝廷復有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敢或後？區區丹衷，天日

臨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輔編年録》卷八。《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續宋宰

〔一〕允：原作「定」，據《續宋宰輔編年録》改。

辭免除職宫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職，與宫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任便居佳，札送某者。竊惟寶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館奉祠，實祝聖人之壽。於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器窳且卑，學凡而陋，屬龍飛之有造，叨駉召以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再陪講殿，親聆金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在微臣當效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罪戾，端合誅夷，敢圖仁聖之朝，特宥愚憃之罪，已爲過望，敢復僥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有上件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允。《西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户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平江府寄居趙忠訓，即廬州將領趙磻夫，有婢阿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爲妻，既嫁之後，仍復不時取歸，至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大夫之所耻談。逮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户、親戚沈元龍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毆其舅姑，壞其門户，碎其什物，强取阿郭以歸，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略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司户皆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横行街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户聚麀之人，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究。然則離任而共爲聚麀，不得聚麀而輒肆兇横，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一〕，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取趙司户時伸還任。本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饒州司户參軍趙時伸身爲掾曹，職在倉庾，畔官離次，已是罪人，況父子聚麀，尤爲可醜，不加懲治，無以厲其餘。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爲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西山文集》卷一二。

〔一〕句首疑有脱字。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鐫罷　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頤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列之初仕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潔者爲之，則民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尉王鼎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鼎之以貲入官，天資狂怪，監司有以爲材者，俾攝尉職，由是恣爲暴横，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逃絶之稅滾入催帖，勒令人户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之夕褫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劄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一〕。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捽至務廳，綳吊決撻者。邑人爲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鼎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奭、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鞫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虚喝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捉稅，則創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相爲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庖厨，魚肉茶鹽，皆有定數，饔餐之行，無所不爲。據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爲數尤多，則揚之貪婪可

知矣。某見其罪狀甚明，已將鼎之對移信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以復還本任。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鼎之、揚並與鐫罷，以爲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準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省劄，奉聖旨，王鼎之、李揚各降一官資，餘依。《西山文集》卷一二。

〔一〕此句疑有誤。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其竊聞士之行己，篤實爲先；吏之臨民，廉潔爲本。二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之始脱，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蔑棄法守，窑户有欠城塼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窑户不勝其苦而縊死。僧有爲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鋪屋敝壞，令本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勒隅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爲己用。隅、保既不應命，鋪屋亦不復修。某到司之始，即追其廳吏問官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

望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不爲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準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相如放罷。《西山文集》卷一二。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干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鞫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爲姦。據專知邵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户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己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爲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户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守，隳壞廉隅，輒於攬户借貸錢物，又以官米準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罪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所畏而不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爲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以贓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綰

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往往敢爲欺弊，旁若無人。欲望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張錡降兩資放罷，餘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恩選德殿內引奏事。某再拜升殿，首叙違去闕庭之久，蒙恩收召。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國家基業爲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不能則天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説也。」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娱、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以害敬」，某奏云：「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嫚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酗於酒德哉。』舜何至于好嫚遊，成王何至于酗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然。臣今所謂儀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儆戒未然之意。」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敬。」又讀至「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爲私欲所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陛下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陛下之心即天心也。」上欣然嘉納。

又讀「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狃於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上曰：「士大夫爲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爲國家用。」臣奏：「未能丕變在。」某奏：「此全在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掊克之政，邊閫科條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其民。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又讀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惜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無義方之訓，至于舉兵相圖。如此所爲，天豈肯付以中原？」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一〕，不是不得，陛下爲人子孫，當仇讎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宫闕，如何不弔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日倍費陛下心力。」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上曰：「朕亦嘗親筆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處，須至誠意正心脩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究令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辯人才處，某奏曰：「昨來權臣凡事

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爲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爲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争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深辯。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上亦愕然。某奏：「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奸罔之言自不敢進。臣于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做得。閒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上喜甚，曰：「此書便好將來。」某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候得聖旨，方敢投進。」奏劄讀畢，上忽發問：「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奏：「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必無事，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將無兵無帥臣。」上問：「誰可作帥？」臣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對者，委未有其人。」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擇帥。」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未便。」某奏：「鹽法乃致寇之源。緣福鹽遡流而至南劍，又自邵武遡流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爲羣興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閩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各召還，遂不及爲，容退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講求便利之策。」遂再拜退。《西山文集》卷一三。

〔一〕喚作：疑誤。

全宋文卷七一六〇

真德秀　二六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

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淮西廬州强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準樞密院劄子，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準備將。及汀、邵寇作，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又申明朝廷，得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强弓，倡率諸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净盡。某初據所申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

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賊徒皆言是日賊船兩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爲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三船，殺死二三十人，其中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酋部領〔一〕。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初，可見旺爲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海洋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用命，且剿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奇偉〔二〕，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爲難得。欲望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爲用命剿賊者之勸。某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又得旨再轉兩資，覃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武校尉。又旺準密院劄，充差准備將已經六年，後蒙淮西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有勞效，如蒙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司及本州節制司，乞爲備申朝廷，正賜劄下，補充正將。某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準備將吳寶久充裨校，諳曉軍事，昨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船爲賊圍掩，同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手刃數賊，不幸重傷而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殞賊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爲文以祭，賻卹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效用，及自餘戰没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來欲望朝廷證王大壽例，將

吳寶特轉一官，以爲來者之勸。六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貝旺轉承信郎，即與陞充正將職事，吳寶特贈承節郎。《西山文集》卷一五。

〔一〕中：原作「門」，據正德本改。

〔二〕奇：原作「倚」，據正德本、康熙本改。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州，自捕賊首趙希卻等之後，具申朝廷，蒙發下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頹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料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利害固已不細。況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

之，大即取爲己之船。其人或與鬬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沈之水中而擄其强壯能使船者爲己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爲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至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某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齪水軍及添創大船，葺理諸寨，務爲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欠闕，未免控告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創船隻，閱習事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剿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爲海道無窮之患。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須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藝事，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爲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禀申樞密院。《西山文集》卷一五。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海，劫掠

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沿海駐劄官軍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驀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仗上岸劫掠，復使船到柘林澳，擄去鹽綱船二隻，目今見在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統轄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隻，在彼同共巡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二隻〔一〕，抛泊深澳。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見一綜船隻從東洋使入，内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開弓弩箭射，射其大綜，賊船前來圍裹。本軍爲見軍寡賊衆，恐失事機，秖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船隨後趕來，抛泊吴田澳，與本軍人船對望。緣諸州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遞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齪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爲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爲，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

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爲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爲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帥司〔一〕，多發摧鋒水軍前來剿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欲望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爲犄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安、同安縣勸諭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摧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諸澳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軍，相爲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略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摧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尅期會合，首尾援應，併力擒討，須使賊舟竄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獲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西山文集》卷一五。

〔一〕一：原作「二」，據正德本改。

〔二〕帥司：原倒，據正德本乙。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己丑、庚寅羣盜蜂起，放兵四出，流毒甚廣。賴聖朝處畫得宜，專置招撫一司于建劍，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淮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兇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此皆廟謨密運之效。而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山澤者不爲無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而白水一峒近在建劍、邵武之境，地嶮而酋黠，徒畏招司之威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徙洪都，帳前之驍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土、筋竹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之可慮也。陳三槍諸寇據信、豐山中爲巢穴，而出没於廣、惠、循、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廣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勢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摇矣，此下四州之可慮也。安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勢不甚相接，雖名帥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一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闕守，愚謂宜選廷臣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之權，蒐擇將士，預爲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也。其次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不然則雖未滿而

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兵，責自守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之未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者戊申地震，實爲下土未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鹽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邵之人千百成羣，執持兵械，般販於漳、泉、潮、梅等處者如故，而縣道以計口敷鹽爲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宜從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先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爲良法，以白於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裁酌。《西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五。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雖其積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蠹耗之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居外者四百四十餘人矣。至於今日，則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以後至於今日，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

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爲夥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傅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敷，而令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爲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於淳熙間，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枅始以三十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積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朝廷兩項所頒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比年以來，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四萬五千餘貫，而漕、舶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米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石，以中價計之，每石爲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幾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區區一州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南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廉、宗學之養士，歲爲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百餘石，又不與焉。故曰淳熙以後至於今日，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爲難者，是

時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羨〔一〕，稱爲富州，通融應副，未覺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産與官田公田多爲大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産錢而後售，日朘月削，至於今七縣産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坍落者指爲坍落，未逃亡者申爲逃亡，常賦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舶税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爲，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二年之税，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閣死絶之賦。甚至無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爲。民之憔悴，爲日已久。某之至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分文者，官俸兵糧，已苦不繼。某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幫兩月之俸，其他可知。宗子廩給，率常拖壓。其年及當請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幫放。宗婦之成親，宗女之歸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憩於庭者幾無日不有，其間繈褓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者。舊例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鬬湊不上則借兑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税法，令下户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遞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弊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錢可糴。諸卒月糧，猶費借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蓋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横斂之事又不忍爲。且不

惟不忍橫斂而已，凡人户税賦豫借至六年七年者，方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爲之材，又冒當不可爲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公朝，丐從罷免，别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爲。而謀之同僚，皆謂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爲守臣者倘以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況求朝廷之錢物養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君相，伏望朝廷特賜矜憫，將即目歲支宗子錢十四萬五千餘貫析而爲三：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舶司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一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米則析而爲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朝廷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宗司、宗屬與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爲少，但比之前日粗獲稍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請，在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横斂亦得以一切禁絶，則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錢已無可兑，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出，内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其雖鐫削罷斥，何益於事？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爲猥賤，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緣廩給不時之故，其狼狽益甚於前。聖朝仁恩，沾被草木，

必不忍皇枝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葦忠厚之仁、葛藟本根之芘，亟垂拯救，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況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毀之後，瘡痍未復，愁嘆相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來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給，愈見拖壓。竊見建炎、乾道間，皆是撥降度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道，而又撥提舶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舶司錢之外，非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特賜旨揮，除每歲仍支提舶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費粗足支吾，在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國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恩慈，特垂報可，某豈勝虔切待命之至！《西山文集》卷一五。

〔一〕羨：原作「美」，據正德本改。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爲數繁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朝廷，乞每歲

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聖旨，令封椿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貫變賣，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椿所證應施行，劄付本州者。仰見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之空乏，沛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某退與官僚同共算計，每歲宗子錢米除朝廷及轉運司應副外，本州自備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盡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凋郡之力，尚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及時，而諸縣之急征橫斂亦未容一切盡革，反覆思念，不免冒犯斧鉞，再伸忱請。伏望朝廷檢證某前申，每歲給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某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敢分文別用。某所蒙提領封椿所發到六十道〔一〕，已一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兌過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道，伏乞速賜旨揮施行。

得旨：令封椿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封椿庫所照應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五。

〔一〕發：原脱，據正德本、康熙本補。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境，紹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犯永春，次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某自到任，即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要害之地創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然。某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豫加擇選，準備番戍外，但創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今困於宗子俸給〔一〕，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有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權行兑用。兼官兵出戍，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城縣等處，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內支給。合具申朝廷劄下，從某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椿管修城官會兑用，別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給生券錢。伏乞指揮施行。《西山文集》卷一五。

〔一〕困：原作「因」，據正德本改。